奥拉·盲人之歌

〔墨西哥〕富恩特斯 著

赵 英等译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

内容提要

《奥拉》面世不久即被世界各国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并在意大利搬上银幕。小说写一老态龙钟的夫人如何借助古人的秘方以追回远逝的青春，于是历史的片段在现实中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短篇小说集《盲人之歌》是作者“过去——现在——将来”意识的一个明证。“盲既意味着失明，同时也是古老信仰中可代天传言的人。”

富恩特斯是拉美文学“爆炸”的一员主将，目前是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之一。

国家“八五”计划重点图书

ISBN7-5360-1516-X / I · 1348

定价：7.35元

奥拉·盲人之歌

〔墨西哥〕富恩特斯　著
赵　英等译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奥拉·盲人之歌

〔墨西哥〕富恩特斯 著

赵 英 等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清远市华星公司激光照排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3 插页 140,000 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516-X/I·1348

定价：7.35 元

总　序

我们正处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时而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时而荒凉沉寂，寸草不生。但无论是排山倒海，似波浪滔天，或者波澜不兴，如古井死水，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规律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即文学范型的探索和创造的非常规时代与文学范型的完善、成熟、整合的常规时代之间的交替递嬗，轮番出现的规律。简言之，凡侧重于创造和探索的时代过后，一个侧重于整合的时代就必然接踵而至。反之，当一个常规创造的时代达到了自己审美范型的顶峰之后，创造的内应力就重新开始积聚并期待新一轮的喷发。新的审美范型的探索和创造，只是为下一轮的整合铺平道路。创造和整合的轮番出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整合，本身就包含着扬弃、继承、修正、完善和综合。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是把已往历代文学积累之总和作为此时此刻的出发点，后者是前者影响的结果，前

者则是后者萌生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在人类文学的长河中，20 世纪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受着什么规律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确定地说，20 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创造的探索的时代，就审美范型的创新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文学的发展是已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衰消长，文学流派的频繁更迭，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全可以说，20 世纪文学发端于 19 世纪文学母体之中，凡 19 世纪文学高峰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已被完全填满，它所有的端倪和萌芽都被发展和壮大了；凡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或根本没有路的地方，都有 20 世纪的作家们在走和走过；所有的文学蹊径都被开辟了，拓宽了；所有文学王国的宝藏都有人从岁月湮没的尘封中重新进行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创造精神勃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满目锦绣的时代，也是一个赝品假货充斥的时代。也许，这个文学创新的时代，还不曾产生如同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雄视千古的文学巨人，但在“世纪团体赛”中却可以稳操胜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非常规创造时代在期待着下一轮全面整合时代的到来。历史告诉我们，集大成的文学巨人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整合时代最鲜明的标志。其次，20 世纪的文学表明，不论是创作实践，

还是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均使已延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模仿论”理论及其文学形态难以为继。20世纪文学是人的主体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向人的内在深度世界进军的时代，这是一个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变革的世纪。就每每成为时代审美变革先驱的诗歌而言，象征主义以降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绵延，拉开了人们对已往诗潮的历史距离，或者说这两大诗潮把前此的浪漫主义推到了历史背景之中，先前的那种耀眼光芒在后世人的心眼中已大为黯淡。意识流小说的崛起，使全知全能的小说叙述角度在神圣艺术真实性的旗帜下受到怀疑，它赖以存在的文学假定性地基已被摇撼，因此，拉美文学的“爆炸”导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并使它成为本世纪的文学奇观之一，比别的文学多一层整合的倾向也就不奇怪了；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的艺术审丑倾向，使传统的真、善、美的艺术组合遇到叛逆性的挑战……如此等等，那种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两分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也不可能对20世纪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作理论概括了。

20世纪文学成就的创新是巨大的，但从文学创新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这个背景有其崇高、光明和残酷、黯淡相互交错的一面。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还是科学技

术突飞猛进，且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之间则构成了极不协调的裂痕。我们在读20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古典文学中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已属罕见，文艺复兴时期那顶天立地、作为万物之灵的大写的人，也几乎已不见踪影了。因此，20世纪文学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时代的产物，对人性之恶的关注毕竟削弱了对人性之善的高歌。这似乎在启示我们：创新所带来的片面性该在下一轮的整合中进行调节和纠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临近世纪之交，在我们浏览观赏世纪黄昏的最后一抹晚霞，不正应该瞻前顾后的沉思一番么?!

从历史上看，我们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光辉传统的文学大国。在20世纪，我们也向世界贡献了名列世界文学巨人之列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几乎是繁荣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事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为了给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其它文类，每辑八册，每册约十五万字。在选材方面，将侧重于美、英、苏、法、德、意、西、拉美等文学大国和文学语种，并尽可能选择那些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正在

或行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作品，以期于我国的文学文化事业的长远积累有所裨益，为我国源源不断的文学后继队伍提供借鉴和参照。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过去——现在——未来的撞击(代译序)

陈众议

人们常说，历史像一条长河，人是河中之舟，不断受到前浪和后浪的撞击，永远沉浮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或许，这也是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1928—)在许多作品中昭示的主题。

富恩特斯出生在两种文化交汇的墨西哥城，且自幼随父母遍游欧洲。以后又从事外交工作多年，还出使过法兰西等国，对墨西哥人的处境尤有了解。他说："鉴别的结果是我们就是不纯，就是混杂。"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1954)。在《恰克·莫尔》、《特拉克索尔卡索》等短篇小说中，欧化了的现代文明的假面具盖不住墨西哥人的民族特性。譬如，《恰克·

莫尔》[1] 显然是写积淀在墨西哥人集体意识中的阿兹台克神话原型的。虽然墨西哥进入了现代文明，但神话的威力却丝毫没有减弱："从 1952 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时有人把一尊雨神塑像装上火轮运往欧洲，参加墨西哥艺术展览。传说火轮刚到公海，雨神即大显神威，招来了阵阵暴雨，后来又给整个欧洲大陆带来了滂沱大雨。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很神的。再举例说，西班牙有些山谷常年不雨，那里的农民就通过邮局给恰克·莫尔寄来了几枚贝塞塔，嘱咐博物馆里的人把钱币放在雨神的肚子上，结果山谷 50 多年来第一次下了雨……"（富恩特斯）凡此种种，不正表明了过去对今天的深刻影响？

于是也便有了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1959)。该作以处在野蛮与文明、天堂与地狱之"十字路口"的墨西哥城为背景，全方位地描写 50 年代墨西哥社会所面临的矛盾与机会、挑战与希望，表现了新旧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激烈冲突。窃以为，伊斯卡·西恩富戈斯是理解作品的一把钥匙。他的名字是印第安人名（伊斯卡）和西班牙人名（西恩富戈斯）的结合。他活像个摆锤，在古代和现代、欧洲和美洲之间不停地摇摆；他更像

[1] 古印第安神话传说中的雨神。

神灵，超凡脱俗，却又从不同角度俯视和干预着复杂的社会生活。

……

本书选译的《奥拉》(1962) 是富恩特斯的一篇力作，小说问世后不久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在意大利搬上银幕。作品所展示的主题依然是：过去在现实中继续，现实是过去的复现。虚构的小说情节陈述了老态龙钟的夫人如何借助于古人的秘方以追回远逝的青春，于是历史的片段在现实中周而复始，循环往返。当然，这是一种象征性表现，由于采取的是幻想而非写实手法，所以接受起来难免见仁见智。

本书选译的短篇小说集《盲人之歌》(1964) 是作者过去——现在——未来意识的一个明证。书名本身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古老的信仰，它认为盲人生来能掐会算，甚至可代天传言，深知过去和未来；二是本意，即盲人乃失明之人、盲目之人。作品在探究现实同过去、未来的难以割裂的和显而易见的种种关系时，就现代人对于过去和未来的各种姿态进行了冷静的表现。《道德》在揭露和鞭笞宗教的伪善性和人们从善的盲目性的同时，分明显示着新的价值取向（华雷斯[①] 共和党人的自由）和旧的

---

① 华雷斯 (1806—1872)，墨西哥政治家，印第安人，曾任墨西哥总统。

道德标准（包括具有宗教禁欲色彩的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的严重对峙与激烈争斗。《两个埃莱娜》固然是写现实和“未来”的，但现有生活方式与外来新（性）思潮的冲突竟和《道德》一样，结束得触目惊心。其他几篇，无论是情感方面的喜新与怀旧还是生活方面的守旧与图新或艺术方面的继承与创新，也大都置人物于明显的过去与未来、传统文化与欧美文化的纵横坐标中，为读者了解墨西哥及拉丁美洲文化特性提供了颇具悟性的、形象生动的参照系。

富恩特斯深受乔伊斯·福克纳、多斯·帕索斯等欧美作家的影响，但他不甘墨守成规，在艺术上锐意进取，刻意求新。他是拉美文学“爆炸”的一员主将，不仅推动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而且还是拉美结构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实验者。他的长篇小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1962)对小说结构技巧的创新颇有建树，因而它几乎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齐名，在世界范围产生了轰动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别具匠心却又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人物弥留之际的特殊心态：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多层次的回忆与想象、感觉与知觉。

除以上涉及的作品外，富恩特斯还写有《好良心》（1959）、《换皮》（1967）、《神圣的地区》

(1967)、《生日》(1969)、《我们的土地》(1975)、《海蛇头》(1978)、《远方的家》(1980)、《烧焦的水》(1981)、《老美国佬》(1985)、《克里斯托巴尔·诺纳托》(1989)等中长篇小说和剧本多种。富恩特斯获得过西班牙语文学的最高奖塞万提斯奖，目前是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之一。

1992年3月16日于北京

目　录

奥　拉

献给

马诺洛和特雷·巴瓦查诺

男人的狩猎与奋斗，女人的是非与梦想；女人是幻想之母、神灵之母，具有非凡的洞察能力和使欲望与想象无休止飞翔的翅膀……神灵犹如男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诞生、死亡……

——朱尔斯·米舍莱①

一

你看着那个广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看着，你反复看着那个广告。仿佛它不为别人，专为你做。你心不在焉地让烟灰落在你喝过的茶杯里。那是一家廉价的小小咖啡馆，脏不可耐。你会重新阅读那个广告。欲聘年轻史学家。有条有理。一丝不苟。通晓法文。擅长口语。胜任秘书工作。年轻，懂法文，最好在法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月薪三千比索②，提供食宿——房间舒适朝阳，宜于研读——。

① 朱尔斯·米舍莱（1798—187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② 墨西哥货币单位，1比索为100生太伏。

只差你的名字了。只差用更加醒目的黑体字写上费利佩·蒙特罗了。欲聘费利佩·蒙特罗，昔日索邦学院[1]的高才生，惯于钩沉索古、收集无用资料的历史学家，多所私立学校的助教，薪俸九百比索。然而再往下看，你会犹豫不决，只当它是个哄人的玩笑。东塞莱斯815号。敬请光临。没有电话。

你拿起文件包，放下小费，心想其他条件相仿的年轻史学家看到那个广告后会捷足先登。你一边朝街角走去，一边企图把一切抛之脑后。你等候公共汽车；你点燃一支香烟；你默默背诵着你不得不背的历史时期，以获得那些昏昏欲睡的孩子们的尊敬。你必须作好准备。汽车来了，而你还在注视你脚上的那双黑皮鞋尖。你必须作好准备。你把手伸进兜里，播弄着铜子儿，最后摸出30生太伏来，把它们捏在手心里。你伸出胳膊，紧紧拽住铁拉手，跳上永不停止的汽车，挤进车厢，付了30生太伏，在拥挤不堪的无座旅客中站稳脚跟，右手抓住扶手，右臂夹紧腋下的文件包，左手若无其事地捂住装着钞票的屁股兜。

你将一如既往地度过那一天。你将不会记得那件事，直至第二天，当你又一次坐在小咖啡馆里，要

---

① 法国巴黎大学神学院，由著名神学家索邦于1253年创立，故又称索邦学院。

买份早点，然后打开报纸。当你翻阅到广告版时，你会重新看到那个醒目的告示：**欲聘年轻史学家**。昨天谁也没去应聘。你准会再次阅读那则广告，把目光停留在最后一行：月薪四千比索。

你会吃惊地想到东塞莱斯街居然有人居住。你一直以为古老的市中心是不住人的。你款步走去，在那条而今是各种修理部、钟表店、鞋店和冷饮店的殖民地时期建筑集中的大街上努力辨认着 815 号。街上的门牌号码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和过去的混淆、重叠了起来。13 号和 200 号在一起、47 号旧门牌的蓝色瓷砖上用粉笔书写着：**现在 924 号**。你抬起头，看了看二楼，发现那些建筑的第二面目竟一仍其旧，全然不受嘈杂的唱机、闪烁的霓虹灯和琳琅满目的小玩意儿的影响。特松特莱小区：壁龛及头顶栖满鸽子的残缺不全的神像，墨西哥式的巴罗克风格石雕，安装了百叶窗的阳台，排水的铁皮管道、泄水孔和沙岩滴水嘴。巨大的绿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光线：当你观望那扇窗户的时候，有人便离它而去。你看了看墙上肆意蔓延的葡萄饰，把视线投向退色的门厅，你发现了 815 号：**过去 69 号**。

你徒劳地用门锤敲击大门——那个磨损的铜狗头已经面目全非，煞似自然科学博物馆里的犬类胚胎——。你想象狗在向你微笑，你放弃它那铜的阴冷，用手指轻轻一推，大门开了。进门前，你转过

头去，皱着眉头，从肩上瞟了最后一眼：排成长队的大小车辆急切地踩着油门，按着喇叭，喷着有害健康的烟尘。你徒自烦恼地想牢记外部世界那不甘寂寞的唯一状态。

进屋后，你关好门。你想摸黑穿越封顶的小巷——其实是天井，因为你闻到了苔藓和植物的潮湿、腐朽的根系和令人困倦的浓郁花香——。你异想天开地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你把手伸进衣袋里去摸火柴，然而那个有气无力的尖嗓门儿却在远处对你说：

"不……没有必要。求您了。向前走十三步，右边就是楼梯。请上楼吧，一共二十二级台阶。您数一数。"

十三。右边。二十二。

潮气和植物的腐臭将阻挠你的脚步；你前脚踩的是石块，后脚就踏上了由于潮湿和不透风所造成的榫子松动、吱嘎作响的木台阶。你小声数到二十二。你戛然止步，手里攥着火柴盒，腋下夹着文件包。你敲了敲那扇散发着潮气和老松香味儿的房门；你想找一找门锤；最后你推了推门；其时你感到脚下有一块毡垫。垫子很薄，铺得极不平整，不小心会绊你一交。终于，你看到了新的光线，暗淡而又朦胧，四周被洒上了一层灰色。

"夫人，"你用单调的声音那么叫，是因为你记得你听到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夫人……"

"现在往左走。第一扇门。请进。"

你推开那扇门——你知道没有哪扇门会自动关闭；你知道所有的门都没有装锁——纷杂的光线萦绕了你的睫毛，仿佛你正穿越一张蚕丝织成的稀薄的网。你只能看到灯光灿烂的墙壁：几十盏灯或明或暗，交相辉映。最终你认定它们是床头灯，被非对称地安放在托架和搁板上。当时，另一些间隙灯从银心、水晶瓶和玻璃灯罩放射出微弱的光芒，惟其如此，你才能看清房间里的床和那只慢条斯理地示意你过去的手。

当你转过身去背对那圣光灿烂的苍穹时，你会看到她。你在她床边绊了一脚；你必须绕行到她的床头：她瘦小的身躯淹没在硕大无朋的床上；你伸出手去，却没能握到另一只手；你触觉所及的是那件在沉寂中蠕动的东西粗得像毛毡似的耳朵。它用充血的眼睛瞪着你；你微笑着，抚摩着那只兔子。它静静地趴在她手边；终于，你的手触到了几个冰冷的指头，它们久久地停留在你湿润的手心并使你翻掌向花边枕头伸出张开的五指；你假借触摸枕头，趁机把手抽回。

"费利佩·蒙特罗。我看了您的广告。"

"噢，我知道了。请愿谅，没有椅子。"

"没关系，这样挺好。"

"好吧，请您侧过身去，面向灯光。这样我看不

清楚。对，就这样。”

“我看了您的广告……”

“当然。您看到了。您觉得您能胜任？您学过这个？①”

“在巴黎学的，夫人。”②

“啊，这很好，现在，现在，您知道……您当然……已经知道……我的这种生活习性……以后……”③

你会拉开距离，让白银、蜡烛和玻璃编织的灯光描绘和勾勒那笼罩的该是一头华发的丝绸发帽和那张老得几乎已经还童的面孔。白色的衣领扣到了被压发帽遮盖的耳朵；床单和鸭绒被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只留出两条用毛线披肩覆盖的胳膊和两只搁在肚子上的苍白的手。你不能不看着她的脸，直至兔子动了一下，你遂把目光移开，以悄悄注视那散落在陈旧黯淡的红绸面鸭绒被上的面包皮屑。

“直说了吧。蒙特罗先生，我已经风烛残年，活不多久了。所以不得不破一次例，在报上刊登那个广告。”

“因此我来了。”

“是的。这么说您答应了。”

“噢，我只想再了解一点情况……”

---

①②③ 原文为法文。

“自然，自然。您很好奇。”

她会令你吃惊地发现她躺在低矮的床上伸手可及的床头桌和桌上的那些不同色彩的药瓶，茶杯，铝汤勺，排列整齐的药丸盒、药片盒，及另一些放在地板上的沾满白沫的杯子。当时，兔子从床上跳下来，消失在黑暗之中；你注意到床铺只比地板高出一丁点儿。

“我每月付给您四千比索。”

“是的，今天的广告是这么说的。”

“哦，这么说告示登出来了。”

“是的，登出来了。”

“我请您来是为了我丈夫略伦特将军的手稿。必须在我去世之前整理好。必须付梓出版。这是我不久前作出的决定。”

“将军先生他本人，莫非不能……？”

“先生，他六十年前就去世了。这是他没来得及写完的回忆录。必须写完。在我去世之前。”

“可是……”

“我会向您提供一切的。您将完全掌握我丈夫的写作方法。您只消整理和阅读一下这些手稿，就会被他的那种叙述，那种清新的文风，那种……那种……所倾倒。”

“是的，我懂了。”

“萨加。萨加。你在哪里？伊西，萨加……”

“谁?”

“我的伙伴。”

“是兔子吗?”

“对，会回来的。”

你会抬起你低垂的目光；她将合上她张开的嘴唇，然而那声“会回来的”却依旧回响在你的耳边，仿佛是老太婆在自语。你们默然相对，一动不动。你转过头去，宗教偶像上闪闪发光的冠冕令你目眩；你回过头来，但见老太婆正夸张地瞪着双眼，那是一对明亮、湿润、巨大而且几乎呈淡黄的角膜色的眼睛，中间点缀着两粒漆黑的瞳孔。几分钟前，它们隐藏在仿佛意欲保护那种目光的充满褶皱的厚厚的眼帘下，现在——你想，又隐居到——潜回到了干枯的洞底。

“那么您留下了。您的房间在楼上。对了，那儿光线充足。”

“也许，夫人，还是不打扰为好。我可以住在原来的地方，在我自己家里整理手稿……”

“住这儿是我的条件。时间不多了。”

“我不知道……”

“奥拉……”

自从你踏进她的房间，夫人还是第一次动弹。她再一次伸过手来；你感到她呼吸急促；有人从一旁伸出手来握住了她的指头。你看到身边站着一位姑

娘，由于距离太近，你看不清她完整的面目，何况她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无声无息——比无声无息还要无声无息，然而她明明又声息俱在，因为你很快想到，她的兀然出现毕竟打破了笼罩在两人之间的沉寂——。

“我说过，会回来的……”

“谁?”

“奥拉。我的伙伴。我的侄女。”

“下午好。”

姑娘点点头，与此同时老太婆也点了点头。

“这位是蒙特罗先生。他将和我们一起生活。”

你挪开几步，以回避床头灯的耀眼光芒。姑娘双目紧闭，两手交叉地搭在同一条腿上：她并没有朝你看。她缓慢地睁开眼睛，仿佛惧怕房间里的强烈灯光；你看到了一双大海般湛绿的眼睛：碧波荡漾，波光粼粼，尔后风平浪静，恢复绿色的恬静，最后恰似一朵浪花重新涌起：你望着它们，却不住地对自己说，那不是真的，它们不过是一双绿色的眼睛，无异于其他你曾经或即将看到的所有的绿色眼睛。诚然，你不会欺骗自己：它们秋波荡漾，变化无常，仿佛正在向你展示一幅美妙的图景，只有你才探测得到、渴望得了。

“好吧，我搬过来住。”

二

老太婆会微笑，甚至会发出刺耳的笑声，她会对你说她赞赏你的好意并教那姑娘带你去看房间，然而你念念不忘的是四千比索的薪金和那份可能使你愉悦的工作，因为你乐于钻牛角尖，它排除了任何体力的劳顿和奔波的繁忙，且意味着与人无干，与世无争。你一边陶醉于诸如此类的想法，一边紧跟姑娘的脚步——你意识到你并没有用你的视觉，而是在用你的听觉亦步亦趋：你紧跟着裙子的飒飒声，塔夫绸的沙沙声——。你渴望重新看到她的那双眼睛。你跟着声音摸黑上楼。你尚未习惯那儿的黑暗。你估摸着该是下午六点光景了。突然，随着奥拉的手推开房门，你惊奇地看到房间里阳光普照——又是一扇没锁的门——。她旋即闪到一旁并对你说：

"这是您的房间。一小时后我们等您吃晚饭。"

她会带着塔夫绸的沙沙声迅速离去，使你没有机会再一次看到她的脸庞。

你——推一下——关上身后的房门，抬头仰望屋顶上那扇大得出奇的天窗。你笑了，因为你发觉黄昏的光辉就足以使你睁不开眼睛，它同家里其他地方的黑暗造成多么强烈的对照。你高兴地试了试镀金金属床架上柔软的床垫，然后用目光扫视房间：

红色的纯毛地毯，金币饰和橄榄饰壁纸，红色的丝绒扶手椅，工作用的绿皮面胡桃木桌，古老的煤油灯，供你夜读的昏暗灯光及固定在桌子上权作书架的搁板和你伸手可及的几卷精装书。你走近另一扇门，你推开门，看到一个过时的盥洗室：四条腿的浴缸、小花瓷砖、蓝色洗手池和不太舒适的马桶。你看了看椭圆形镜子里的自己。镜子挂在盥洗间，镜框也是胡桃木的。你翘了翘浓密的眉毛，咧了咧又长又厚的嘴唇，于是镜子积满了雾气；你闭上漆黑的眼睛，当它们重新睁开时，雾气已然从镜面消散。你不再屏气，你伸手捋一下垂直、乌黑的头发，抚摩着平滑的侧脸和两边瘦削的面颊。当雾气再次笼罩你的脸庞、使你变得模糊不清时，你在重复奥拉的名字。

你躺在床上吸了两支烟后看了看表。你站起身来，套上西装，用梳子梳理头发。你推开门，回忆着上楼的道路。为了利用油灯的光线，你希望房门继续敞开；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门上安装了自动关闭的弹簧。你或可拿那扇门荡秋千。你或可举着油灯下楼。你没有那样做，因为你知道家里总是黑咕隆咚的。你将强迫自己用触觉去认识它、适应它。你小心翼翼地走着，伸展两臂，摸着墙，像个盲人；是你的肩膀不期然碰到了电灯开关。你站在明亮的过道中间，做着鬼脸。漫长、空荡的过道尽头是螺

形楼梯和楼梯扶手。

你数着台阶拾级而下：那是略伦特夫人家即时强加给你的另一习惯。你数着台阶下楼，突然你看到了那对红彤彤的兔子眼睛。你后退一步；兔子迅速转身跳走了。

你没时间在前厅停留，因为奥拉正举着大烛台在半掩半开的有色玻璃门前等你。你微笑着向她走去；猫们的惨叫声使你戛然止步——是的，你在她身边戛然止步：果然是好几只猫——。你跟她进了正厅：是猫——奥拉会说——这个地区老鼠太多。

你们穿过正厅：马黛色绸面家具，陈列着陶瓷娃娃、音乐钟、勋章和水晶球的玻璃橱，波斯风格的地毯，田园风景画和连成一片的绿色丝绒窗帘。奥拉身穿绿色服装。

"您觉得惬意吗?"

"是的。但我得回家去拿一下我的东西……"

"不必了。佣人已经去了。"

"这太麻烦你们了。"

你一直尾随她进了餐厅。她把大烛台放到餐桌中央；你感到了潮湿的寒冷。餐厅四堵墙壁的黑色木板上雕刻着哥特式葱形饰和圆花饰。猫们不叫了。你刚坐下，就发现桌上摆放着四副餐具，一对盖着银平锅、直冒热气的盘子和一只包着油亮的绿色酸橙树皮的旧瓶子。

奥拉揭开平锅，你闻到了泡在洋葱汁里的腰子味儿。她替你盛了一份；与此同时你拿起瓶子，给桌上的雕花玻璃杯斟满那浓浓的红色液体。你好奇地想看一看酒的名称，不料酸橙树皮挡住了标签。奥拉从另一只盘子里盛了几个整个儿的熟番茄。

"请原谅，"你望着剩下的两副餐具和两张椅子说，"我们还等什么人吧？"

奥拉还在盛番茄。

"不。孔苏埃洛夫人今晚不太舒服。她不下来吃了。"

"孔苏埃洛夫人？您姑妈？"

"是的。她请求您晚饭后去一趟。"

你们默默无言地吃着饭，喝着格外浓稠的葡萄酒。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目光从奥拉身上挪开，以免她发现你那很不礼貌但却又难以自制的瞌睡。不过，即便如此，你也要在脑海里注视姑娘的芳容，只可惜你乍一移开目光，她的容貌就会立即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你又急不可待地要强迫自己把视线投向姑娘。她始终低垂着头；而你在西装兜里摸烟的时候，摸到了那把锁舌钥匙，你想起来了，对奥拉说：

"啊，我忘了：我把桌子的一只抽屉给锁上了。那里有我的文件。"

她嘟哝道：

“那么……您要出去？”

她话里包含着责备。你顿时茫茫然不知所措，转而把钥匙套在指头上，伸出手去，想递给她：

“不急。”

她有意要避开你，所以才把自己的手搁到了裙兜里。最后她抬起头。你又要怀疑你的感觉，把那对碧绿、明净、闪亮的眼睛给你造成的惶惑与眩晕归咎于酒。你起身走到奥拉身后，抚摩着哥特式椅子的木头靠背，却没有勇气触摸姑娘裸露的肩膀和静止的脑袋。你极力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把注意力集中到你身后那难于察觉的开门声上——也许是通向厨房的那扇门——，然后凝神分辨出充塞着整个餐厅的两种形态：密集的烛光在餐桌和板壁一端画出的圆形以及黑暗织出的、环抱那个圆形的更大的圆形。终于，你鼓起勇气贴近她，握住她的手，让她张开手指，把钥匙环——信物——搁在她光滑的手心里。

你将看到她捏紧钥匙环，随即举目寻找你的眼睛，进而喃喃地说：

“谢谢……”她站起身来，旋即离开了餐厅。

你坐在奥拉的位置上，舒展双腿，点燃香烟，心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喜悦。那是一种求之不得、足以令你笑逐颜开、喜形于色的完完全全的喜悦，因为你知道而今你将如愿以偿……孔苏埃洛夫人在等

你：她告诉过你：晚饭后她等你去……

你知道该怎么走。你拿着大烛台穿过正厅和前厅。前面就是老太婆的房门。你用指关节敲了敲门，没有人答应。你又敲了一下。你推开门。她在等你。你小心翼翼地跨进房间，叫道：

“夫人……夫人……”

她准没听到你的叫声，因为你发现她正双膝跪地，面对供奉圣像的墙壁，两只拳头支撑着脑袋。你远远望着她：她跪着，身穿粗毛睡衣，脑袋陷在两个瘦削的肩膀中间，活像个枯瘦的中世纪雕像：因为丹毒而变得红肿的细腿瘦得像两根棍子，你想它们正不断地受到她身上那件粗毛睡衣的折磨，直至她举起拳头，在空中无力地挥动，仿佛正在与谁展开搏斗。于是，你走近她，开始分辨墙上的圣像：基督、马利亚、圣塞巴斯蒂安①、圣女卢西亚②、天使长米迦勒③和那些苦不堪言、怒不可遏的圣像中唯一眉开眼笑的魔鬼：其所以眉开眼笑，是因为床头灯照耀着如此古老的板画：用三叉戟刺穿有罪人的皮肉，把锅里的沸水倒在有罪人的身上，以及强奸女人，酗酒，享受着圣人们难以企及的自由。你走

---

① 圣塞巴斯蒂安（250—288），罗马官吏，因被控基督徒而历尽磨难，最后死于乱棍。

② 圣女卢西亚，基督教中盲人的保护神。

③ 天使长米迦勒也即基督教中的战神。

近那幅处于圣母悲痛的眼泪、耶酥殉难的鲜血、魔王撒旦的欢心、天使长的愤怒、烧酒瓶里的内脏和银心包围之中的板画，看到孔苏埃洛夫人虔诚地跪着，抡着拳，给结巴巴地说：

“来吧，上帝的城市；响吧，加百列[①] 的号声；啊，世界末日为何姗姗来迟?!”

你紧挨着她，因此听清了她的嘟哝。

她在圣像与床头灯前捶胸顿足，直至咳嗽不止，瘫软下来。你托住她的胳膊肘，把她轻轻搀回床上。女人的身躯使你吃惊：她猫着腰，驼着背，脊柱已经扭曲，几乎是个小孩。你知道，如果没有你的帮助，那么她只能爬回床上去了。你使她斜躺在散满面包屑、堆满鸭绒被的大床上，替她盖上东西，静候她止了咳，平了喘。与此同时，她那瘦骨嶙峋的脸上已老泪纵横。

“请原谅……请原谅，蒙特罗先生……女人老了，就剩下……信仰这一点点乐趣了。麻烦您把手帕递给我。”

“奥拉小姐对我说……”

“对，没错。我不想浪费时间……您得尽早开始工作……谢谢……”

“您得注意身体。”

---

① 加百列，基督教中替上帝把好消息报告给世人的天使。

“谢谢……给……”

老太婆抬手解开脖子上的纽扣，嗣后低下头，取下那根布满皱襞的深紫色绸带，把它交给你：带子很重，因为上面系着一枚铜钥匙。

“在那边旮旯里……您打开那只箱子，取出放在右边的那捆手稿，就是最上面的那捆……扎着黄带子……”

“我看不太清楚……”

“噢，对了……这是因为我太习惯黑暗了。就在我右边……您走过去，会碰到一只大木箱……蒙特罗先生，我们被包围了。四周造满了高楼，挡住了我们的光线。他们想强迫我们卖掉这幢房子。除非我们死光了。对我们而言，这房子到处都是值得纪念的东西。除非我死了，否则他们甭想撵我走……对，除非我死了。谢谢。您可以开始看这部分稿子了。其余的我以后陆续给您。晚安，蒙特罗先生。谢谢。您瞧：您的大烛台熄灭了。请到外面点去，求您了。不，钥匙您拿走，您拿着吧。我相信您。”

“夫人……那边旮旯里有个老鼠洞……”

“老鼠？我从不到那里去……”

“您应该把那些猫弄到这儿来的。”

“猫？什么猫？晚安。我要睡了。我累了。”

“晚安。”

三

你当晚就开始阅读那些发黄的手稿，稿子用紫红色墨水写成，有的地方已被不慎的烟灰烧穿，有的地方沾上了苍蝇的污痕。略伦特将军的法文并不像他夫人夸耀的那般优美。你自感可以大大地改善其风格，使冗长的历史叙述变得紧凑明快：在瓦哈卡[1]一个19世纪的庄园里度过的童年，在法国军校的学习生活，同莫尔尼公爵[2]的友谊，同拿破仑三世最亲密的交际圈的关系，作为马克西米连[3]的参谋部成员的衣锦返墨以及帝国的庆典、晚会、战争、覆没、坎帕纳斯山[4]和最后的亡命巴黎。没有一点是别人不知道的。你一边脱掉衣服，一边思考着老太婆那畸形的任性及她对那些回忆录的不切实际的估价。你乐滋滋地躺在床上，心想，月薪四千哪。

你睡着了，连梦都没有做，直到早上六点，一束阳光把你照醒：玻璃屋顶是没有窗帘的。你用枕头蒙住眼睛，想继续睡觉。十分钟后，你改变了主

---

① 墨西哥州名，位于墨西哥南部。

② 莫尔尼公爵（1811—1865），拿破仑三世的同母异父兄弟。

③ 马克西米连（1832—1867），奥地利大公，法国入侵墨西哥后被拿破仑三世任命为墨西哥皇帝（1864—1867）。1867年被墨西哥军队镇压。

④ 马克西米连被枪决的地方。

意，起床向盥洗室走去：你看到桌子上堆放着你的所有什物，衣柜里挂着你少得可怜的几件衣服。你刚刚刮完胡子，凄厉的猫叫声撕碎了早晨的宁静。

悲哀凄凉，声嘶力竭，猫叫声震荡着你的耳膜。你试图追根究底：你打开通向过道的房门，结果声息杳然，一片安谧。你发现声音来自上面，来自天窗。你迅捷地登上椅子，继而从椅子爬上桌子，进而又从桌子攀上书架，那样你可以打开天窗的一块玻璃，然后用力探出头去，搜索旁边的花园：你看到长满浆果紫杉和黑莓的天井里有五只、六只、七只——你无法数清，因为你再也支撑不住了——被链子锁在一起的猫，在火焰里翻滚、挣扎，散发出浓烟和刺鼻的焦肉味儿。然而，当你倒在扶手软椅上时，你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了那一切；也许它只是你的意象和你所听到的可怕、持续、逐渐减弱直至最终消失的猫叫声牵强附会所使然。

你穿上衬衣，用纸擦拭黑色皮鞋的鞋尖，那时你听到铃声响了：你仿佛听见它悠悠然穿过过道，来到你的房门。你探出身去；门外是奥拉，手里拿着铃铛。见你出来，她就垂下头，对你说早饭已经就绪。你想拦住她；可她早已下了螺形楼梯，摇着黑色的铃铛，仿佛要用它唤醒一座孤儿院或一所寄读学校。

你紧随其后，都来不及穿上外套，但当你赶到

前厅时，她不见了。老太婆的房门在你身后打开：只见从门后伸出一只手来把瓷铃放到前厅，末了又迅速缩回去将门关上。

你发现餐厅里摆着你的早饭：只有一副餐具。你匆匆吃完早饭，回到前厅，敲了敲孔苏埃洛夫人的房门。她用微弱的尖嗓门请你进去。一如既往。黑咕隆咚。惟有床头灯和白银奇迹光彩夺目。

"早上好，蒙特罗先生。睡得好吗？"

"很好。我工作到很晚才睡。"

夫人挥了挥手，仿佛在示意你，让你走开。

"不不不。您先别急于发表意见。好好整理那些手稿，完了我再给您其余的。"

"好吧，夫人。我可以参观一下花园吗？"

"什么花园，蒙特罗先生？"

"我房间后面的那个呀。"

"这房子没有花园。我们的花园早被周围的建筑给侵占了。"

"我是想，在露天工作效率会更高些。"

"这房子只有一个黑暗的天井，您来时经过的。我侄女在那儿种了些阴生植物。如此而已。"

"知道了，夫人。"

"今天我想好好休息一天。您晚上来见我吧。"

"好吧，夫人。"

你审阅了一整天手稿，把一些你认为可以保留

的章节重抄了一遍，把那些你觉得写得稍欠的地方重写了一遍。你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心想应该放慢工作速度，尽量延宕差事。假如你能积攒至少一万三千比索，那么你就可以腾出将近一年的时间来撰写你耽搁至今、几乎遗忘的著作。那是一部有关西班牙发现和征服美洲的综合性巨著。它将集所有历史著述之大成，熔黄金世纪的公文野史及有关冒险事例、文艺复兴时期的典型人物及有关重大事件于一炉，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因此，你将最终放弃帝国时期军人的那些令人厌恶的手稿，转而为自己的作品做卡片、写提要。不觉时光不居，你忽又听到了吃饭的铃声。你看了看表，穿上西服，来到餐厅。

奥拉将先你在座；略伦特夫人位居首席，她裹着披肩和睡衣，领口连着压发帽，其时正趴在碗里喝汤。然而桌上还有第四副餐具。你无意中瞥见了它，却已然不足为怪。如果未来创作自由的代价亦即接受老太婆的所有怪癖，你会毫不迟疑地付出。你一边望着她喝汤，一边估摸着她的年龄。在人生的某一阶段，岁月的流逝就再难显示出来：孔苏埃洛夫人多少年前就跨入了这个阶段。在你已经读到的回忆中，将军并没有提到她。但是，如果法国入侵时他 42 岁，那么四十年之后也就是说 1901 年他去世时，他已经享年 82 岁了。他与孔苏埃洛夫人也许

是在盖雷塔罗败北[1] 后流亡法国时结婚的，而那时她还是个小娃娃……

时间将使你茫然失措。你听到夫人有气无力地发出叽叽喳喳的鸟鸣似的尖叫声。她在和奥拉说话，你边吃边听：单调的抱怨，除了抱怨还是抱怨：疼痛，对疾病的猜疑，药物太贵，房子太潮。你多想参与她们的交谈，问一问昨天替你取东西的佣人是谁，你从未见过他，从未见过他来厨房干活：你欲言又止，因为你突然发现奥拉始终没有开口，她机械地吃着饭，她像每一个动作都受外力的控制，举勺、拿刀、切开腰子——你又一次感到了腰子的滋味，看来它是那家人家偏爱的食物——，把它们送进嘴里。你迅速把目光从老太婆移向侄女，再从侄女移向老太婆，你看到孔苏埃洛夫人已经吃完了；与此同时，奥拉也吃完饭，正默默地把餐刀搁到碗里。你记得，孔苏埃洛夫人在一秒钟前完成了同样的动作。

她们沉默不语：几分钟后你剩下了最后几口；她们像两尊静止的雕像，看着你吃。末了，夫人说：

"我累了。我不该来餐厅吃饭的。来，奥拉，扶我回房间。"

---

① 1867 年法军与墨西哥军队在盖雷塔罗展开决战，结果法军大败，马克西米连被捕。

夫人将试图引起你的注意：她转过脸来看着你，希望你也能好好看她一眼，尽管她的那些话是说给侄女听的。你会极力回避她的目光——平常覆盖它们的多皱的眼皮不见了，一对明亮、黄色的大眼睛睁得滚圆——把视线投向奥拉。你看见奥拉的凝眸消失在某一缥缈的空无。她默默地翕动着嘴唇，梦游似地站起身来，扶住驼背老太婆的胳膊，搀着她缓慢地离开了餐厅。

你独自喝着那总是在饭前就已倒好的咖啡；你皱着眉头，一口接一口地呷着冰凉的液体，心想老夫人会不会用神秘的力量魔住了姑娘，你漂亮的绿衣姑娘奥拉是不是被迫陷进了阴森的古宅。然而，她是很容易趁老太婆关在漆黑的房间里打盹之机逃之夭夭的。于是你幻想着那样一种不可等闲的情形：也许奥拉正期待着你去解开那个怪僻任性、精神失常的老太婆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紧扣在她身上的枷锁。你回想起几分钟前奥拉被吓得丧魂落魄、目瞪口呆的样子：面对专制婆，她噤若寒蝉，翕动的嘴唇仿佛在默默祈求你的解救；她活像个完全丧失自由的女俘，连一举一动都是模仿孔苏埃洛夫人的，仿佛重复老太婆才是她的唯一许可。

她那全然丧失自我的状态使你愤愤不平：你走到另一扇门前，此门在前厅楼梯脚下，紧挨着老太婆的房间，那准是奥拉的卧室，因为除此而外，家

里再无别的房间。你推开门，步入房间：一样的漆黑，白色的墙壁上只有一尊黑色的基督雕像。你看到房间左边有一扇偏门，大概是通向寡妇卧房的。你蹑手蹑脚地走近偏门，把手伸到门板上，但转眼又改变了主意：你应该找奥拉单独谈谈。

假如奥拉果真需要你的帮助，她就会去你的房间找你。你呆若木鸡，什么发黄的手稿、未竟的大作，一概抛到了九霄云外，心里只有你的奥拉及奥拉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美貌——你愈是心心念念，她就愈是你的，那不仅是因为你觉得她美而渴望得到她，也因为你以为她正在受难而一心要解救她：你替自己的欲望寻找的道德理由，于是你感到堂皇正大而又心满意足——。当你再次听到晚餐的铃声时，你没有下楼，因为你不能容忍中午的情景重演。奥拉会察觉的，所以晚饭后她准会上楼来找你。

你努力使自己回到工作中去，继续审阅手稿。你疲惫不堪；你慢悠悠地脱掉衣服，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多年来第一次做了梦。你梦见一幢孤零零的房子，梦见那只皮包骨头的手摇着铃铛向你袭来，对你说滚开，对所有人说滚开；当你看到那张骷髅似的脸渐渐逼近的时候，你发出一声无声的呼叫，便大汗淋漓地惊醒了：你感到那双手正在抚摩你的头发、你的脸，那两片微微翕动、嗫嚅的嘴唇正在安慰你，请求你的安静与爱抚。你伸出手

去寻找另一个赤裸裸的身躯，于是你碰到了晃动的钥匙环并因此推断出是她趴在你的身上吻你，吻你的全身。在那暗无星月的夜晚，你看不见她，但却能在她头发上闻到天井里的植物芳香，感受到她胳膊上柔软、渴盼已极的肌肤，触摸到她乳房上用敏感的血脉编织而成的悸动的花朵。你又吻了她，却不要她开口说话。

当你筋疲力尽地离开她的胳膊时，听到了她嘟囔出的第一句话："你是我的丈夫。"你认同了。她会说天亮了，临别时又说今晚她在自己房间里等你。你又答应了，尔后倒下便睡，轻松愉快，心满意足，指纹上残存着你对奥拉的感觉：她的颤动，她的奉献——奥拉姑娘。

你醒得很费劲。有人用指关节敲了好几下门；你才笨重地欠身起床。你嘟囔着：奥拉，从门后传来了：别开门，孔苏埃洛夫人请你去一下，她在她房里等你。

十分钟后，你们去了老寡妇的圣殿。她穿好了衣服，依偎在巨大的花边枕上。你走近那木然静止的形象：双目隐藏在低垂、多皱、苍白的眼帘后面，颧骨上布满了凸凹不平的皱纹：那是一层怠倦不堪的老皮。

她会闭着眼睛对你说：

"您带着钥匙吗？"

"带着……我想是带着的。有了，在这儿。"

"您可以读第二捆手稿了。在老地方，系着蓝带子。"

你不无恶心地走向那只大木箱，周围聚集了许多老鼠，它们在腐朽的地板上亮出光溜溜的耳朵，正匆匆逃往那堵已经剥皮的墙壁下的小洞。你打开箱子，取出第二包手稿，然后回到床边；孔苏埃洛在抚摩她的白兔。

从老太婆衣领紧扣的喉咙里迸发出一串沙哑的咯咯声：

"您不喜欢动物吗？"

"不，不特别喜欢。也许是因为我从未有过。"

"它们是好朋友，好伙伴。尤其是在晚年，在孤独的时候。"

"对，也许是这样的。"

"它们是自然的生灵，蒙特罗先生。是毫无邪念的生灵。"

"您说它叫什么？"

"这只雌兔？萨加。萨比亚[1]。它忠于自己的本能，是自然的和自由的。"

"我以为是只雄兔。"

"噢，您还不知道鉴别雌雄啊。"

---

① 意为智者。

“是的，要紧的是您不是感到孤单。”

“蒙特罗先生，之所以让我们孤零零地住在这里，据说是因为要想成仙，必先经受孤独。哪知愈是孤独，诱惑便愈大。”

“我不懂您的意思，夫人。”

“啊，那更好，那更好。您可以继续工作了。”

你转过身去，走向房门，出了房间，到了前厅。你咬紧牙关：为什么你没有勇气对她说你爱上了那个姑娘？为什么你不回头并干脆地对她说事情结束后你想把奥拉带走？你回到门口，迟疑地推了推门，从门缝里看到孔苏埃洛夫人正判若两人地站在房间里，胳膊上搭着一件制服：制服是蓝色的，扣子是金色的，带穗的肩章是红色的，闪烁的徽章，是只头戴皇冠的雄鹰。她疯狂地咬着、温柔地吻着那件制服，然后将它披在肩上，转着圈，摇着舞步。你关上门。

对：**我认识她时她才十五岁**——你读着第二捆手稿——：**我认识她时她才十五岁，我敢说，她的那对绿色的眼睛使我神魂颠倒**[1]：1867年孔苏埃洛15岁，有一双绿色的眼睛，当时略伦特将军娶了她，带着她一起流亡到巴黎。**我的年轻女人**，将军在他灵感勃发时写道，**有一对绿色的眼睛；我全身心地**

---

[1] 原文为法文。

爱她[1]：他描写了他们的住宅，他们的马车以及他们散步、跳舞的情景和第二帝国[2]的社会状貌；老实说，平淡无奇。**确爱小动物的我居然可以容忍她对猫的这种仇恨……**[3]有一天，他发现她叉开双腿，撩起裙撑，正在打猫，却不知道怎么才能阻止她，因为他觉得**这是你的一种多么天真的举动，能不谓之为儿戏**[4]；于是乎兴奋起来，当晚就爱了她一回，而且爱得死去活来——倘若你相信他的话——，**因为你说过，折磨猫可以刺激我俩的情爱，是一种象征性的祭祀……**[5]你将推算出孔苏埃洛的年龄：今年一百零九岁……你合上文件夹。她丈夫去世时她四十九岁。**你衣着得体，很会打扮，我可爱的孔苏埃洛；你总穿的绿色丝绒服装，就像你碧绿的眼睛。我想你会永远美丽，甚至再过一个世纪……**[6]总穿绿色衣服。永远美丽。甚至再过一个世纪。**你如此美貌绝伦，以至于终将摆脱时间的轮子而永远年轻？**[7]

四

当你重新合上文件夹的时候，你知道了奥拉住在那儿的原因：为了保全那个疯老太婆永远年轻、漂

①③④⑤⑥⑦ 原文为法文。

② 指马克西米连帝国。

亮的美梦。奥拉被关起来了，像一面镜子，或摆满了奇迹、心脏、魔鬼和想象中的圣人的宗教墙上的又一偶像。

你把手稿扔到一边，起身下楼，揣度着哪儿会是奥拉度过每个早晨的地方：贪吝的老太婆为她指定的唯一去处。

你在厨房里找到了她，对，正巧她在杀一只公羊：开口的脖子冒着热气，鲜血散发着腥味儿，动物僵硬、睁圆的眼珠使你直感到恶心：山羊后面是一位时隐时现、衣冠不正、蓬头垢面、血迹斑斑的奥拉。她看着你，却没有认出你来，只一味地埋头干那屠夫的活计。

你转过身来：你要教训一下老太婆，当面责骂她贪婪、专断得可恶。你用力推开门；你看到她在灯光织成的面纱后手舞足蹈：她在空中挥舞双手，伸展胳膊：用力伸出一只手去抓住某一目标；另一只手握着什么东西，正一次又一次地捅向空无中那子虚乌有的目标。紧接着，老太婆在胸前擦拭双手，叹着气，开始了无谓的切割，就像——对，你会看得很清楚：就像是在剥牲口皮……

你拔腿就跑，穿过前厅、正厅和餐厅，回到厨房；其时，奥拉正在那儿慢悠悠地剥山羊皮，由于她工作全神贯注，既没有发现你进去，也没有听到你叫她，仿佛你是无声无息的空气。

你慢步走向你的房间，进屋后用身体顶住房门，仿佛生怕有人会跟踪而来：你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脊柱发凉，力不从心。你确信：倘若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想闯进来，你必定难以抵御，而只好无可奈何地撤退，眼睁睁地看着它或他夺门而入。你发疯似地拖来扶手软椅，用它顶住那扇无锁的门，再把床推到门后堵上，这才精疲力竭地躺在上面：精疲力竭，魂不附体，两眼紧闭，双臂紧紧抱住你的枕头：枕头不是你的，那儿没有你的东西……

你昏昏沉沉，不能动弹，直至坠入梦幻的深渊：它是你唯一的出路，是你抵抗疯狂的唯一途径。"她疯了，她疯了，"你嘟嘟囔囔，用语言概括了老太婆的无实物表演，以便使自己悠悠忽忽地睡去："……她疯了……"

在黑暗的深渊，在你无声的、门户洞开的梦中，你看到她正无声无息地向你走来：来自黑暗的深渊，猫着腰。

无声无息，

挥动着瘦骨嶙峋的手，向你走来了。最后，她把自己的脸贴在你的脸上；你看到了她鲜血淋漓的牙龈——没有一个牙齿——。你大叫一声；她飘然离去，挥舞着那只手，从血淋淋的牙床拔下黄色的牙齿，把它们撒遍整个深渊：

你的叫声是奥拉的回声。睡梦中，她站在你的

面前，她之所以叫喊是因为有人当中扒开了她的绿色塔夫绸裙子，于是

那个光秃秃的脑袋

转向了你，双手拽着破碎的裙子，微笑着，牙齿上重叠着老太婆的牙齿。突然，奥拉的腿，她的两条赤裸裸的腿掉下来，摔碎后飞向无底深渊……

你听到有人敲门，尔后门外响起一阵铃声，晚餐的铃声。剧烈的头疼妨碍你的目光捕捉指针、看清钟点，你知道天色已晚：天窗外，云彩裹着暮色从你平躺的脑袋上匆匆飘过。你痛苦地欠身起床，不觉精神恍惚，饥肠辘辘。你用玻璃凉水瓶接住浴缸里的水龙头，灌满一瓶后拿来倒在洗手池里洗脸，刷牙——把绿色牙膏挤在旧牙刷上——，洗头——却没有发觉应该把程序颠倒一下——，郑重其事地对着胡桃木衣柜上的椭圆形镜子梳理头发，系上领带，套上西服，下得楼来：餐厅里空空如也，餐桌上只有一副餐具：你的。

在你的碗边，餐巾覆盖着一样东西，你伸手摸一摸，原来是那个软绵绵的小布娃娃，布娃娃的肚子里灌满了面粉，面粉正从它脱线的肩膀上漏出来：面部是用中国墨水描画的，简洁明快的寥寥数笔勾勒出它裸体上的一个个细节。你用右手吃着冷饭——腰子、西红柿和酒——，用左手指扶直布娃娃。

你机械地吃着饭，左手捏着布娃娃，右手握着

叉子，起初并没有发现你的催眠状态，尔后才迷迷糊糊地回想起你压抑的午睡、可怕的恶梦，最后竟把你的梦游和奥拉及老太婆的举止混同起来：你瞅着手里那个其丑无比的布娃娃，感到一阵恶心，便开始猜疑它是否会传染的神秘疾病。你由着它掉到地上。你用餐巾擦净嘴巴。你看了看表，想起了奥拉的约请。

你小心翼翼地走近孔苏埃洛太太的房间，发现里面杳无声息。你又看了看表：刚刚九点。你决定去遮篷下黑咕隆咚的天井，便蹑手蹑脚地下了楼。虽说你初来时路过那里，但是并没有看清它的真面目。

你摸着潮湿、泥泞的墙壁，呼吸着芬芳弥漫的空气；你试图分解嗅觉，以区别空气中的浓香与温馨。划亮的火柴，吐着摇曳的光焰，照耀着那个狭窄、潮湿的花砖地天井以及种在两边松散的红褐色泥土上的那些四处蔓延生长的植物。你看到了将熄的火苗下枝叶繁茂的高大植物及其折射的影子。那时火柴烧到了你的指头，你不得不重又点燃一根，于是你终于辨认出那些果树和花草都是你在古老的史书中读到过的：被人遗忘的各种香草朦朦胧胧、无精打采地生长：花仙子的叶子又宽又长，中间有凹槽，表面有绒毛；葡萄藤状的草茎绽出内红外黄的花朵；千年不烂心长着尖尖的心形叶儿；毒鱼草浑身都是灰色的绒毛，带刺的花；欧卫矛枝繁叶茂，开

着白花；还有颠茄。草木在你的火光下苏醒，摇晃着各自的影子；而你则一味地想象着它们的用途：扩大瞳孔，助产止痛，镇定神经，麻痹意志，令人释然。

当第三根火柴熄灭的时候，你只能感觉到芳香了。你缓慢地走到奥拉房前：你没有敲一下就推门而入。那是间空房，灯光的光圈照耀着孤零零的床和墨西哥式的耶稣受难像。当房门被重新关上的时候，女人就会向你走来。

奥拉身穿绿色塔夫绸晨衣，翩然而至，裸露出洁白如月的大腿：女人——当她走近你时，你会感到纳闷——，女人，她不是昨天的姑娘：昨天的姑娘——你触摸着她的手指和腰部——充其量不过二十岁；而今天的女人——你抚摩着她蓬松的乌发、惨白的脸——看上去却徐娘半老，足有四十了：从昨天到今天，她绿色眼睛的周围竟已始现老态；鲜红的嘴唇也已黯然失色，了无光润，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态，仿佛是在强颜欢笑：仿佛天井里的植物，愣把蜂蜜和苦水搅在了一起。你没有更多揣摩的时间：

"请床上坐，费利佩。"

"好的。"

"我们来做个游戏吧。你不用动手。一切看我的。"

你坐在床上，努力搜寻着那暗淡得几乎令人看

不清东西、看不见奥拉的溶溶乳光的光源。房间里笼罩着淡淡的金色。她会发现你仰着头在天花板上寻找光源。听声音，你知道她跪在你的面前：

“天空既不高也不低。它在我们之上，同时也在我们之下。”

你脱掉鞋子、袜子，她会抚摩你赤裸的双脚。

你感到她正在用温水给你洗脚，给你按摩。她一边用厚厚的脚布给你洗脚，一边瞟着那尊黑色的基督木雕，然后离开你的脚，拉住你的手，把几朵含苞欲放的紫花插到蓬松的头发上，最后搂住你，和你跳起了三步舞。她轻轻地哼着圆舞曲，强迫你踩着舒缓、庄严的节奏翩翩起舞。你没有察觉到她的手悄悄解开你的衬衣纽扣，抚摩你的胸脯，寻找你的脊背，紧紧地把你拥抱。你也在哼哼那支没有歌词的乐曲，优美的旋律自然而然地涌出你的嗓门；你俩转着圈，向床铺慢慢靠拢；你用你饥渴的亲吻堵住了奥拉的嘴，中断了她哼哼的歌曲，阻止了她轻盈的舞步。你贪婪地吻着奥拉的肩膀和乳房。

你双手捧着她的晨衣。奥拉蹲在床上，把那玩艺儿塞到自己紧闭的大腿缝里；她轻轻地抚摩着它，用双手呼唤着你。她抚摩着那根细长的面包，面包被折断了，碎屑散落在她情凝形散的腿上，然后滚落到她的臀部；她递给你半截，你接过来送进嘴里；与此同时，她也把另半截塞进了嘴里。你费劲地咽

下面包，趴到奥拉张开双臂的赤裸裸的身上。奥拉张开双臂，伸直的双手在床上排成一字，活像那尊悬挂在墙上的黑色基督：腹下盖着红色绸布，两膝左右分开，腰部伤痕累累，欧石南和银薄片交叉缠绕的荆冠笼罩在黑色的假发套上。奥拉就像那敞开的圣坛。

你在奥拉的耳边轻轻呼唤着奥拉的名字。你感到女人丰润的胳膊正紧紧地搂着你的脊背。你听到她在你耳边温情脉脉地喃喃低语：

“你永远爱我吗?”

“永远。奥拉，我永远爱你。”

“永远? 你能对我起誓?”

“我对你起誓。”

“无论我老态龙钟? 无论我风韵无存? 无论我白发苍苍?”

“永远，我亲爱的，永远。”

“即便是在百年之后，费利佩? 即便是我死了，你也永远爱我?”

“永远，永远。我起誓。无论什么也不能把你我分开。”

“来，费利佩，来……”

醒来时，你仍在寻找奥拉的脊背，但得到的惟有那温暖犹存的枕头和盖在身上的白色床单。

你会轻声重复她的名字。

你睁开双眼：看到她站在你的床边，微笑着，两眼注视着别的地方。你看到她慢慢走向房间的旮旯，然后席地而坐，把胳膊搁在膝盖上。黑暗中，你渴望钻进她那双膝之间的缝隙，抚摩她从黑暗渐渐伸向明亮的皱巴巴的枯手：在孔苏埃洛老夫人的脚下，你看到她坐在那张你还是第一次看到的扶手椅上：孔苏埃洛夫人微笑着向你点点头；与此同时，一旁的奥拉也在向你微笑致意：她俩都在微笑，都在表示她们的谢意。一想到一直与你同床共枕的竟是个老太婆，你无奈地倒在床上。

回忆起她的动作、声音和舞步，尽管你极力拒绝那个事实。

她俩同时站起身来，孔苏埃洛离开了椅子，奥拉不再席地而坐，两人转过身去，一步一顿地朝通向老太婆卧室的那扇偏门走去，然后一起钻进了圣像前灯光摇曳的房间，关上房门，把你留在奥拉的床上。

五

你睡得很累，也很不满足。坠入梦境之后，你感到了那种莫名的忧伤，那种阴道的压迫，那种连你丰富的想象都难以捉摸的痛苦。你成了奥拉房里的主人，睡在孤独之中，远离那个你满以为已经占

有的身躯。

醒来后，你在房间里寻找另一个躯体，你知道令你心神不宁的并非奥拉，而是昨晚产生的某种双重的存在。你双手摁住太阳穴，企图安慰你紊乱的神经：强忍的痛苦在对种种先兆的难以捉摸的回忆中潜移默化为你对另一半自我的寻觅，它是昨晚那起没有受孕的受孕所导致的另一个你。

你不能想入非非，因为那时有比想象更为迫切的事情要做：习惯迫使你翻身起床，去寻找与房间配套的厕所，由于厕所没有找到，所以只好揉一揉眼皮，品味着黏糊糊酸溜溜的舌苔，爬上楼去，跑进自己的房间，摸着胡子拉碴的脸，打开浴缸里的所有水龙头，然后泡进温和的水里，放任自流，无所用心。

然而，当你擦干身子，你会回想起老太婆和姑娘的微笑；她们拥抱在一起向你微笑，然后一起离去：你知道每当她们在一起时，总是步调一致地做完全相同的事情：她们互相拥抱，一起微笑、吃饭、说话，同时进进出出，仿佛是由相互模仿所使然的，仿佛一方的存在取决于另一方的意志。你轻轻地刮着脸，你一边刮胡子，一边胡思乱想；你极力控制着自己。修饰完毕后，你开始清点药箱里的瓶瓶管管：据说是那个从不露面的佣人从你居住的客店里拿来的：你轻声报着药名，播弄着药瓶，浏览着它

们的使用说明和所含成分，直至工厂的生产商标，以便因此而忘掉另一件事情：另一件不可名状，没有商标，难以理喻的事情。奥拉究竟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呢？你终于砰的一声关上药箱，自问道："她想干什么？"

回答你的是回荡在过道里的清脆的铃声，它告诉你早饭准备好了。你敞胸露臂地朝房门走去：开门一看，原来是奥拉：准是奥拉，因为她总穿着绿色的塔夫绸衣服，尽管绿色的面纱遮住了她的面容。你握住她的手腕，那是只瘦小、颤抖的手腕……

"吃早饭了……"她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对你说……

"奥拉，别再骗人了。"

"骗人？"

"你告诉我，是不是孔苏埃洛夫人禁止你出去过自己的生活？为什么她老是夹在你我中间……？告诉我，你愿不愿意跟我走，等我……？"

"走？去哪里？"

"外边，外边的世界。和我一起生活。你不可以一辈子和你姑妈捆在一起……你干吗这么虔诚？你就这么爱她？"

"爱她……"

"对，你干吗要这么牺牲你自己？"

"爱她？是她爱我。是她在为我作出牺牲。"

"怎么可能呢?她这么老，简直是具僵尸；你可不能……"

"她比我强。的确，她老了，令人讨厌……费利佩，我不想重新变成……我想像她那样……变成另一个……"

"她这是在活埋你。你必须获得再生，奥拉……"

"要想再生，必先死亡……不。你不懂。忘了吧，费利佩，请相信我。"

"如果你向我解释……"

"相信我吧。今天她要出去……"

"她?"

"对呀，另一位。"

"她要出去?可她从不……"

"有时候出去的。虽说不太容易，但偶尔她也出去走走。今天她又要出去了。一整天……我和你可以……"

"逃走?"

"如果你愿意……"

"不，也许还不是时候。我应聘为她工作……等我干完了吧，那时再……"

"噢，好吧。今天她一天都不在家，我们可以……"

"做什么?"

"今晚我在姑妈房里等你。就像上次。我等你。"

她将转过身去，一面走，一面摇着铃铛，一如麻风病人，用以驱赶不慎的路人："走开，快走开。"你穿好衬衣和西服，随着铃声，朝餐厅走去。进入正厅时，铃声消失了，迎面走来了略伦特的遗孀，她拄着多结拐杖，驼着背，正晃晃悠悠地从餐厅走出来：她又瘦又小，皱纹满面，身穿白色礼服，头戴皱巴巴的黑色纱巾，从你身边走过，却没有看你一眼，然后用手帕擤着鼻涕，刺刺嚓嚓，没完没了地擤鼻涕、吐痰，最后咕哝说：

"今天我不在家，蒙特罗先生。你办事我放心。好好干吧。我丈夫的回忆录必须出版。"

她会慢慢离去，拄着拐杖，吐着痰，打着喷嚏——仿佛要冲破拥塞呼吸道和肺部的什么东西——，老布娃娃似的小脚踩着毡垫。你决意不再目送她，按捺住好奇心，不再去注意她身上那件从她卧室的旧箱子里挖出来的发黄的婚礼服……

你呷了一口早已凉在餐厅里的黑咖啡。你坐在那张又高又旧的尖顶椅上，吸着烟，呆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听到一丝动静，于是确信老太婆早已离开房子，再也不可能对你造成威胁了。你手里攥着那把钥匙，都攥了一个小时了。于是，你起身朝木箱走去。你不声不响地穿过正厅，在前厅停留了十五分钟——手表会告诉你时间——，耳朵紧贴着孔苏埃

洛夫人的房门，接着轻轻推开门，发现了神圣光线织成的蜘蛛网后的那张乱糟糟的空床和在床上啃生胡萝卜吃的那只雌兔：现在你用手搜索着撒满面包屑的床铺，仿佛生怕小得可怜的老太婆会悄悄地躲在床单的折褶里。

你向犄角旮旯的木箱走去，不期然踩到了一只老鼠的尾巴；它尖叫着逃离你沉重的鞋底，哧溜一声跑去告诉它的同伴了。其时，你拿着铜钥匙的手伸向了那把笨重、生锈的锁。你咔嚓一下把钥匙插进锁孔，卸下锁，随着生锈的铰链发出的声音，你揭开了箱子盖。你取出第三捆手稿——系着红带子——，你看到几张硬邦邦、被蛀蚀了边儿的旧照片。你没有细看，只是将它们一并拿了走。你一股脑儿地把那些宝贝抱在怀里，悄悄溜出门来，连箱子也忘了盖上，且不再理会饥饿的老鼠。你出了房间，关上房门，倚在前厅的墙壁上，待惊魂稍定、呼吸正常后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

你将潜心阅读那些手稿：紧接第二部分的世纪末情况。略伦特将军用更加优美的语言描绘了埃乌海尼娅·德·蒙蒂霍[1]的性格以及他对小拿破仑的无限崇敬，并咬文嚼字、充满尚武精神地展示了普

---

① 埃马海尼娅·德·蒙蒂霍（1826—1920），西班牙蒙蒂霍公爵之女，1853年与拿破仑三世联姻。

法战争，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失败的痛惜，他呼吁一切高贵的人们抗击共和的怪物，并把希望寄托在布朗热将军① 身上。他为墨西哥长吁短叹，认为德雷菲斯事件② 使军队的荣誉——荣誉第一——得到了恢复……发黄的手稿一触即破；而你居然无动于衷，一味地搜寻那些有关绿眼女人的章节："我知道你有时为什么哭泣，孔苏埃洛。因为我不能使你这个充满活力的女人生儿育女……"继而是："孔苏埃洛，对上帝不该有太多奢望。我们应当知足了。难道有我的抚爱还不够吗？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能感觉得到。我只求你看在伟大爱情的份上，就像你说过的那样，满足于我所能给你的某种能使我俩活得充实的东西，而不必求助于病态的幻想……"另一页手稿写道；"我警告孔苏埃洛说，喝那些汤药是徒劳无益的。而她却坚持在花园里种植那些植物。她说她不会欺骗自己的。野草不能滋补身体，但却可以影响心灵……"进而是："我见她抱着枕头谵语不止，高喊着：'是，是，是，我成功了：她是我的化身；我能赋予她以生命，使她呼之即来。'我只好叫来医生。医生对我说他也无能为力，原因是她正处麻醉

① 布朗热（1837—1891），法国军人，镇压过巴黎公社，1889 年 4 月政变未遂后被捕入狱，不久自杀身亡。

② 德雷菲斯（1859—1935），法军名将，因涉嫌出卖情报案而被屡控屡释，最后由法最高法庭于 1906 年宣判无罪。

状态，镇静药只会火上浇油……”最后是：“今天我发现她一早起来，赤着脚，孑然一人在过道里走来走去，便想上前阻止。她若无其事地从我身边走过，但那些话却是针对我的。‘别阻拦我’，她说，‘我要回到我的青春年华，我的青春年华正在向我走来。它来了，它进了花园，它到了’……孔苏埃洛，可怜的孔苏埃洛……孔苏埃洛，以前魔鬼也曾是个天使……”

略伦特将军的回忆录到此为止：**“孔苏埃洛，以前魔鬼也曾是个天使……”**[1]

手稿下面是照片。有一张是那位穿军服的老骑士：旧照片的一角写着：**穆灵照相，奥斯曼大街35号**，时间是1894年。另一张是奥拉：是绿眼睛的奥拉，乌黑的头发梳成了髻儿。她斜倚在一根陶立克柱子上，背景是一幅风景画：莱茵河畔的罗利勒[2]。她上穿高领衫，下着裙撑，手里拿着一块手帕：奥拉，1876年。在银板照相背面蜷曲的硬纸片上有一片蜘蛛似的白色字迹：**摄于我俩结婚十周年纪念日**[3]，然后是同样字迹的签名：孔苏埃洛·略伦特。在第三张照片里，你将会看到奥拉和那个老头儿在一起。他身穿民族服装；两人坐在花园的一条板凳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传说中以美色和歌声迷惑船夫使之遭难的女妖。
③ 原文为法文。

上。照片有点儿模糊不清：奥拉已不如前一张照片年轻，但看得出来，是她，是他，是……你。

你把照片贴在眼睛上，然后将它们举向天窗：你用一只手遮住略伦特将军的雪白胡子，把他想象成满头青丝的样子，于是你看到了自己，模糊、消逝、忘却，但却是你、你、你。

你头晕目眩，遥远的华尔兹旋律充塞了你的头脑，取代了你对潮湿、芳香的植物的视觉、触觉和嗅觉：你疲乏地倒在床上，抚摩着自己的颧骨、眼睛和鼻子，仿佛生怕哪只无形的手会揭掉你那已经戴了27年的面具：用橡皮和纸板做成的五官将你的真面目，你过去老态龙钟、被人遗忘的面目伪装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你用枕头捂住脸，以阻止空气剥去你的五官、你的选择。你继续把脸深深地埋在枕头里，眼睛睁得老大，静候那必将来临、不可避免的结局。你不会再看表了，那是件毫无用处、同世人的虚荣心相适应的虚假计时器，可恶的指针用虚假而又漫长的小时比附真正的时间：真正的时间用侮辱性的、致命的速度匆匆流逝，任何钟表都无法计量。一生，一世纪，五十年：你难以想象那些骗人的计量方法，你将无法捧起那无形的烟尘。

当你离开枕头的时候，你会发现四周更加漆黑。夜幕已经降临。

夜幕降临。乌云从高高的天窗玻璃上匆匆滑过，

抓破了不遗余力地要蒸发它并探出苍白、微笑的圆脸的黯淡阳光。月亮出来了，黑色的蒸气尚未来得及将它玷污。

你不会再等待。你不会再看表。你迅速跑下阻隔你与她的楼梯，台阶上将散满陈旧的稿纸、退色的银板照片；你跑到过道里，在孔苏埃洛夫人房前戛然止步。你会听到你自己经过无数小时的静谧而发出的嘶哑、蜕变的声音：

“奥拉……”

你重又叫了一声：“奥拉……”

你进屋一看，床头灯熄灭了。你会想到老太婆一天都不在家，既然女信徒不在，蜡烛自然就会烧尽。你摸黑朝床铺走去。你还会叫一声：

“奥拉……”

那时，你准能听到鸭绒被上有轻微的塔夫绸声和陪伴你的另一种呼吸：你伸出手去，触到了奥拉的绿色晨衣；奥拉对你说：

“别……别碰我……乖乖地躺在我旁边……”

你会摸到床沿，抬起双腿，然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你将难以避免倏忽的震颤：

“她随时都可能回来……”

“她不会回来了。”

“永远不会？”

“我累坏了，她耗尽了。我顶多只能维持她三天

时间。”

“奥拉……”

你想伸手抚摩奥拉的乳房。她转过身去：你从她说话的声音辨别出她目前的姿势。

“别……别碰我……”

“奥拉……我爱你。”

“是的，你爱我。你会永远爱我，你昨天说的……”

“我永远爱你。我不能没有你的吻，你的人……”

“吻我的脸，只能吻我的脸。”

你的嘴唇贴近了倚偎在你脑袋上的另一颗头骨，你重又抚摩到了奥拉的长发：你疯狂地搂住女人羸弱的肩膀，全然不顾她的尖厉的责备，三下两下剥去了她的塔夫绸晨衣，狂热地拥抱她，感觉着她的裸体：瘦小无力的肉体在你的怀抱里消失；你不会理会她的叹息与挣扎、哭泣与哀求，不分青红皂白地吻着她的脸：你会触摸到那对松弛的乳房。与此同时，柔和的光线使你大吃一惊；你强迫自己离开那张面孔，转而去寻找使月光得以进入房间的墙缝。那是个狭小的老鼠洞，银色的月光从那个细小的洞口射进来，映照着奥拉雪白的头发、剥皮的面孔：洋葱皮似的脸皮，苍白、干燥、充满皱纹，宛如煮熟烘干的洋李。你触然离开那张你曾经亲吻过

的嘴唇干瘪、牙齿全无、正向你张着的老嘴：月光下，你会看到孔苏埃洛夫人那老太婆的裸体，松弛、干瘪、瘦小、老态龙钟、颤抖不止——因为你在抚摸它、爱它，因为你又回来了——……

过后，月光被云彩遮蔽，黑暗重新来临，空气洋溢着暂时的青春气息：化身的气息。你会瞪大眼睛，把脑袋埋进重新拥抱你的孔苏埃洛的银发之中。

“会回来的，费利佩，我们一起来召唤她。等她恢复了体力，我还会叫她回来的……”

盲人之歌

我们无法战胜

这些伤残的身躯，

这些贫穷而又羸弱的盲人。

——《**真爱之书**》[1]

① 《真爱之书》发表于十四世纪。作者胡安·鲁伊斯（1283—1350？）是西班牙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道　　德

献给卡洛斯·维洛

——去你的黑鹫！去你的乌鸦！滚！你们想糟蹋我的花草吗？去，到堂娜卡西尔达那儿去，反正她是个老信徒，正求之不得呢！对华雷斯[①]共和党人，你们可得放尊重点儿！你们什么时候看见我去过黑咕隆咚的教堂，兀鹫？我不欢迎你们！滚！滚！

我外公倚在花园的栅栏上挥舞着拐杖。我想他准是和拐杖一起来到这个世上的；也许还抱着它一起睡觉，以免不慎遗失。把柄极像祖父，只不过它是头雄师，目光炯炯，仿佛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当然啰，外公也是位披头散发、双目传神的老人，一看到牧师、修士打门前经过，两只黄色的眼睛就鼓

① 华雷斯（1806—1872），墨西哥政治家，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领导过改革运动和反法战争，实现了政教分离，削弱了教会势力。

胀起来，目光直射到耳根。糟糕的是，从莫雷利亚[1]附近的修道院到前面教堂，必须经过外公的庄园。外公发誓说，造这条路的人肯定是故意和他作对。当然，这不是他的原话，因为他不用作对这个词儿。姨妈们都说外公尽说下流话，教我不要重复。说来也怪，牧师们总打这儿过，好像专爱听他嚷嚷似的。他们干吗不绕道从堂娜卡西尔达的庄园走呢？走是走过一回。你道怎么着，她就跪在门前求他们祝福，还邀请他们吃她做的巧克力。真不知道他们干吗老从这儿走。

——有朝一日我要给他们点厉害瞧瞧，臭狗屎们！有朝一日我会叫狗咬他们的！

事实上外公的狗是不会咬人的。它们吠得倒是挺凶。每当有牧师从坡上下来，三只牧羊犬就会冲着直画十字的他们狂吠一气，仿佛见到了魔鬼本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穿长袍的呢？它们肯定莫名其妙。看惯了胡子拉碴、蓬头垢面的外公，这些修士简直太整洁了。我想外公是从不梳头的，不但不梳，我看还有意把脑袋弄得乱糟糟的，尤其是在姨妈们来访的时候。问题是，一到马路上，那些狗就夹紧尾巴不吱声了。它们不是舔牧师的鞋子，就是吻他们的手。牧师们自然要堆起笑脸朝外公看，于是外公更

---

① 墨西哥城市。

恼了，一恼舌头就打结；舌头打结不要紧，却苦了他的拐杖，因为那栅栏比拐杖还要坚硬几分。我猜测那些牧师已经对外公用拐杖抽栅栏熟视无睹了，因为他们看到的他总是这个样子，更有甚者，年轻的米卡埃拉常常当着牧师的面，一边敞着上衣、袒胸露臂地拥抱外公，一边一个接一个地往嘴里塞香蕉。她的眼睛和牙齿一样，在牧师们面前闪闪发光。

——看着我的女人不眼馋吗？——外公嚷嚷着，紧紧地搂住米卡埃拉。——想知道真正的天国在哪儿吗？

说罢，他狂笑着掀起米卡埃拉的裙子。牧师见状后，吓得像那些从山上下来吃胡萝卜的受惊野兔，仓皇而逃。外公和米卡埃拉直笑得前仰后合。我也一样。我拉住外公的手对他说：

——你瞧，你瞧，他们多像兔子。这下你真的把他们给吓跑了。也许他们再也不敢回来了。

外公兴奋地抹抹眼泪，暴满青筋和黄色老斑的双手令人想到藏在院子地洞里的木材。狗群回到屋里，重新开始狂吠。米卡埃拉扣好衬衫，摸摸外公的胡子。

过后，一切恢复了平静。大家高高兴兴地操起家伙干活。

家里有干不完的活计，但姨娘们都说13岁的孩子不去上学在家干活太罪过。我知道她们想说什么。

但我喜欢早早起床，凌晨六点就跑到大房间看米卡埃拉衔着发卡对着镜子梳头。这时，外公还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我敢肯定，他准是和猫头鹰一起上床的。外公睡眠时间很少，从不超过四小时，每天晚上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玩纸牌，不到半夜两点决不罢休。我走进房间，里面堆满了家具、摇椅、靠垫和镶着镜子的巨大立橱。我笑着，和镜子里的自己一起爬到外公床上。外公假装睡着，以为我不知道。我呢，也装起傻来。突然，他雄师般地大吼一声，震得镜子瑟瑟发抖。我假装大吃一惊，钻进他的被窝。床单味儿大且特别，绝对绝无仅有。

是的，米卡埃拉说得对：

——你不是孩子，滑头得像只狗。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可嗅觉灵敏，无所不知。

我想她是认真的，而且说得在理，因为我爱闭着眼睛去厨房转悠，却从未错过机会：甜奶酪、酸奶酪、蜂蜜、馅饼、芒果脯，米卡埃拉一边做，我一边吃。我还能闭着眼睛把手伸到篮子里去偷吃她放在里面的热烘烘的玉米饼。

——没错，外公——有一天我对她说。——要是我愿意，我可以闭着眼睛去任何一个想去的地方。我起誓。

于是我闭着眼睛摸出家来。太阳尚未升起，可男人们已经在林场忙开了。我顺着飘来的锯木香味

朝林场走去。场上堆满了木材、树枝和各种规格的板料。大伙都和我招呼，对我说：

——阿尔贝托，过来帮我们一把。

他们知道我很乐意和他们在一起，也知道这使我颇为自豪。

木材堆成了山，到处是锯木味儿；置身林场，犹如置身于群山峻岭之中，既使人感受到森林的气息，又令人想到家具、房梁等实实在在的木制品。然而林场既非森林，亦非家具。

有一天，莫雷利亚的报纸登了一篇不利于外公的文章，说他是"山野粗人"。他一气之下跑进城去，用拐杖敲碎了记者的胳膊肘并付了医疗费，就像报上所说的那样。外公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瞧他对牧师和记者们的那个狠劲儿。然而再瞧瞧他在后院暖房里的那个耐心儿，简直是天壤之别、判若两人。后院没有植物，只有小鸟。是的，他是位了不起的养鸟专家。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爱我，就因为我继承了他这种嗜好。每天下午我都去后院陪他，看着那些小鸟，看着他给它们喂食、饮水，最后随着太阳的落山给它们罩上套子。

养鸟是门学问。外公说，要想养好它们，必须花一番工夫。他说得对。它们毕竟不是满世界乱飞的麻雀。我花了许多时间才看完鸟笼上的那些卡片：叫什么名字、来自什么地方，等等。雄雉羽毛华丽，

生性虚荣；雌雉却浑身灰秃秃的，毫无颜色。亚马逊的鹦鹉比雪还白，但眼圈却蓝兮兮的，仿佛患了失眠症。那只澳大利亚鸟色彩奇特，是红是绿是紫是黄说不清楚，也许四者兼而有之。还有那只火鸟，扑棱着黑橙相间的翅膀。还有那只“风流王后”，每年求偶前都要换一次装，长长的尾巴对雄鸟充满了诱惑。还有那只中华雉，红红的脸蛋，银灰色的羽毛像一面镜子。还有那些灰喜鹊——尤其是那些灰喜鹊——，见到闪光的东西就藏起来。外公知道我喜欢这些美丽的小东西，对我说：

——所有小鸟都知道谁是外人、谁是朋友，还知道怎么打发日子。

看完小鸟，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长长的旧餐桌旁吃晚饭。餐桌是家里唯一与宗教有关的东西。外公允许它继续存在，是因为它来自一个古老的修道院。

——自由党人家里有教会食堂的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当米卡埃拉给我们盛豆馅青蒿的时候，他这么说。——华雷斯先生不也曾经把教堂变成了图书馆吗？可惜的是眼下又有人把图书搬走了，把圣水池搬回去了。这是国家形势每况愈下的明证。但愿你的姨妈们每次望弥撒至少能把眼睛洗洗干净。

——这是自然啰——米卡埃拉一边把一壶龙舌

兰酒递给外公，一边笑着说。——因为她们整天价泡在教堂里，一身旧尿布味儿。

外公搂住她的腰，放声大笑起来。我和米卡埃拉也笑得合不拢嘴。我把过世母亲的三个姐妹画在本子里，仿佛她们是顶顶稀奇的尖嘴小鸟，然后继续跟着她们狂笑不止，直笑得腰酸背疼，泪眼模糊。外公的眼胀得像个番茄。

尔后，外公的牌友们来了。我上楼睡觉了，以便第二天一早去外公和米卡埃拉房间，然后周而复始，又开始新的、欢乐的、一如既往的一天。

然而今天不是。

当我在林场听到吠声后，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牧师们，想起了外公的那些鲠在喉咙里的“大词”儿。奇怪的是牧师们从不起那么早。我正在纳闷儿，忽然听到了喇叭声，这才知道是姨妈们来了。自圣诞节一别，我们一直没有见面。圣诞节期间，她们生拉硬拽地把我带到了莫雷利亚，强迫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个无聊之极的节日：一个姨妈弹琴，另一个姨妈唱歌，还有一个一杯接一杯地向主教敬献奶酒。

我本不想理睬她们的，但那辆倒霉的新车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身不由己地跑出林场，吹着口哨，连蹦带跳地跑下坡来。她们进屋去了，但汽车依然停在那里。车篷上挂满了流苏，丝绒座位上有三个绣

着 INRI、SJ 和 ACJM[①] 的靠垫。我向外公打听了那些字母的意思。没错。

我料定外公正在给她们洗脑筋，为不使他尴尬，我蹑手蹑脚地进了屋，悄悄地躲在花盆后面窥探。外公站着，双手拄着那根拐杖，嘴里衔着雪茄，牙缝里喷着浓烟，一如驶往华雷斯城的快车。米卡埃拉袖着双手站在厨房门口傻笑。姨妈们戴着黑草帽、白手套，正毕恭毕敬地坐在同一张藤椅上。据说，边上的两位姨妈都已结婚；惟独中间的是位处女，尽管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点。米拉格罗斯·特海达·德·鲁兹姨妈成天皱着眉头，仿佛眼睛里滚着烟灰；安古斯蒂娅·特海达·德·奥特罗脑袋一歪一歪的，好像戴着假发套；还有那位看上去并不比她们年轻多少的贝内迪塔·特海达小姐，成天拿着黑边手绢捏鼻子。三个人长得又高又瘦，肤色惨白——惨白得有些发黄——，鼻子翘翘的，穿着一样的衣裳：一年四季的丧服。

——虽然你们母亲是位特海达，可我父亲是位圣塔纳，他赋予我一切权利——外公吼叫着，鼻孔喷着烟。

——您别忘了，特海达遗传了善良的一面，堂阿古斯丁——堂娜米拉格罗斯瞪着一只眼睛说。

---

① 分别为墨西哥宗教复兴会、耶稣会、墨西哥天主教青年团缩写。

——善良来自我的菜篮子！——外公又大叫大嚷起来。他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训斥我的三位姨妈，吓得她们不约而同地捂住了耳朵。——跟你们没任何说的，丑八怪！我还得留着唾沫干别的事呢。

——除了玩女人还能有什么好事？——堂娜安古斯蒂娅整了整发套说。

——还有酗酒！——贝内迪塔垂下头哝哝地补充了一句。——怪不得连孩子也学会喝酒了。

——还有剥削！——堂娜米拉格罗斯摸摸脸说。——强迫小孩干活。

——还有愚昧！——堂娜安古斯蒂娅眨巴着小眼睛嚷道。——剥夺孩子的学习权利。

——简直是罪过！——贝内迪塔小姐把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都十三岁了，却从未领过圣饼、望过弥撒。

——是亵渎神灵！——堂娜米拉格罗斯用手指指着外公。——亵渎圣母之家和她的圣徒。

——是异端邪说！——贝内迪塔小姐用黑手绢拭干眼泪。

——是异教徒！——堂娜安古斯蒂娅不小心掉了发套。

——是姘居！——堂娜米拉格罗斯气得眼皮直跳。

——拜拜了，妈妈卡路塔！——米卡埃拉挥了挥抹布唱道。

——拜拜了，叛徒！——外公举着拐杖怒吼道。

眼看姨妈们手拉手闭上了眼睛，他又补充说：

——好了，时间不短了，回你们那儿去，继续念你们的经、熏你们的香。告诉你们的丈夫，教他们不要总躲在女人的裙子下。阿古斯丁·圣塔娜天生善良，他随时恭候他们造访。而且，只要他们真的愿意，随时可以把孩子带走。愿上帝祝福你们，夫人们，因为只有上帝他老人家的大慈大悲才能创造这个奇迹。滚吧！

外公又要挥舞拐杖，不料被堂娜安古斯蒂娅出示的一大张纸片给挡了回去：

——您别想再吓唬我们。您还是念念法院关于保护未成年儿童的裁决吧，堂阿古斯丁。孩子再也不能生活在这个荒谬无耻的环境里了。今天下午会有两位宪兵来带他到贝内迪塔家去的。她单身一人。会很乐意用基督徒和小骑士的标准抚养阿尔贝托的。我们走吧，姐妹们。

贝内迪塔姨妈家在莫雷利亚市中心。从她家的阳台，可以看到一个小小的广场，广场上摆满了铁椅和黄花。和许多大户人家一样，姨妈家住的是座老房子，而且旁边就是教堂。房子有门厅、有天井，

佣人住在楼下，厨房也在楼下。客厅和房间设在楼上，房间的门窗都清一色地朝着光秃秃的天井。女佣们成天用扇子扇煤炉。不消说，米拉格罗斯姨妈要把我的衣服（我的脏衣服、我的臭鞋子、我的臭汗衫）统统烧掉，让我穿上眼下这身蓝制服，这件挺得有点女人气的白衬衫。他们给我找了一位由于过分温文尔雅而显得有些傻乎乎的老头儿当老师。他教我说标准的法式西语①，以便假期后步入正规的学校。他努着嘴，煞费苦心地教我发那个可恶的法国“U”。自然啰，贝内迪塔姨妈每天上午带我去教堂，强迫我坐在硬板凳上。开始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在家里我太寂寞了。尽管另两位姨妈有时带着她们的丈夫来看我，摸摸我的脸蛋说声“可怜的”；但平日我只和贝内迪塔姨妈在一起，一起吃饭，然后在天井里散步，最后回我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盥洗间、一张硕大无朋的大床和一顶蚊帐。床头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囿于太寂寞、太孤独，一日三餐成了我企盼的时刻。我总是提前半个多小时来到餐厅，和厨房里的扇火炉的女佣攀谈，问她们做了什么。然后回到餐厅，守候在门口，等待女佣取出两副餐具，贝内迪塔姨妈悠然来临：她拉着我的手，进餐厅就餐。

---

① 指法语化的西班牙语，多含贬义。

据说贝内迪塔姨妈不结婚是因为她过于苛刻，没有一个男人合乎她的要求。据说她已经是一个34岁的老姑娘了；吃饭的时候，我仔细打量着她，看她是否真的比我大20岁；她只顾低着头喝汤，既没有看我，也没有说话。她从不和我说话，何况餐桌太大，我俩各坐一端，说话很不方便。我总是拿米卡埃拉和她比较，因为米卡埃拉是我接触过的唯一女人。母亲一生下我就去世了，四年后父亲也跟着去了，此后我一直和外公、和姘妇（就像姨妈们常说的那样）住在一起。

贝内迪塔的最大特点是不苟言笑，至少我从未见她笑过，她所说的也只是老生常谈或教我做我已经会做、已经预先做好的事情。我自感还算机灵。我尽量自得其乐，办法之一是把米卡埃拉的脸移到姨妈身上，想象着这位黑衣女士眉开眼笑、前仰后合的样子和半信半疑的眼神。另一个办法是用我发明的语言教她把咖啡递给我：

——哎，姨姨妈，把咖啡递给我。

姨妈叹息着，把东西递给我。她不傻，只不过又要教训我一番：

——要说请，阿尔贝托。

前面说过，有时为了逗着玩，我就提前行动：她声色俱厉地去敲我的房门，说我起得太晚；而我却在天井里答应并已穿好衣服洗完了澡。于是她收起

了怒色，非常严肃地对我说：

——该去教堂了。

我微笑着。从背后掏出弥撒书来。于是她哑口无言了。

一个月以后的一天，由于多嘴牧师的告发，她逮住了我。于是他们准备给我重新举行领圣餐仪式。孩子们都在耻笑我，说我是个大笨蛋，连什么是圣灵都不知道。此外，在他们看来，我何尝是个笨蛋。昨天，牧师把我留下来，教我如何忏悔。他说了许多罪孽，还说我不懂教规教仪不是我的罪过，说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充满邪恶、不辨真伪的环境里。他希望我毫无顾虑地把罪孽吐出来，以便最终拯救我这一个堕落到了极点的无辜孩子。我捏着响指，挖空心思地寻找那些可怕的罪恶。整座教堂空空如也，我俩面面相觑。囿于一时想不起别的，我开始滔滔不绝地对他讲述电影故事，并由此引申出一系列冒险经历：譬如说我闯入一个庄园，将里面的财宝洗劫一空，还带走了几只母鸡；或者我拦路抢劫了一个无助的盲人老头儿；或者我在某个警察的背上狠狠地捅了一刀；或者我扒光了一位姑娘的衣服，然后在她脸上咬了一口。牧师举起双臂，惊呼道：

——原来，圣塔纳的罪孽竟如此的深重！

他慌忙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旋即逃离了教堂，仿佛我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犹大。

姨妈怒气冲冲地闯进我的卧房，把我从梦中叫醒。我以为准是家里着火了：她狂呼着我的名字，三下两下打开了所有门窗。她坐在我的床边，说我侮辱了神圣的牧师，而且更糟的是我为了掩饰真正的罪孽而编造了一大堆谎话。我不知所措地望着她。

——为什么不说真话？——她愤怒地抓着我的手说。

——什么真话？姨妈，我真的不懂。

于是她抚摩着我的脑袋，握着我的手和缓地说：

——你外公和那女人的不正当关系啊，你不是看见了吗？

我目瞪口呆的神态再次引起了她的愤懑。我说我真的不懂得她的意思。于是她边哭边叫、声嘶力竭地对我嚷嚷道：

——他们两个人一起。作孽。作爱。在床上。

这就对了。

——是啊，他们一直睡在一起。外公说一个男人不应该没有女人，否则就会枯老。一个女人也一样，不能没有男人。

姨妈瞪大眼睛，用手指捂住我的嘴巴。就这样，她使我差点儿窒息。她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然后站起身来，默默地走了。我继续睡觉，姨妈也没来叫我。我望着天花板，静静地躺了一上午，直至午餐时分才翻身起床。

天井里有许多蜥蜴，一有风吹草动，它们就会变成石头或用野草的颜色加以掩盖。我知道它们的伎俩，所以它们逃不过我的眼睛。今天我花了许多时间来捕捉它们，我盯着它们针眼似的黑眼睛，笑它们太傻。一切诀窍在于盯住眼睛，因为眼睛是不能伪装的。它们不住地眨巴着的眼睛，活像马路上的指示灯。我逮了一条又一条，感觉着它们的颤抖。它们的肚皮很光滑；但脊背很粗糙，布满了皱纹。如果它们懂得我不会伤害它们，也就用不着心惊肉跳。然而害怕是本能使然。感觉到它们的害怕使我异常开心。我把它们紧紧地捏在手心里，我姨妈却在楼道里注视着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楼来。她问我做什么。我非常严肃地走到她面前。天气太热，她摇着扇子站在阴凉处。我教她伸出手来，她佯笑一下做了。我把拳头放在她手心里，请她捏住里面的东西。出乎意料的是她既没有叫喊也没有吃惊，既没有骂我也没有立即扔掉蜥蜴。她捏紧蜥蜴，闭上眼睛，欲言又止，鼻翼开始颤动，然后睁开眼睛望着我。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眼神：这是一种既悲且喜、既想哭又想笑的表情。我对她说蜥蜴会窒息的，贝内迪塔小姐这才弯下腰去，无可奈何地放开手指，让它跌跌撞撞地爬上墙头，跑走了。她不无沮丧地直起腰，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态。我微笑着耸耸肩，一溜烟跑下楼来，回到天井。

下午，我躲在卧室里，什么也没干。我感到很累，隐隐约约地觉得浑身发寒，仿佛是在做梦。我想这是因为房子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的缘故。我再也坐不住了。我需要林场，需要米卡埃拉的糖果，需要外公的小鸟，甚至需要外公对牧师的不恭、晚餐的欢笑和早晨的胡闹。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我来莫雷利亚只是度假。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已经厌倦了这儿的幽禁生活。

我走出房间，准备下楼吃饭。姨妈已经先我在座。她拿着黑手绢，示意我在对面坐下。对我的姗姗来迟——我是故意的——，她并不抱怨。相反，她表现得很热情，仿佛还有笑容。然而我却很窝火，只想早日回去。

——我要让你惊喜一番。

她递给我一个加盖的盘子。我揭开盖子一看：是奶酪。

——厨娘说你很爱吃。

——谢谢，姨妈。——我是由衷的。

我们默默无语地吃完饭。正要喝咖啡奶茶，我对她说我厌倦了，想回去，希望她答应：

——我喜欢那儿的生活。

——不知好歹。——姨妈用手帕擦擦嘴说。

我没有吱声。她又重复了一句“不知好歹”。

她站起身来，嘟嘟囔囔地来到我的身边，握住

我的手。我呆若木鸡地坐在那儿。她用苍白的手在我脸上打了一下，我忍住疼痛，憋住眼泪。她重又抬起的手掌突然停在了空中。她摸了摸我的前额，然后瞪大眼睛说：

——你发烧了。

热度不低，且来势汹汹。我很快失去体力，双腿瘫软了下来。姨妈把我拉到床上，教我脱掉衣服。她嘴上说去请大夫，可实际上却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脱掉蓝制服、白衬衫、袜子，最后打着寒战钻进被窝。

——你不穿睡衣吗？

——不，姨妈，我一直穿短裤睡觉。

——你发烧了！

她说罢跑出房去。虽说我抖得很厉害，但转眼就睡着了。我梦见外公的小鸟一起展翅飞翔。它们自由了：蓝色的天空出现了道道闪电般的、稍纵即逝的橙、红和绿色。小鸟惊飞了，仿佛还想回到原先的笼子。于是，真正的闪电划破长空。夜幕降临，小鸟瑟瑟发抖。它们不能再飞，不能再唱，失去了羽毛，变成了黑色的点点。后来，暴风雨过去了，东方出现了晨曦，小鸟变成了一队穿着长袍、向教堂方向走去的修士……

大夫在按我的脉搏。贝内迪塔姨妈嘘了口气。之后，医生打着哈欠走了。姨妈对我说：

——转过身去，我得给你敷药。

我感到，她的凉手触到我滚烫的皮肤上。外公举起拐杖，用那些不堪入耳的话骂牧师。药膏味儿太大。他放出狗去咬他们。好像蓝桉和樟脑般强烈的气味。我感到背上麻辣麻辣的，皮肤更烫了，像火烧的一般。外公翕动着嘴巴，发出无声的吼叫。我感到她把手伸到了前胸，气味儿更浓了。狗们无声无息地吠着。我大汗淋漓，浑身是药，像个浇了凉水的火球。我不想睡觉，但事实上却已经睡着了。她把凉手伸到我的肩膀、我的腋下和肋部，狗们愤怒地冲了出去，扑向修士。但转眼见狗变成了乌仙。我感到胸部麻乎乎的，当然还有腹部和背部。姨妈抹呀抹的，希望我快快好转。修士们卸下牙齿，狂笑着，手拉手地飞上天去，仿佛一群乌鸦。我和他们一起快乐。生病太好了，我希望她不停地抹药。我抓住她的手，高烧和药膏开始在我的大腿上燃烧。狗群嗥叫着在四野里奔跑。

当我再一次睁开眼睛，太阳已经西沉。我透过窗纱看到天井里堆满了阴影。后来我发现她坐在我的床头并正用勺子喂我，请求我吃一点东西。我尝了尝燕麦糊，看了看披着秀发的姨妈和她那感激的微笑。我像个婴儿似的任她一勺一勺地喂食，对她说我好多了，非常感激她的照料。她顿时满脸腓红，对我说：

——这也是你的家。我喜欢你。

我在床上整整躺了十天，开始几天没完没了地读大仲马的小说，我觉得随着阅读的进度，我的身体也好转了。奇怪的是姨妈不停地悄悄外出购书，并偷来似地藏在衣服里回家送我。我只是耸耸肩膀，然后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个假装死去，被狱卒扔进海里，后来爬上一个小岛兴建基度山家园的神奇故事。我从未看过这么多书。我疲惫了，厌倦了，百无聊赖地望着阳光渐渐移去，阴影笼罩房间。我陷入了沉思，心情极不平静。我不理解内心的波动，开始怀疑自己。要是从前，我会立即要求回去，马不停蹄地回到外公身边。而今我犹豫了，自信心消失殆尽。我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不知道是去是留。为什么？我试图回避这个问题，但问题却萦绕着我。假如有人问我，我会说“我想回去”。然而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它困扰着我，使我踌躇不前：我的外表和我的内心第一次发生冲突。

我不知道这一切与姨妈有什么关系。也许毫无关系。她是同一个，也是另一个。她亲自端着托盘为我送饭送水，替我测体温，看着我服药。我悄悄地窥视她，发现她越是悲哀，内心就越是快活；越是快乐，就越想哭泣；越是若无其事、无所用心——坐在摇椅上，扇着扇子，无忧无虑地休息——，就越有某种难以抑制的欲望；然而越是渴望，就越想

说话、越想离去。

十天过去了，我再也忍受不了这一身汗臭、一身泥巴、一头乱发了。于是她说我完全康复了。同意我去洗个澡。我兴奋地跳了起来，不料一阵晕眩，使我差点儿摔倒。姨妈跑过来扶住我，把我搀进浴室。我坐在浴缸边，依然晕乎乎的。姨妈替我放满凉水掺热水，并用手将水搅匀，然后教我泡在水里。我请她出去，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羞。

——可你是个孩子呀。你把我当成你妈好了。或者米卡埃拉。她从没看过你洗澡？

我说看过。

不过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她说这不得了，还说她几乎就是我的母亲，在我生病期间给了我母亲般的照顾。她走近我，替我解开睡衣扣子，一边哭，一边说我使她的生活得到了充实，说有朝一日她会告诉我有关她的一切秘密。我情不自禁地、遮遮掩掩地跳进了浴缸，差点儿滑倒。她开始替我擦肥皂，就像那天晚上抹药膏一样。她知道我喜欢这样。我任其摆布。她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寂寞。她把这话絮絮叨叨地重复了好几遍。突然，她惊讶地说：

——怎么？去年圣诞节你不还是个孩子吗？

水温正合适，还有温柔的抚摩，我真是舒服极了。身上的肥皂消除了病后初愈的怠倦。她比我更先知道我再也憋不住了，把我从水中拉起来，然后

用劲抱住我的腰。

而今我已经在这儿住了四个月了。贝内迪塔教我在别人面前继续叫她“姨妈”。我乐意每天晚上和凌晨在楼道上悄悄地打来回。昨晚，好事差点儿被厨娘察觉。

有时我感到心烦意乱，尤其是当贝内迪塔张开双臂又哭又叫地跪在十字架前的时候。我们再也没去望弥撒、领圣饼。再也没提复习、上学的事情。然而不论怎样，我还是常常想念外公。我写了一封信，说我需要林场、需要小鸟、需要欢乐的晚餐，叫他早点来接我回去。但我一直没有把它投出去，只是一天天地使它增加内容、含含糊糊地对他说那些他难以明白的事情。然而，我没有把它投出去。我不知道该如何描写贝内迪塔的美丽。她变多了，同以前去庄园的呆板、黑色的她大相径庭了。我渴望告诉米卡埃拉和外公：贝内迪塔也是个温柔多情的女人，浑身上下又细又白；眼睛也大多了，而且充满了光亮。她身上白嫩极了，唯一不好的是她有时会叹息、会哭泣。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信寄出去。

今天太使我吃惊了，于是我签上名，但却依然没有封口。贝内迪塔和米拉格罗斯姨妈在客厅里交头接耳地说了很长时间。末了米拉格罗斯眨着一只眼睛来到我的卧室。她抚摩着我的头发对我说：

——你愿意到我家去住一段时间吗？

我默不吱声。我想考虑考虑，但却不知道考虑什么。

后来我在给外公的信中增加了一段内容："请你快点来接我回去吧。我觉得庄园里更讲道德。让我慢慢对你说吧……"

诚然，我并没有把它发出去。我尚未决定是否将它发出去。

陈众议　译

娃 娃 女 王

献给玛丽亚·皮拉尔与何塞·多诺索[1]

一

我来这儿，是因为那张奇特至极的纸片使我想起了它的存在。纸片夹在一本被遗忘的书中，歪歪扭扭的儿童字迹印透了好几页。当时，我在整理书籍，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做了。出乎意料的事便接踵而来。有些作品未及阅览竟被长期束之高阁，时光磨碎了它们的棱角，于是金色的粉末和灰色的纸屑纷纷落到我的手心，令人迁思我们最初在梦中隐约看到，而后在被带去观看的第一幕芭蕾中得以证实的令人沮丧的现实：某些人身上的脂粉。那是我儿时的书本——也许很多孩子都曾有过——，叙述

① 何塞·多诺索（1924～），智利著名作家，皮拉尔是他妻子。

了一系列还算典型的恐怖故事，对孩子们充满了诱惑。我们趴在大人的膝头上，不住地问着为什么。儿子对父亲忘恩负义，姑娘被马夫抢走后羞赧地回到家里，还有那些俨然是弃家出走的少女和那些逼迫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将最甜美、最痛苦的小闺女作抵押的老头儿。究竟是为什么？我已经记不清答案了．只知道从污秽的书中飘飘悠悠地落下来一张白色的纸片．上面是阿米拉米娅难看的字迹：**阿米拉米娅不会忘记她的朋友，按我的图画**[1] **来找我吧**。

背面便是那张图，一条小径从无疑表示花园板凳的 X 伸展开来。那时我是个叛逆的少年，正接受可恶的义务教育；我常常忘记上课时间，一连几小时沉浸在那些并非出自我手却又仿佛出自我手的书本里：所有那些警长，那些沙皇的邮件，那些成天驾着驳船在美洲大河里游荡的、比我还要年轻的小伙子们，难道不正是我想象的产物？我入神地坐在板凳上，就像坐在神奇的鞍架上．起先并没有觉察到轻飘的脚步跑过花园的卵石地来到我的身后。是阿米拉米娅。如果不是因为某日下午她那顽皮的天性驱使她用蓟茎鼓着嘴唇、皱着眉头朝我吹风，让我痒痒，我将不会知道她已经在寂静中陪伴我度过了多少时光。

① 原文为错别字。下同。

她问我叫什么，之后十分严肃地琢磨了我的名字，而后笑着告诉我她的名字。如果说她笑得不那么自然的话，至少也不那么做作。很快我发觉阿米拉米娅已经找到了——这么说吧——一种介于她这个年龄特有的天真纯朴和有教养的孩子懂得为人处世所应有的成熟表情——尤其是在相识、告别之类的庄重时刻——之间的特殊表达方式。诚然，庄重又可以说是阿米拉米娅的一种天性，相反，她偶有的自发自然倒像是后天学来的。我试图勾起回忆，于是她的形象日复一日地定位于我的脑海并最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她。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我脑海里的她并不符合现实中轻盈、好奇、不住地东张西望的活生生的她。因为我记忆中的她总是静止的，一如永恒的相册。阿米拉米娅，从遥远的山坡，从茫茫似水的三叶草丛向我所在的草坪跑来。我坐在板凳上读书；她是明暗交线上游动的一点，从高坡向我挥手致意。阿米拉米娅在山脚下收住脚，雪白的裙子飘了起来，小花裤衩的带子紧绷绷地扣在大腿上。她张着嘴，因为跑得太快而眯着双眼，以免风儿的冲击。女孩愉快地哭泣，尔后坐在蓝桉树下继续装哭，好教我去安慰她。阿米拉米娅低着头，手里拿着一朵花：后来，我发现在她唯一的蓝色方形图案的围裙口袋里时常装满了这种柔荑花序的花瓣。我不认为这种白花开在这个花园里，而更像是

从别的地方采撷的，兴许来自阿米拉米娅家的花园。阿米拉米娅把双手支撑在绿色板凳的横挡上，一边看我读书，一边用灰色的眼睛询问着：我记得她从未开口问过我正在读什么，仿佛从我的目光中已经探测到了书中的内容。每当我托住她的腰，把她举过头顶，转着圈，阿米拉米娅就会发出欢快的笑声，好像在那缓慢的旋转中发现了世界的另一种形态。最后是不可避免的道别，阿米拉米娅转过身去，高悬着手臂，不停地舞动着手。就这样，阿米拉米娅在我板凳旁留下了千般姿态：头足倒置，裤衩鼓起；坐在卵石上，盘着双腿，下巴紧贴着脖跟；躺在草坪上，向太阳露出肚脐；编织树枝，用木棒在地上画画，舔板凳上的横挡，躺到板凳下，默默无言地折树干上松散的老树皮，目不转睛地望着山丘那边的地平线，闭着眼睛低声吟唱，模仿鸟鸣、犬吠、猫叫、鸡啼、马嘶。对我而言，这就是她，然而也是非她。我所记得的所有这些，都是和我在一起时的她，难说也是她孑然一人时的模样。是的；而她在我记忆中之所以如此，或许全因为书本妨碍着我全面地观察这位胖女孩。她那垂直的秀发在阳光下变化无常：时而呈麦秸色，时而呈深栗色。惟独今天、此时，我想阿米拉米娅是我生活的另一个支撑点，造成了我那踌躇不前的童年和因为书本而开始成为我的福地的开放世界之间的冲突。

然而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我梦想的是我书中的女人。娘们——这词儿曾使我神魂颠倒——，它意味着王后为秘密购买项链而乔装打扮，意味着神话想象中——一半是人，一半是乳房白嫩、腹部湿润的蝾螈——的仙女在自己的卧榻上等候君王驾临。就这样，我从对这位童年伙伴的无动于衷悄悄转变为对她的庄重与可爱的欣赏，到后来又不知不觉地拒绝她没有意思的存在：我终于忍无可忍了，因为在我这个已满 14 岁的男孩看来，7 岁的她充其量只有她 7 岁的过去和现在、记忆和思想。我鬼迷心窍，居然和她在一起，还拉着手在草地上奔跑，一道摇撼松树，一道捡松球并让阿米拉米娅装入她贪婪的围裙口袋，一道做纸船，一道兴高采烈地沿着水渠追逐纸船。直至那天下午，我俩兴奋地呼叫着，一起从山坡上滚下来，滚到山脚下。阿米拉米娅躺在我身上，我嘴里含着女孩的头发，感到她在我耳边喘息，两条黏糊糊沾满糖渍的小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我气愤地放开手，让她滚到地上。阿米拉米娅哭了，抚摩着受伤的膝盖和胳膊肘。我回到了我的板凳。顷后，阿米拉米娅走了，但第二天又回来把一张纸片默默地交给我，末了哼着小曲，消失在树林中，我犹豫了一下，不知该把纸片撕了，还是夹在书里。《庄园的午后》……由于阿米拉米娅在身边，连我的读物也变得稚气了。她从此没有再到

花园里来；而我几天之后放假了，再往后升入了高中一年级。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二

如今，我几乎不敢相信那不是幻想而是真的，然而正因为是真的，遂使我痛苦万分。我回到了那个花园，站在松林和蓝桉林前，发现被我的记忆执意描绘成足以容纳幻想之涛的辽阔海洋，原来竟是片小得可怜的树丛。这是因为斯特罗戈夫和赫克勒贝里，米拉迪·德·温特和杰诺韦瓦·德·勃拉庞特[1] 都生于斯、活于斯、死于斯：就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小花园里，围着锈迹斑斑的铁栏，种着区区几棵管理不善的老树，装点着一张仿木水泥板凳——迫使我想象那条所谓的绿色铁铸板凳只是我有条不紊的忆梦所使然，也许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还有那山丘……我怎么会以为它是山丘的呢？这不是个棕褐色小土垛吗？看来阿米拉米娅每天爬上爬下、我俩一起爬上滚下玩耍的小山丘原来也是我记忆的夸饰。

按我的图画来找我吧。我于是穿过花园，走出树丛，三步两步跨过了土垛，进入了一小块燕麦地

---

① 儿童故事中的人物。

——显然，女孩的白花是从这儿采撷的——，打开吱嘎作响的花园的铁栅子门，突然想起并看到了外边的街道。原来这就是我少年时代每天下午奇迹般地赖以阻止周围城市的搏动，忘却嘈杂的喇叭声、钟声、人声、哭闹声、马达声、收音机声和诅咒声的地方：什么是它的真正魅力？因为它的寂寥？因为城市的喧闹？我等待红绿灯变换颜色。我一边望着阻止车辆前进的红灯，一边向对面的人行道走去。我看着阿米拉米娅的地图。地图虽然拙劣，但却是眼下我活着的真正动力，一想到它，我就浑身发颤。我的生活，随着14岁的下午的消逝而被迫步入正规。而今，我29岁，有了该有的学历，成了某办公室的主人，享受着一份微薄但却稳定的收入，仍是单身一人，没有家庭负担，对继续同女秘书们苟且似有厌倦情绪，除非遇到少有的郊游或者海滩之行才勉强兴奋一番，总之已然失去刺激，就像过去的书本、过去的花园或过去的阿米拉米娅。这是个灰色、低矮的市区，我走在街上，矮小的平房单调地重复：狭长的窗户装着铁栅，门厅的油漆已经剥落。难得有作业的声音来打破这笼罩一切的单调。这边是磨刀匠发出的刺嚓声，那边是修鞋匠产生的叮当声。有小孩在两边的安全地段玩耍。伴随着远处传来的手摇风琴的演奏，一群孩子吵吵嚷嚷地玩着拉圈游戏。我站在一边观看，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从我脑海掠

过：阿米拉米娅或许就在这些人中间，正倒挂在某个阳台上，炫耀着她那离奇的杂技才能：不知羞耻地露出小花裤衩，围裙兜里装满了白色花瓣。我笑了笑，生平第一次要把她想象成22岁的小姐。假如她还住在图中显示的地方，一定会因为我的这些回忆而忍俊不禁。或许她早已忘掉了花园里的那些遥远的下午。

她家和别家的住房一模一样。一个门厅，两扇装有铁栅的窗户，窗门关得严严实实，也是平房，房顶上有仿新古典式扶栏，无非是想要遮住屋顶凉台上的杂物：晾晒的衣服、水箱、佣人房间和畜栏。按铃之前，我想打消一切幻想。阿米拉米娅不住在这儿了。15年过去了，她怎么还会住在这儿呢？何况，虽然她的独立和孤寂使她显得有些早熟，但她衣着得体，像是个有教养的女孩，而这儿已经毫无优雅可言了。无疑，阿米拉米娅的父母早搬家了。然而，新的住户或许知道他们的去向。

我摁了摁门铃，然后伫立静候。我又摁了一下。另一种可能是：没有人。而我，还会有兴致来寻找我的小朋友吗？不，因为我再也不可能翻开孩提时的书本，出乎意料地看到阿米拉米娅的纸片了。我将重新回到我的日常生活，忘掉那由于倏忽的惊奇而产生的心血来潮。

我再摁了下门铃。我把耳朵贴在门板上，突然

我惊喜地发现：门后传来了嘶哑的、断断续续的喘息声；随着痛苦的呼哧声，一股难闻的老烟鬼味儿从板门缝里透了出来。

——下午好，您能告诉我……？

听到我的声音后，那人迈着沉重而又晃悠的脚步转身离去。我使劲摁那门铃，并且高声嚷道：

——喂！给我开门哪！您这是怎么啦？您听不见吗？

没有人搭理我。我继续摁铃，结果还是一样。我离开门厅，眼睛却依然盯着细小的门缝，仿佛拉开距离可以使我看得更清甚或可以使我钻进屋去。我全神贯注地望着这扇该死的大门，一步步向街道另一端退去。有人尖叫一声，使我如梦初醒，紧接着是长时间刺耳的喇叭声。而我惊慌失措，本能地用目光寻找着方才救我一命的人，但见一辆汽车从街上驶过、远去。我抱住电线杆，与其说它是个安全的地方，倒不如说它是个牢固的依靠，支撑我因为突然血液冰凉、皮肤发烫、出了一身冷汗的躯体。我瞟了一眼曾经或许依然还是阿米拉米娅家的那幢房子。正如我刚才想到的那样，房顶扶栏后飘忽着晾晒的衣裳。我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也许是制服、睡衣、衬衫；我不知道，我只看清了那件蓝色方形图案的围裙正笔挺挺地用卡子卡在一根长长的、不住地晃悠的细绳上。绳子系在两堵白色墙壁之间，一

端是枚钉子，另一端是块铁条。

三

财产登记表明，这块地皮目前注册在一个叫R·瓦尔迪维亚的先生名下，是他出租了这幢房子。租房的人是谁就不得而知了。谁又是瓦尔迪维亚呢？上面说他是个商人。您住在哪里？您是谁？小姐好奇而又不乏傲气地询问了我。我含含糊糊、结结巴巴地介绍了自己。梦幻尚未使我摆脱神经紧张。瓦尔迪维亚。我出了财产登记处。阳光使我难以忍受。我不禁将云遮雾蔽的太阳——正因为如此，漏出来的也就更加炽烈——和对阴凉潮湿的花园的渴望牵绕在了一起。这渴望不为别的，只为了弄清楚阿米拉米娅是否还在屋里，那人为什么拒绝为我开门。然而，我必须尽早放弃那个使我夜不能寐的怪念头：在屋顶凉台上看到了兜里装过花瓣的同一件围裙，并因此而断定屋子里居住着我十四五年前认识的一个7岁的小姑娘……也许她已经有了女儿。对，阿米拉米娅，22岁，成了一个穿同样衣服的女孩的母亲。女孩长得像她，重复着同样的游戏，甚而去同一个花园亦未可知。于是乎，我又想入非非地回到了那个门厅。我揿了门铃，等待门后传来剧烈的喘息声。然而我错了。开门的是一位年近五旬的女人。她披着

大披肩，穿着黑衣服和平跟鞋，没有化妆，花白的头发搭拉在脖子上，似乎完全放弃了青春的幻想和装饰。她用近乎残忍的无动于衷的目光看着我。

——您是？

——瓦尔迪维亚先生让我来的。——我咳着，伸手抚摩了一下头发。我应该带上办公室里的那本笔记。我感到没有它我很难演好我的角色。

——瓦尔迪维亚？——女人慢条斯理地问我；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是的，这房子的主人。

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女人木然的脸上毫无表情。她不动声色地望着我。

——啊，是的；这房子的主人。

——我可以进去吗？……

我想，在那些廉价喜剧中，信使总是先跨进一只脚去，以免吃闭门羹。我也学着做了；然而，夫人闪到一边，朝许是车库的门后做了个请进的手势。里面是一扇装有玻璃的房门，木框已经退色。我一边踩着天井里的黄色瓷砖朝房门走去，一边回过头去向那小步跟在我身后的夫人问了句：

——往这儿吗？

夫人点点头，我这才发现她苍白的双手不住地播弄着一串念珠。告别童年之后，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念珠。我正要发表议论，夫人那果断而又有

力的开门动作阻止了无谓的交谈。我们走进一个狭长的房间，夫人赶紧打开窗门，但种在瓷缸和加固玻璃缸里的四棵常青植物挡住了光线，室内依然暗兮兮的。客厅里只有一张藤绷高背旧沙发和一张摇椅。诚然，令我瞩目的既非稀少的家具，也不是那些植物。夫人在坐向摇椅之前，先把我请到沙发上。

在我身边的藤条上，有一本翻开的杂志。

——瓦尔迪维亚先生说他有事不能亲自来。

夫人一声不吭地晃动着摇椅。我瞟着杂志上的喜剧动画。

——他让我转达对您的问候并……

我稍事停顿，等待女人作出反应。她依旧摇晃着。杂志被红铅笔涂过。

——……并请我转告您，他要打搅您几天……

我快速地用目光搜寻着。

——……得重新给这房子定价注册。好像有日子没评估了吧？自打……你们在这儿住了……？

是的，是扔在沙发上的那支秃头秃脑的口红。夫人笑了笑，或者说是用那双悠悠然的手播弄了下念珠：瞬刻之间，我感到那是一种面不改色的倏忽的揶揄。她还是默不吱声。

——……至少已经15年了，是吧？……

她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苍白的嘴唇没有一丝儿颜色……

——……您，您丈夫以及……？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一如既往的面部表情几乎是一种挑战，强迫我继续演下去。我们陷入了片刻的沉默，她播弄着念珠，我稍稍欠了欠身，把手帕搁在膝盖上。我站起身来。

——这样吧，我去取一下文件，下午再来……

夫人一边默默地点了点头；一边捡起口红和动画杂志，把它们藏到披巾的皱襞里。

四

场景并没有改变。下午，我一边拿着账本胡诌，一边装腔作势地表示要测定一下退色的旧地板的质量和客厅的面积。夫人摇着摇椅，手指肚不住地摸着 30 个念珠。我叹息着结束了客厅的测量工作，转而请求去其他地方看看。夫人把黝黑的长胳膊撑在摇椅上，站起身来，用披巾盖住狭窄的、瘦骨嶙峋的脊背。

她打开一扇装着有色玻璃的门；我们进了多少有几件家具的厨房。但那张四根棍子支撑的餐桌和周围的四张镀镍的仿豹皮椅子还远不及客厅里的家具。又是一扇铁栅窗，窗门紧闭，有时它或可照亮这既无斗橱又无托架、四壁空空的厨房。餐桌上只有一个塑料水果盘，装着一串黑葡萄、两个桃子和

笼罩着它们的一大群嗡嗡作响的苍蝇。夫人木着脸，袖着手，站在我的身后。鉴于这些地方不会有我想要知道的东西，我斗胆打乱了次序。

——我们可以上凉台看看吗？——我问道，——我想这是观测总面积的最好方法。

夫人看着我，微微闪光的眼神或可同房内的黑暗造成对照。

——干吗？——她终于开口说话了，——房子的面积先生应该知道的呀……瓦尔迪维亚先生……

房东名字前后的那些停顿最终显露出困扰夫人并使她出于自卫而求助于揶揄的某种迹象。

——我不知道——我强颜为笑，——也许是喜欢从上到下，而不是……自下而上。

我的佯笑逐步消失。

——您得听我指挥。——夫人袖着双手说：一枚银十字架坠到了她黝黑的腹部。

在勉强装出微笑之前，我被迫想到，我的表情在黑暗中毫无用处，毫无意义。我喀吧一下翻开浆糊凝结的笔记本，继续用最快的速度全神贯注地记下测估和数字，尽管我知道——我脸上的些微的羞惭和舌头的完全的打结告诉我——这出戏骗不了谁。当我在方方正正的纸上涂满了荒唐的符号、方框和代数公式之后，我不禁扪心自问：是什么阻止我开门见山地打听阿米拉米娅的消息，然后带着满

意的答复离去？什么也没有。但是我深信，这样做即便是得到了答复，也不会是事情的真相。陪伴着我的瘦削、沉默的女人的身影如果在大街上，将很难引起我的注意，然而在这座家具粗俗、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她便不再是城市中一张无名的面孔，而是一个神秘的交点。简直不可思议：对阿米拉米娅的回忆再一次激起了我幻想的欲望，我要继续遵循游戏规则，透过表面，透过拿念珠的女人在我面前设置的不期然的帷幔，找不到答案——也许它既简单又明确，既迅速又昭然——誓不罢休。也许我把古怪的女主人看得太古怪了。假如是这样的话，我只好陶醉在自己发明的迷宫中了。苍蝇在果盘上盘旋，然后叮在桃子的破口上——我假借看笔记，看到了——留在水果丝绒似的酸肉上的牙印。我没有朝夫人看，只一味地装作记笔记。水果被人咬过，但好像没有被人拿过。为了看得更准，我弯下腰，双手支撑在桌子上，伸出嘴巴，仿佛要重复那不用手拿的吃水果姿势。眼下，我看到脚边有一种奇怪的印子：我以为是自行车胎的印子。退色的地板上有两道车辙，橡胶轮胎的印迹来到餐桌旁边，然后折回，在地板上渐渐远去，愈来愈淡，直通夫人的脚下……

我合上本子。

——我们继续工作吧，夫人。

当我转过脸去时，发现她正双手搭在一张椅背上伫立着。前面坐着一位咯着黑色烟雾的男人，他驼着背，目光迷茫：眼睛藏在老龟脖子似的浮肿、下垂的皱巴巴的厚眼帘下。然而，它们似乎又注视着我。他颧骨突出，胡子拉碴的脸上坑坑洼洼的布满了灰色的皱纹，发青的双手藏在腋下。他身穿蓝色、粗糙的衬衣，头发卷得乱糟糟的，宛如爬满滨螺的舱底。他一动不动，惟有那曾经透过门缝领教的艰难的喘息是表明他存在的真正标志——仿佛呼吸正一次又一次地冲破满是黏痰的脓肿、耗损的闸门——。

我滑稽地嘟哝了一声“下午好”，便决定忘掉一切：神秘的线索、无聊的测量——阿米拉米娅。这条急喘的野狼的出现迫使我马上逃离这幢房子。我重复了一声“下午好”，意在辞行。可怕的乌龟脸堆起笑容，每一块皮肉仿佛都是易碎、腐烂的有色橡皮制成的。他伸展胳膊，将我阻止。

——瓦尔迪维亚四年前就死了。——男人用嘶哑、遥远的声音说，那声音来自五脏六腑，而非衰竭的喉咙。

由于那只有力的爪子拽住了我，几乎使我感到了疼痛，我对自己说，戏演完了。两张蜡塑、胶做的脸毫无表情地看着我，因此，我破釜沉舟，终于装作喃喃自语，说出了“阿米拉米娅”。

是的：谁也不再掩饰了。他使劲儿捏一把我的胳膊后颤抖着无力地松开手。他垂下手，然后又抬起来握住了搁在他肩膀上的那只蜡手：夫人第一次脸色慌张，两只眼睛像一对惊弓之鸟。她看着我，无声地抽噎起来，但僵尸似的面容却木然如旧。我想象中的幽灵突然变成了两个孤单、受伤、被人遗弃的老人。他们的手握在一起聊以自慰。这使我羞愧难言，无地自容。幻想把我带到了这个空荡荡的厨房里来，触到了囿于某种我无权过问的缘故而被排斥在生活之外的人们的隐私。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鄙弃过自己，因为我从未这么鲁莽过。任何举止都于事无补：接近他们？触摸他们？抚摩夫人的脑袋？为我的冒失赔礼道歉？我把笔记本装进西服口袋，把侦破故事的一切线索统统抛之脑后：动画杂志、口红、被人咬过的桃子、自行车辙、蓝色方形图案的围裙……我决定离开这座房子，一声不吭。老头儿的目光或许正透过厚厚的眼帘看着我。我听到了他吃力的急喘声：

——您见过她？

那个自然而然的过去时——也许他们天天都用——终使我幻想破灭。这就是答案。"您见过她？"多少年前？多少年过去了？我生活在这个世上，没有她——她早已死于我的遗忘。直至昨天，无能的记忆痛苦地使她复活。那双灰色、严肃的眼睛何时停

止了对永远孤寂的花园的惊喜？那对嘴唇又何时结束了哭相或因一本正经的庄重而被拉长的表情——而今我恍然大悟，阿米拉米娅或许预感到了生命的短暂因而才表现出对周围事物的敏感与神奇。

——是的，我们一起在花园里玩过。好多年了。

——那时候她几岁？——老头儿用更加微弱的声音问道：

——7岁。是的，顶多7岁。

女人的声音随着她的胳膊一起提高，就像是在哀求：

——那时候她长得怎么样，先生？告诉我们，那时候她长得怎么样？求求您……

我闭上眼睛：阿米拉米娅也只是我模糊的记忆而已。我只把她同她抚摩的、穿戴的、玩耍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是的，现在我看到她从山丘上下来。不，那不是土埰而是山丘。那是座野草葱郁的山岗，阿米拉米娅来来去去，踩出了一条小径。她在山岗上向我挥手告别，然后哼着小曲下山去了。是的，那是我视觉中的曲子、嗅觉中的图景、听觉中的滋味、触觉中的气息……我的幻觉……听见了吗？……她挥动手臂，哼着歌离去；她身穿白色的衣服，系着蓝色方形图案的围裙：……就是你们晾在凉台上的那条……

他们抓住我的胳膊，而我依然闭着眼睛。

——那时候她长得怎么样？

——她有一对灰色的眼睛，头发在阳光和树荫下变换颜色……

他们轻轻地拉着我，我听到了男人的喘息，听到了念珠的银十字坠和女人碰撞磨擦的声音……

——告诉我们，求求您……

——她跑着，风儿使她落泪；她走近我的板凳，脸上挂满了愉快的泪花……

我仍然闭着眼睛。我们开始上升。两级、五级、八级、九级，四只手搀着我跨上十二级台阶。

——她长得怎么样，是个什么样子？

——她坐在蓝桉树下，编织着树枝。她还装哭，以便我放下书本，向她走去……

铰链发出刺耳的响声。浓烈的气味压倒了一切，像黄色的莫卧儿皇帝占据了我幻想的宝座。气味像箱子一样沉重，像拖在地上的丝绸一样吱吱作响，像土耳其的权杖一样奢华，像深藏的矿脉一样阴暗，像一颗颗死亡的星星一样灿烂。他们松开手。老人们在我身边发出的是比恸哭更加强烈的颤抖。我慢慢睁开眼睛：让角膜晕眩的液体和睫毛的网状系统看到那个被大量淡红色花瓣的芳香笼罩的地方。如此众多的鲜花体现着毋庸置疑的生命的征候：砾芥的香甜、欧洲细辛的令人作呕、晚香玉的坟墓、栀子花的圣殿：火花四迸的巨大蜡烛，用炽烈的指甲勾

勒出没有窗户的小小卧房，映照着她那风干的蜡脸和一直铺垫到太阳神经丛中心的鲜花。然而，惟其如此，我才能凭借生命的太阳看到烛光后面鲜花簇拥的一大堆旧玩具：彩色的圈圈、瘪塌的球、透明的陈洋李、鬃毛蓬乱的木马、魔鬼旱冰鞋、瞎眼秃顶的布娃娃、掏空了锯末的狗熊、千疮百孔的橡皮鸭、被夜蛾吞食的小狗、被蚀蠹蛀蚀的绳子、装满了干枯糖果的玻璃瓶子、穿旧的小鞋、小三轮车——是三个轮子吗？不，是两个，但又不是自行车，因为轮子是并列的——、小皮鞋、小呢绒鞋。在我面前伸手可及的是纸花簇拥的蓝色纸箱上的小小棺材。这些纸花是生活中的石竹花和葵花、虞美人和郁金香，然而它们和白事花一起，是这间悼殇暖房里的干热杂烩中一部分。暖房中央是那口银色的棺材，棺材里面铺着黑色的绸布和白色的缎子，那张安详、静止、戴着花边发帽的脸庞平躺在绸缎上。脸上浮着玫瑰色红润，纤细的眉毛是用最轻的笔触描绘的，几乎和花园时节的面容一样健康。红红的嘴唇依然表情严肃，一如阿米拉米娅为了让我和她一起玩耍而在故意装怒。双手并拢，放在胸前，白面的脖子紧扣着一串和她母亲那一串一模一样的念珠。小寿衣是白色的，合体地裹着洁净、温顺、夭折的身躯。

两位老人跪在地上，啜泣着。

我伸出一只手，用手指抚摩我朋友的瓷脸。我感到了娃娃女王那冷冰冰的、画出来的五官。她统治着这个豪华的死亡宫殿。瓷器、面团和棉花。**阿米拉米娅不会忘记她的朋友。按我的图画来找我吧。**

我让手指离开假尸。然而我的指纹却留在了娃娃的脸上。

我感到有点恶心，胃里灌满了烛烟和这封闭的房间里的欧洲细辛瘟。我转过身来背对着阿米拉米娅的坟墓。夫人用手碰了碰我的胳膊。她眼神很夸张，但声音却低而平稳：

——别再回来，先生。如果您真的爱过她，就别再回来。

我握住阿米拉米娅母亲的手，用晕眩的目光看了看老头儿那深陷在两膝中间的脑袋。我离开房间，下了楼梯，穿过客厅和天井，来到街上。

五

假如不是一年的话，至少也过去了九、十个月。对那尊偶像的回忆已经不再使我惧怕。我忘记了花香，忘记了娃娃那冰冷的形象。真正的阿米拉米娅回到了我的记忆，虽说我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但却恢复了健康：公园，活生生的女孩，我的时间及少年读物战胜了病态崇拜的幽灵。生的形象压倒了

死的形象。我对自己说，我将永远和真正的、战胜了死亡丑角的阿米拉米娅一起生活。有一天我斗胆重温了那本方形笔记本里的所谓测量记录。阿米拉米娅的那张写着极糟的童体字和画着从公园到她家的地图的纸片掉了下来。我笑着将它拾起，咬着它的边儿想到，无论如何，可怜的老人们会接受这份礼物的。

我穿上西服，系上领带，吹着口哨。为什么不去拜访他们，把这张留着女孩笔迹的纸片交给他们？

我捷步跑向那座平房。雨点开始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神速地激起了充满腐殖质泥土味儿的潮湿祝福，催化一切植根泥土的物质萌发。

我按了电铃。暴雨愈下愈大。我继续按那电铃。有人尖声尖气地叫了声“来了”。我等待着拿着永远的念珠的母亲出来开门。我竖起西服领子。我的衣服、我的身体淋雨后无不改变了气味。门开了。

——您有什么事吗？您来了，这太好了！

轮椅上的畸形姑娘手握转扭，用难以捉摸的表情向我笑了笑。

弯曲的脊背使胸前衣襟上的白布成了一块身帘，然而蓝色方形图案的围裙却赋予了她几分妩媚。弱小的女人从围裙口袋里掏出盒烟来，迅速点燃一支，烟蒂被染上了橙色的口红。烟雾使她眨着漂亮的灰色眼睛。她理了理蓬乱的铜色短发，不住地望

着我，目光里含着责备与忧伤，同时也流露着渴望与眼下的惧色：

——不，卡洛斯，你走吧，别再回来。

与此同时，房子里传来了老头那愈来愈近的吃力的急喘声：

——你滚哪儿去了？难道不知道你不该去开门的吗？快回来！魔鬼的怪胎！你想让我再抽你一顿吗？

雨水从我的前额、面颊和嘴巴往下流淌。这时，连环画杂志从她恐惧的小手掉下来，落入泥泞的雨地。

两个埃莱娜

献给何塞·路易斯·奎瓦斯[1]

——我不懂，埃莱娜哪儿来的那些怪念头。她可从没受过那般调教。您也一样，维克托。然而，事实是婚姻使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对，毫无疑问，是婚姻。我以为我丈夫会因此而受到打击。那些思想令人难以苟同，尤其是在晚餐时间。我女儿清楚得很，她父亲吃饭时需要安静。不然，他会马上血压升高。医生警告过的。无论如何，那医生知道他在说什么，否则怎么好意思收每次200比索的出诊费呢。我恳求您找埃莱娜谈谈。她不听我的。请您转告她，我们可以容忍她的一切。她为了学法文而不顾家也罢，去那些尽是长发男人出没的阴暗肮脏的犄角旮旯看稀奇古怪的电影也罢，穿洋相百出的红

① 墨西哥当代画家，出生年月不详。

袜子也罢，我们都无所谓，但是教她千万不要在晚饭时间对她父亲说一个女人可以同时拥有两个男人、接受两个男人的献殷勤之类的话……维克托，为了您自己，您也该把您女人脑瓜里的那些怪念头掏干净喽。

自从她在一家电影俱乐部观看了《朱尔斯和吉姆》[①]之后，埃莱娜便见了鬼似地把争论带到了与她父母共进周末晚餐的餐桌上——全家人每周唯一的一次例行聚会——。出了电影院，我们驾驶着 MG[②] 去科约阿坎[③] 的瘦狗饭店吃夜宵。埃莱娜像往常一样，看上去美极了。她上穿黑毛衣，下着皮裙子，脚上是那双令她母亲反感的袜子。此外，她脖子上挂了一串金项链，坠子是玉做的，据一位搞考古的朋友说，上面镌刻着米斯特科人[④] 的死亡大公子。以往总是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埃莱娜今晚却神色慌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见了同来这个颇有些哥特式风格的餐馆聚会的朋友也不怎么搭理。我问她想要点什么，她默不做声；但转而又握住我的拳头，紧盯着我。我要了两份蒜拌黄瓜，这时埃莱娜甩了甩淡玫瑰色秀发，抚摩着脖子说：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是英文机枪和通用汽车公司的缩写，这里指老爷车。下同。
③ 墨城小区。
④ 墨西哥土著民族。

——维克托，雾的儿[1]，我第一次发现，你们厌恶女人是有道理的，我们生来招人嫌。我再也不想自欺欺人了。我发现厌女症是爱情的前提。我知道以前我错了，我越是贪得无厌，你就越恨我，同时又越想满足我。维克托，雾的儿，你得给我买一件仿古海军服，就像珍妮·莫洛[2] 身上的那件。

我对她说，这个想法很好，只要她继续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埃莱娜抚摩着我的手，莞尔而笑。

——亲爱的，我知道你还没想通。不过请相信，有朝一日，当你满足了我的一切欲望之后，你会自己去请求别的男人来介入我们的生活。你会心甘情愿地充当朱尔斯。你会请求吉姆和我们一起生活以分担我这盏耗油的灯。难道那个金发男人不是这么说的吗？我们要彼此相爱。怎么不呢？

我想，从长远看，也许埃莱娜的话在理。经过四年的婚姻生活，她明白，从小灌输的道德规范正在她身边自然而然地分崩离析，日趋消亡。而我始终喜欢她这一点：顺其自然。她从不因为一种规范而否定另一种规范，而是采取一种类似于广开门户的兼收并蓄，犹如童话故事里的秘密通道一般，每

---

① 日耳曼神话中雾神的子孙。

② 似是《朱尔斯和吉姆》中的女主人公。

一页提示的花园、洞穴、海洋，都和前一页的秘密通道有关。

——6年之内，我不想要孩子——有一天晚上，就在我们科约阿坎家中那个用五色斑斓的彩画和睡眼蒙眬的殖民地时期假面具装饰的黑咕隆咚的客厅里，我们欣赏着坎农鲍尔·阿德斯的唱片，她倚偎在我的腿上对我说：——你从不望弥撒，却没有人说三道四。以后我也不去了，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

在我们权作卧房的夹层阁楼上，晴朗的早晨会迎来火山顶上的灿烂晨曦。

——今天我要和阿莱汉德罗一起喝咖啡。他是个了不起的画家，我要他单独谈谈，请教几个问题，你在场他会感到拘束的。

当她走下通往我在狮子岭[1]兴建的一批未竣工住宅的台阶时，她说：

——我要坐火车在国内游玩10天。

到了下午，她在蒂罗尔咖啡馆匆匆喝完一杯咖啡，一边用手指和路过汉堡街的朋友打招呼，一边接着说：

——谢谢你带我见识了妓院，雾的儿，我几乎以为自己回到了图卢兹-洛特雷克[2]时代，就像莫泊

① 墨城小区。
② 图卢兹-洛特雷克（1864—1901），法国画家。

桑的故事一样天真。你瞧，眼下我已经知道罪恶和堕落之源并不在此，而是在别的地方。

在观看了私映的《毁灭天使》[1] 之后，她又说：

——维克托，道德给予一切以生命，非道德给予一切以毁灭，是这样吗？

这会儿她嚼一口三明治追问道：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如果**三人婚姻**[2] 能给予我们以康健愉悦，使我们比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活得更好，那就是道德，对不对？

我一边吃一边表示赞同。又高又长的铁箅子上，烤肉的吱吱声不绝于耳。好几位朋友静候他们的肉片烤到所希望的程度后过来和我们坐到一起。埃莱娜于是又笑逐颜开，恢复了常态。我不怀好意地瞄着每一个朋友的脸，想象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住进我家，给埃莱娜一份因为我山穷水尽、精疲力竭而无法给予的温柔、鼓励、激情或智慧的情景。我看到这张面孔正聚精会神地听她说话（而我却时有厌倦之感），那位正热情洋溢地替她填补思想的漏洞（而我却希望她语无伦次），另一个正煞有介事地提着自以为既得体又具启发性的问题（而我则从不动用语言，我用动作或传心术使埃莱娜冲动）。我感到

① 墨西哥影片，1962 年出品，导演是路易斯·布努埃尔。
② 原文为法文。

了莫大的安慰，我对自己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所能给予的充其量不过是我和她生活到了穷途末路之后的一碟饭后点心，一针强心剂，一种追加物。提问的那个梳着林戈·斯塔尔式发型，既得体又具启发地问她为什么还继续对我忠贞不贰；她回答说如今时貌不忠，就像过去每周五要领圣饼一样。说罢她转过脸去。填补漏洞的那位伸着乌龟似的脖子，对埃莱娜的回答作了阐释并补充道，毫无疑问，我妻子的意思是：而今却是成了叛逆姿态。全神贯注的家伙，身穿笔挺的爱德华兹[1]式西装，则一味地用企盼的目光斜视着埃莱娜，希望她继续说下去：他将洗耳恭听，永不怠倦。埃莱娜举起双臂，向招待要了杯速溶咖啡。

我们手拉手，漫步在科约阿坎蜡烛树荫下的石子路上，感受着那势欲点燃我们衣裳的炎热的白天和那下午雨过天晴，令我们双目增辉、神采飞扬的潮湿夜晚的强烈反差。我们喜欢散步，默默地，耷拉着脑袋，手拉着手。蹀躞在从一开始就成为我们趋于同化的交点的那条古老街道。对此，我记得埃莱娜和我从来都是心照不宣的。没有明说的必要嘛。不消说，我俩乐于览古怀旧，仿佛一心要把过去的事物从痛苦的忘却中解救出来，或者通过我们的接

① 似指爱德华兹八世（1894—1972），英国国王。

触使它们获得新生；或者通过我们的寻觅以及用我们的家为它们提供适当的位置、光线和环境，使我们最终也不至于被未来所遗忘。于是便有了雕刻着血盆大口的狮子门锤，它是我们从洛斯阿尔托斯的一个庄园里弄来的，每当我们进入门厅的时候，就会抚摩到它；尽管每抚摩一次，它就会损耗一分。便有了花园的那尊石十字架。在黄色灯光的照耀下，它所代表的四条河流汇集了无数颗心脏的血液，而掏心的手或许就是雕琢这块石头的手。也便有了那些废弃多时的旧游艺场的黑色旋转木马和那些双桅船上的船头饰；要不是船架漂到了趾高气扬的白鹦鹉和奄奄一息的海龟充斥的某海滩，它还将继续藏身海底。

埃莱娜脱掉毛衣，点燃壁炉；与此同时，我找来几张坎农鲍尔的唱片，倒了两杯洋艾酒，然后躺在地毯上等她进来。埃莱娜把头枕在我的腿上，吸着烟，和我一起欣赏埃尔马诺·拉蒂夫悠扬的萨克管演奏。我们在纽约金虫子音乐厅见过他，当时他穿着迪斯雷利[1] 式长衫，活像个刚果巫师，肿眼泡覆盖着蒙蒙眬眬的、非洲王蛇似的小眼睛，斯文加利式的八字胡子及深紫色的嘴唇和萨克管连在一起，

① 似指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1874 年至 1880 年任英国首相。

使他变成了口才非凡的哑巴并迥异于他平素无疑喑哑而又难听的结巴。悠扬的音符，如诉如泣，却终究因为他的追求与摹拟过于腼腆和古怪而言不尽意。然而它构成了他的魅力，吸引了我们的感官，令我回味，因为拉蒂夫的乐器所发出的归根结底是一种纯粹的预示、前奏、近乎终局的欢愉，但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成了终局本身——没有终局的终局。

——美国黑人干的那些事情是要用小木棒掀翻白人的双轮马车——当我们在她父母家餐厅的巨大的奇彭代尔[①]餐桌边按固定位置坐下后，埃莱娜这么说。——黑人的爱情、音乐和活力迫使白人改变态度。你们想想看，如今白人在生理方面追求黑人，因为他们终于明白，黑人对白人的追求只是精神方面的。

——不过，谢天谢地，这儿没有黑人——白天在这幢位于罗马斯岭[②]的高墙深院里充当园丁的印第安小伙子给他盛了一瓷碗热乎乎的大葱土豆汤，埃莱娜的父亲喝后紧接着说。

——话可不能这么说，爸爸。这好比爱斯基摩人因为自己不是墨西哥人而感谢上帝。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不可移易。有趣的是当我们与怀疑我们的

---

① 奇彭代尔（1718—1791），英国设计师。
② 墨城一富人区。

人接触时会怎么样。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他们，而我们之所以需要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屑于我们，和我们格格不入。

——得了，吃饭吧。这些交谈一周比一周愚蠢了。我只知道你没有和黑人结婚。不是吗？伊希尼奥，把辣馅饼[1] 端上来。

堂何塞得意扬扬地望着埃莱娜、我和他夫人。埃莱娜的母亲堂娜埃莱娜为了制止这种无聊的争论，叙述了一周来所做的历项工作。我看着这方方正正的房子里的玫瑰枝色锦缎家具、中国瓷瓶、纱窗帘、小羊驼皮地毯以及在巨大的窗户外面的峡谷中婆娑起舞的蓝桉。当伊希尼奥给他盛辣馅饼时，堂何塞微笑着，绿色的小眼睛充溢着近乎国庆的喜悦。我看到过他的这种表情，那是在 9 月 15 日[2] 总统挥舞国旗的时候，当然，使他动情的原因并不完全一样——那时他的眼睛更加湿润——，因为这会儿他正坐在他的自动电唱机前抽雪茄，倾听着波莱罗舞曲。我的目光滞留在堂娜埃莱娜苍白的手上，她一边播弄着面包屑，一边数说着我们最后一次告别以来所忙碌的一应事务。我仿佛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她瀑布似的匆匆步履：玩牌戏，探望贫困儿童诊疗所，参

① 专指玉米面辣椒肉馅饼。
② 墨西哥国庆节。

加九日祭和募捐舞会，寻找新窗帘，和女佣怄气，与朋友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以及其他渴望已久的种种应酬，如拜望神父啦，探望婴儿啦，拜访时装设计师啦、医生啦、钟表匠啦、面包师啦、木匠啦、裱装师啦等等。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苍白、修长、抚爱的手指用面包屑做出一个个小球。

——……我对他们说，别再问我要钱。因为我不是当家的。我说我很乐意送他们去你父亲办公室，交由他那儿的女秘书去处理……

……手腕细极了，动作有些呆板，雕有马槽里的基督、罗马教皇大赦年纪念和肯尼迪访墨图案的铜手镯、金手镯随着堂娜埃莱娜玩面包屑的姿势不住地碰撞在一起，发出悦耳的叮当声……

——……你说说看，难道给了他们道义上的帮助还嫌不够？星期四我找过你，想叫你一起去看《迪亚娜》的首映式。为这我还特地派司机一早去排队买票来看，你想象得出首映式的票有多难买……

……胳臂却是丰润的，皮肤也晶莹透明。透过白皙光洁的表层组织，密密麻麻的血管编织勾勒出另一个身躯，仿佛玻璃的一般。

——……我邀请了你表妹桑德丽塔，所以就开车去找她，结果在那里逗初生的婴儿玩了。真可爱。她很生你的气呵，说你连个贺喜的电话都没有打。打

个电话对你毫无损失，埃莱妮塔[1] ……

……黑色大领口的窄花边紧绷着高高隆起的乳房，令人想到新大陆新捕获的新动物……

——……说到底，我们是自家人。你总不能无视你的血缘关系吧。我希望你和维克托能参加孩子的洗礼。订在下星期六。我已经帮她选购了烟灰缸，到时候每人送一个。你瞧瞧，我们聊呀聊的，错过了时间，电影票作废了。

我抬起头。堂娜埃莱娜正注视着我。她随即垂下眼帘，叫我们去客厅喝咖啡。堂何塞起身告辞，躲到图书馆去了，那里有他的自动电唱机，可以随心所欲地听他喜欢的唱片，所要做的只是往里面塞一枚二十生太伏大小的硬币。我们坐下来喝咖啡，远处传来了**自动电唱机**[2] 的咕噜咕噜声和随之而来的乐曲《当我们……》。堂娜埃莱娜打开电视机，但却没有放声音。她用手指在嘴上无声地嘘了一下。我们看到一个有关寻宝的无声节目：一本正经的节目主持人指挥着五位参赛者——两个神色紧张但却笑容可掬的小姑娘，一位举止端庄的家庭主妇和两个肤色黝黑、神情忧郁的中年男人——一齐向藏在堆满花瓶、卡通和音乐盒的书房冲去，以寻找一张支

---

① 埃莱娜的小词。

② 原文为英文。

票。

埃莱娜笑了笑，她坐在我旁边；屋子里一片漆黑，脚下是大理石地板，周围是塑料鲣鸟。不知道她打哪儿挖出个与我毫不相干的绰号来，做着语言游戏、抚摩着我的手说：

——雾的儿。看不见露儿。雾儿蘑菇儿。雾儿笼罩女儿。

灰色的、带条纹的、扭曲变形的人物在我们眼前寻找宝藏。埃莱娜蜷曲着，打着哈欠，任鞋子掉到地毯上。与此同时，堂娜埃莱娜趁着黑暗把两只眼圈儿深深的黑眼睛睁得大大的，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然后跷起二郎腿，把裙子拉平了盖住膝盖。从图书馆传来了悠扬的波莱罗舞曲："我们，如此相爱"，或许还夹杂着堂何塞饭后小憩的鼾声。堂娜埃莱娜把那对黑黝黝的大眼睛从我身上移开后转向窗门外摇曳的蓝桉。我随着她的目光望去……埃莱娜枕在我的膝头上，打着哈欠，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我抚摩着她的脖子，我们身后，峡谷像一道野性的伤痕劈开了查布尔特佩克的罗马斯岭，仿佛隐藏着神秘的光源，衬托着游动的黑夜。树干弯曲了，弄乱了苍白的冠发。

——你还记得委拉克鲁斯[1]吗？——母亲微笑

① 墨西哥港口城市。

着问女儿，然而两眼却紧盯着我。埃莱娜喃喃地回答说是的，继而躺在我腿上继续打盹。我接过话头说：

——可不，我们一道去过好几回呢。

——您喜欢那儿吗？——堂娜埃莱娜把伸出的手收到裙兜里。

——很喜欢——我说。——据说那是最后一座海港城市。我喜欢那儿的饭菜，那儿的人。我乐于在那些门廊下一连呆上几小时，喝着咖啡，品味着小面包，优哉游哉。

——我就是那儿的人——夫人说。于是我第一次发觉了她的酒窝。

——是的，我知道。

——可我已经没了口音——她喜笑颜开，露出了牙床。——我结婚22年了，在墨城住长了就没了乡音。您认识我那会儿，我已经步入成年了。

——大伙儿都说您和埃莱娜长得像姐妹俩。

她嘴唇皮很薄但却很厉害：

——呵，不。这会儿我倒想起了墨西哥湾的那些暴风雨之夜。您知道吗，太阳仿佛不甘示弱，愣和那风暴搅在一起，把世界照得绿黝黝、白兮兮的。我躲在窗后，等待暴雨过去，都快要窒息了。热带的雨非但一点儿也不凉爽，反而使天气变得更加闷热。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风暴来临，佣人总爱关

闭门窗。让风暴冲入洞开的窗户，兴许还很好玩呢。

我点燃一支烟。

——是的，暴风雨会带来浓郁的气味。大地就不再是烟叶、咖啡、瓜果……的芳香。

——还有卧室……——堂娜埃莱娜闭上了眼睛。

——什么？

——那时的卧室是没有壁橱的——她伸手抚摩了一下细细的鱼尾纹。——每个房间里只有一个衣柜，女佣们惯于在衣服中放些月桂叶、牛至叶什么的。此外，太阳总也晒不干某些犄角旮旯。所以，总有一股子……怎么跟你说呢？霉味儿，苔藓味儿……

——是的，我能想象得出。我从未在热带生活过。您很怀念那儿吧？

这时，她手腕摩擦着手腕，亮出了暴满的青筋。

——偶尔罢了。我已经难得怀乡了。我18岁结的婚，可人们已经拿我当老姑娘了，想想看。

——所有这些都是谷底的神秘光线使您产生的联想吧？

女人站了起来。

——是的。那是上周何塞命人安装的聚光灯。看上去很美，是不是？

——我看埃莱娜已经睡着了。

我在她鼻子上弄痒痒，埃莱娜醒了，我们驾驶

着 MG 回到了科约阿坎。

——很抱歉，又让你跟着受罪了——第二天一早，我正要出去工作，埃莱娜对我说。——没办法。总得通过什么方式和家人、和他们这种资产阶级生活保持往来吧。只当是一种有意的对比吧。

——今天你干吗？——我一边问，一边卷起图纸，拿起包。

埃莱娜咬了一口无花果，袖起双手，朝我们从瓜纳华托[1] 找来的斜眼基督伸伸舌头。

上午我得画画，然后带着我的新作去找阿莱汉德罗吃饭。就去他的画室。对了，画室盖好了，在附近的奥利瓦尔德洛斯帕德雷斯。下午我要去上法语课。也许再去喝一杯咖啡，然后去电影俱乐部等你。今天上演西部传奇《贪夜》。明天我约好要和那些黑人小伙子见面。他们是黑色穆斯林[2] 的，我急于想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想得都要发抖。你想想看，我们只是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他们的报道。你有没有面对面地和哪位美国黑人说过话，雾的儿？我警告你，明天下午可不须你找我的麻烦。我要关起门来好好读一读内瓦尔[3]。胡安也甭想用他的愁

① 墨西哥地名。
② 指美国黑人穆斯林组织。
③ 内瓦尔（1808－1885），法国后期浪漫派作家。

女黑太阳[1]来吓唬我，说什么他是个绝望的鳏夫。我已经把它劈成两半了，明晚再洗一洗。这样就可以戴到化装舞会去"闹一闹"了。我们得穿上墨西哥壁画似的衣裳，给它来个别出心裁。而且这事得马上着手。维克托，雾的儿，给我买些鳖鸟回来。如果你愿意，也尽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凶残的殖民者阿尔瓦拉多[2]；此人在占有印第安妇女之前，先要用烙铁在她们身上烙下印。

——呵，萨德[3]，你的鞭子到哪里去了[4]？

——噢，对了，星期三美术宫有迈尔斯·戴维斯的演出。虽说有些不合时宜，但毕竟能使我产生好多荷尔蒙。别忘了买票。回见，亲爱的。

她在我脖子上吻了一下；而我却因为手里拿着图纸，未能拥抱她。我发动了汽车，脖子上残留着她的无花果香，脑海里浮现着套着我的衬衣的埃莱娜：衬衣没有扣扣子，只是在肚脐眼上打了个结；裤子紧绷绷的，像斗牛服。她赤着脚，正要……读诗还是去画画？我想到，我们马上就要一起外出旅行。我们的关系比任何时候更加密切。我开到外环路。天知道我为什么不走通向狮子岭的阿尔塔维斯塔路而

---

① 原文为法文，这里指假面具。
② 阿尔瓦拉多（1485—1541），西班牙殖民者。
③ 萨德（1740—1812），法国作家，以写迫害狂闻名。
④ 原文为英文。

驶入了环岛、加快了车速。对了，有时候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想一个人逛逛。如果有人揿喇叭抗议，我会付之一笑。告别了埃莱娜，但她的形象或可在我脑海里徘徊半个小时。她的自然，她的金色皮肤，她的绿色眼睛，她那永无止境的求谋以及她的自以为是——总以为我在她身边幸福得很，总以为没有人能比我更幸福，只因为她如此活泼、现代，以至于……以至于……以至于给我以诸多的补充。

我驶过一家玻璃作坊，一座巴罗克教堂，一个滑车场和一个羽杉林。补充。哪儿来的小词儿？我绕石油纪念碑的喷泉兜了一圈，尔后便驶上了改革大道。所有车辆都下坡向远处那无形而又令人窒息的面纱笼罩下的市中心驶去，唯独我正吃力地爬向查布尔特佩克的罗马斯岭。此时此刻，男人们外出工作了，孩子们进了学堂，这儿成了女佣和太太们的天下。毫无疑问，我的另一位埃莱娜，我的补充，正在温暖的床上把我期待：惶恐不安，眼圈发黑，双目睁圆，白皙、成熟、肉感的躯体散发着芳香，一如热带雕花立橱里的衣裳。

艳　　福

献给加西亚·马尔克斯[1]

阿莱汉德罗一直住在旅馆里。自从他22岁那年来到科阿维拉[2]，就把同时拥有一间方便、明亮的工作室和一间简朴、阴暗的旅馆房间作为调节工作和生活的方法。在工作室，他可以邀请各种朋友和同行；在旅馆里，他只和女朋友幽会，这样就不至于发生断路：他很快便发现她们常常也即前者的夫人或对象。阿莱汉德罗并不比别人多一分虚荣，他有时会对着镜子，做着鬼脸——许多人觉得他像年轻时的彼得·洛雷[3]——，问自己为什么这么讨女人喜欢。

①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哥伦比亚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 墨西哥城地名。

③ 法国画家，生卒年月不详。

——魔鬼成了时尚。——青年评论家罗哈斯笑着对他说，——卡洛夫、卢戈西以及你的那些洛雷的化身具有返朴归真的魔力。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令人回味无穷：用极端的象征鞭笞丑恶（诸如杜塞尔多夫的吸血鬼、木乃伊和色情狂）。而今，无论哪个不爱理发的小青年都有一个比皮朗·钱尼的假面具更为丑恶的内心世界。此外，女人们正巴不得某位中产阶级吸血鬼半夜里爬到她们身上去吸吮她们的血液呢。这就是说，接受魔鬼的最大威胁——玷污清白——成了何乐而不为的美事。

阿莱汉德罗没有笑。他继续埋头作画，连看都没有朝罗哈斯看一眼。他朋友的观点无可厚非，但时间不够准确：罗哈斯的女人利贝尔塔从不在下午7点之后去阿莱汉德罗的房间。艺术家用深赭色在画布上抹了一笔，想到那年轻的夫人是个氧气癖：仅仅两个月的充满气流的爱情给他留下的唯一结果是一场严重的肺炎。阿莱汉德罗叹息着离开了画架，转过身去。背后，11点的阳光，与其说是真实的倒不如说是艺术的，正还因工业污染而厚厚地罩了一层烟雾的墨西哥山谷以明净。这儿，在奥利瓦尔德洛斯帕德雷斯岭上，每天早上空气清新，然而几个小时后，山谷的烟雾、3月的烟尘就会慢慢上升。它是一个被抽干、被蹂躏的大湖对人们的无情报复。他

在自画像的眼睛里发现了蛋头怪那冷峻、炽烈的滑稽目光，这是因为自打他看到《奥尔拉克之手》后，满脑子都是幼时的恶梦。

——瞧你的夸夸其谈都使我干了些什么！——画家嚷嚷着。罗哈斯伸出胳膊，求他不要作任何修改（一个评论家的请求对他的一抹产生作用还是头一次）。他对阿莱汉德罗·塞维利亚的新自画像的诠释是：怪诞、创新，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壁画的叛逆者，重新发现印第安雕刻粗犷、冷峻风格的第一位墨西哥艺术家。

——你还记得你最初的作品吗？——罗哈斯微笑着说，——二流的西盖伊罗斯①，大家都这么认为。我总是说，塞维利亚见到过科阿特利奎②，懂得墨西哥的原始性，它是我们生活中一片未被西方玷污的小小处女地。你还记得那篇文章吗？

阿莱汉德罗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闭上眼睛，用手指抚摩着画布，最后用食指蘸上一滴普鲁士蓝墨，把它轻轻地点在画面的眼睛上：于是画中的他望着他，渐渐地，它们笑他想起了一个又一个女人，黑的黑得像教堂的石头，白的白得像山顶的晨曦：呵，墨西哥女人，积淀、迸发着多姿多彩的热带雨林气

---

① 西盖伊罗斯（1898—1974），墨西哥壁画大师。
② 阿兹台克神话中的死亡女神。

息，是捕猎的猫，具有非凡的胴体。

他抚摩着他那双幽灵般的眼睛说：

——好吧，不叫你洛拉。

——别这么说，我本来就不是洛拉。你想，我从未有过自我，也从未把你称作“阿莱汉德罗”，对吧？你是我的欢乐，我是你的生命。叫我力量吧，我也这样称呼你。

——OK，力量。

玩笑的残酷开始溶入肉体的真实：

——你不想说点什么吗，路佩？我就喜欢你这样。你在做你该在做的。自从我认识你，自从你跟着我来到我的房间，你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直都是默默无言的，你知道吗？你的聪敏使你变成了哑巴！假如你能说话，路佩，你会说这些东西多么愚蠢！就这样，就这样，神奇的肉体，布满神经的皮肤。你的眼睛多么明亮！你是柔软的宝石，你是理想的女神，沙[1]，从不使我走神，而只会让我心满意足……

她遥远、微笑的目光里，最终透露出了内心的淫邪，尽管由于表面的残酷，它不易被人发现：

——我以为你天真到了极点。大伙儿都说你有点傻。

——我当然很天真，阿莱汉德罗。然而又有什

① 古波斯君王的称号。

么比天真更腐化的呢？

——过来，让我看看有没有可能揭开你那黑色的面具。你这许多东西是从哪儿学来的，阿德拉？

——我常常偷看我妈。她更能行乐，尽管那时行乐即为罪孽。

——教育万岁！

——反蒙泰索里[①] 之意而用之，亲爱的。

他下意识地挠了挠脸。

——你总像个紫脚大王。——评论家笑着打量了画家一番，仿佛要牢记他的那双紫色矿工靴、那条黑灯芯绒裤、那件蓝色混纺衫、那头金色短鬈发、那双惺忪突出的眼睛、那个短鹰钩鼻子和那两片弯曲的厚嘴唇、那张狡诈而又奇特的面孔。

如今他住在奥利瓦尔德洛斯帕德雷斯，附近有片松林墓地。他的家表面上很简陋，平顶，粉刷的墙壁，但屋内隐藏着许多摩尔式柱子，而且柱墩上有黑色木雕和丰富的基切陶器、奥尔梅克塑像和纸板犹大（过滤着粉墙外的强烈光线并使它通过精确的孔隙进入室内）。

63 年画展后，他离开了旅馆。每次展出新作之后，阿莱汉德罗都会得高烧晕厥症。而今面对此症复发的危险和说他艺术衰退的谣言以及避免二者发

---

① 蒙泰索里（1870—1952），意大利著名教育家。

系列形同嘴巴和眉毛的曲线，使画家直感到恶心。他倒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一边呻吟着——“你走吧，求你了，走吧。我很不舒服。现在我不能”——，一边企图寻找那内心的镜子，在那里，女人们不是阿莱汉德罗·塞维利亚的隐秘的潜意识的延伸，就是他的可视的艺术观的映象。他徒劳地寻找着热恋的艺术家与瘦小的、饶舌的、如此显然地开放着的女人之间的联系，而她正一味地用抚摩追逐他。她跳到他身上，对他说，自从有了维克托里亚·奥坎波[①]之后，阿根廷知识妇女中就再也没有人慑服于西班牙世界陈旧的封建礼教了。

——切[②]，让我给你来点刺激的，好吗？

阿莱汉德罗发出一声喑哑的叹息声，就任她摆布了。

当他醒来时，杜尔塞用床单裹着身躯，已经要来了一份可怜的大陆早餐，而且把牛角面包泡进了奶油咖啡里，阿莱汉德罗汗流浃背，不想听她瀑布般的唠叨——杜尔塞原以为很难进入房间的，没想到看门人为她提供了一切方便（于是女人们进进出出，仿佛领薪的高乔人[③]）。——她连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切竟如此完美：他一动不动，她主动出击，所

① 奥坎波（1891—?），阿根廷女作家。

② 阿根廷人对朋友的称呼。

③ 多指19世纪及19世纪以前的阿根廷牧民。

需要的只是廉耻二字；因为一个是十足的男人，一个是十足的女人，男人做男人要做的，女人享女人该享的；她是女权主义者，是现代女性；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晚上；气氛是恬不知耻的、随心所欲的和文明开化的，使她想起了《上气不接下气》[①]中的作爱场面。

——墨西哥没演过这电影？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比墨西哥欧化。

阿莱汉德罗闭上眼睛，杜尔塞替他往脖子下和胳臂下塞好枕头。他默默期待着女人离去，时而睁开左眼，时而睁开右眼。阿根廷女人进了盥洗室。她将穿上衣服，然后离他而去。然而她裹着被单出来了，手上拿着口红。她微笑着，像个小巧玲珑的梦交鬼：她卷了几个长长的鬓发卷儿，用丝绒扎起来贴在苍白的面颊上。她爬上一张椅子，开始在墙上胡涂乱画。阿莱汉德罗睁开眼睛嚷道："别，别。"小女人正在用口红写诗，写海誓山盟，写十一音节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歌谣："侬"（阿莱汉德罗·塞维利亚）和"脓"（杜尔塞的强求）押韵，"侬痴？"（无用的问号）同"下次"（要命的预示）押韵。画和镜子掉下来了，诗歌从这堵墙壁爬到另一堵墙壁。阿莱汉德罗嚼了好几片阿司匹林，他摇着头，不愿接

① 法国影片。

受眼前这可怕的现实。他高烧不退，浑身冒汗，眼前出现了一幅幅新的构思。侬，侬痴，下次，脓……罗哈斯拿着剪报闯了进来。女侏儒对他说“再见，矮马”，然后继续在墙上作诗。末了，她疲惫不堪地钻进了阿莱汉德罗的被窝。

——把她弄走，把她弄走。——画家艰难地嘟囔着。

杜尔塞在被窝里挑逗他，罗哈斯念着关于画展的评论，阿莱汉德罗发出了松鼠遭践踏时所发出的凄厉而又短促的叫声。

3 天后，杜尔塞·库内奥被内政部驱逐了；阿莱汉德罗眼圈发黑，成了哑巴。他赔偿了污损，离开了旅馆，在奥利瓦尔德洛斯帕德雷斯购买了一块地皮。

之后他的房子开工了，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对建筑师波耶尔的信任使他有机会经历了福楼拜所说的“最大的放松”，然而，对阿莱汉德罗而言，为期 8 个月的旅行首先意味着难以忍受的各种饭店，令人厌倦的食品，没完没了的小费、旅馆伙计、餐厅招待和出租车司机；其次是模糊不清的市容，免于遗忘的古老街道，诸广场上身穿王尔德式服装的嬉皮士男女，激动人心的巴黎之行，从高高的阳台眺望日耳曼大街、拿破仑大道、塞纳河大道和布利克大街的周末之夜及迷人的现代假面舞——黑人、犹

太人、异教徒及流亡者想象中永恒的普利茅斯岩上的清教徒——；再次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有意糊涂的、眯着眼睛朦朦胧胧观看的每天两三场电影——《沙约宫》、《电影学院》、《纽约人》，等等——和一个像安东尼奥尼[1]那样说话的巴黎女人（“我知道我永远不会爱你。今年我不能爱你。明年嘛，也许。但那时我已去了马拉加[2]。这不是真的。我们出去走走好吗？如果你感到很无聊，我可以马上爱你”）、一个像D. H. 劳伦斯那样说话的英国女人（“你腿缝里夹着**南方**，眼睛里含着**金色**，血管里涌着祭祀太阳、浇灌薄雾的墨汁。躺在地毯上，阿莱克斯[3]”）、一个像杰克·理查森那样说话的纽约女人（“阿莱克斯[4]，既然你可以做我的父亲，我哪儿也不去了。来，再加把劲。呵，不是那儿，你别这么呆板。这下对了，不过想保全名声，就得善始善终”）。**黑啤酒使你健康。迪迪博·迪博内。停一停，喝一杯再走。我理解你！别让工作毁了你！从善如流。超级啤酒。金色尤物。**[5]**墨西哥在阿纳瓦克**[6]**基础上建立社会民主和正义。**[7]

---

① 安东尼奥尼（1912—　），意大利导演。
② 西班牙地名。
③④ 阿莱汉德罗的小化词。
⑤ 各色英、法文广告。
⑥ 标语。
⑦ 标语。

出租车从机场驶入宽阔、孤寂的大街，一路上弥漫着早晨的烟雾和玉米饼的焦香。阿莱汉德罗在墨镜后面挤了挤眼。

出租车在一幢新宅前停了下来。他把帆布箱扔在地上，绕着奥利瓦尔德洛斯帕德雷斯的封闭、雪白的新家转了一圈。

罗哈斯袖着双手，惊讶地望着那副新调色板和那些纯红色、纯黑色、纯白色、纯铝灰色颜料。

——你看了很多电影？

阿莱汉德罗看着洁净的画布，挠了挠脖子。

——运动美，你懂吗？它不像舞蹈是象征性动作。不，不，不。感谢电影，使真正的运动成为艺术：开门，漫步街头，用勺子搅动杯中液体，这才是艺术，罗哈斯。自然与虚构在电影中合二为一。无须再挖空心思。外部世界和艺术世界一模一样。你大可不必因为不懂你眼前的艺术而进行社会学的阐释。一切都结束了，诠释见鬼去吧。作品即现实，而不是什么象征、表现或所指。怎么可能？我会有办法的，罗哈斯。

阿德拉找来了。

——你知道哪儿有吃的，美人。冰箱里有现成的肉饼馅三明治。如果你愿意，可以听听我带回来的唱片。盥洗间在里面。酒瓶在工作室的百叶窗后面。好好玩吧。我去睡一会儿。

他咬着指甲，很不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初稿。

——我必须按计划完成它，罗哈斯。你知道吗，我发现多少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用眼睛作画。一切都是视觉的。你知道这有多么局限。线条、色彩、立体感、视角、明暗效果，或者几何方法、印象、形式；总之，一切都是视觉的，好像我们没有其他感官似的。我起誓，我恨我自己。我用了11年时间才发现这一点。从焦托[①]到蒙德里安[②]，全部是没用的家伙：全都只会用眼睛，把绘画变成了小拉撒路[③]。然而，俄狄浦斯惟有在双目失明之后才懂得了一切。难道不是吗？他目光炯炯的时候却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我要戳瞎双眼，开始真正的绘画。

路佩回来找他。

——喂，约翰尼·贝林达，到厨房来吧。是的。上午干吗？看着，重来一遍。怪了，你好像在自言自语。赞美耶稣基督。来吧，得自己做早饭。把橙子切开。很好。现在让你做难一点的，打鸡蛋。对了，用力，使劲儿打。太棒了。现在烤面包。在铁篦子上。切得方方的。打开食品盒。住手，路佩！是这样。哑巴，哑巴，哑巴。

画面充满了夜间的灯光：漆黑的高楼上是一片

---

① 焦托（1266—1337），意大利哥特式风格画家。

② 蒙德里安（1872—1944），荷兰新造型主义画家。

③ 西班牙古典文学名著《小癞子》中的主人公，曾替瞎子领路。

广告的森林。

——我知道它不好。别这么看我。等一等。必须把答案藏到最后。人们用了多久才发现塞尚[1]的锥体和球体原来是梨头和苹果？用了多久才知道瑟拉[2]的点是海滩、莫内[3]的光是车站？我知道画一家工厂是不足以表现工业社会的。我知道这幅画着肥皂和啤酒广告的夜景不足以……等一等，罗哈斯，请等一等。我先得这么来一下，以便后来消除所有虚假的戏法——回忆啦、时间啦、天使报喜啦……我必须取消所有这些。从今以后我否认绘画进步说，尽管高雅的情趣促使你继续用“介入”、“传统”或“回忆”、“时间”之类的术语把作品视为可解释客体。我否认。等一等。

洛拉也回来找他。

——闭上你的嘴。如果你再说我们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我就撕烂你的脸。跪下，吻我的手。可恶的橡皮玩具。你以为我让你进屋是为了听你的愚蠢想法吗？抬起头来。看着我。你想干什么？用我的经历或者用我们的亲身经历画画？你以为你可以成为我的灵感或者我的激情？得了吧！你只能分散我的注意力，你只能阻止我发疯或者自杀。我和你

① 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
② 瑟拉（1859－1891），法国画家。
③ 莫内（1840－1926），法国画家。

同床是为了不使自己被阉割或颤颤悠悠地跑去见精神病专家。我和你、和路佩、和阿德拉同床是为了把我的精力宣泄在你们身上，以阻止我自己毁了自己的艺术。你知道吗，每次作爱、说同样的话、把同样的动作看作是新的开始，对我而言是多么困难？躲避父母、兄弟和丈夫？别以为我会用我的耳朵去玩凡·高的游戏[①]。剥掉衣服，快点，用爱情来保护我。你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你不会给我添任何麻烦。

他把手放在嘴唇上，双目生辉地离开了第二张画。

——现在你知道了吧，罗哈斯？以前我想我俩有可能创造出神圣的艺术，于是我的作品无不是对黑暗、对隐秘和赦罪的表现，也即你说的科阿特利奎在她的当今王国、特斯卡特利波卡[②]在他的某个酒窖、西佩·托台克[③]在走向死亡的卡车里。这不是真的，罗哈斯，我起誓。唯有大自然成为威胁的时候，艺术才可能是神圣的。只有在那个时候，人们才需要一个天堂和一个地狱——脱离现实（自然）的极端选择。很好。于是乎大地和人类企图在时间中神化自己。很好。我进而要说的是，无论大

---

① 凡·高（1853－1890），荷兰画家，自杀身亡。

② 阿兹台克神话中的命运之神。

③ 玛雅神话中的种植神。

地还是人类终究不能使自己得到神化。这就是神圣，这就是我们的奉献：最后的亵渎。既不是美好的情操，也不是完美的形象；既不是禁忌的内容，也不是光明与菱形。不。唯一的神圣是否定神圣——他们所说的神圣。

阿莱汉德罗伸手指了指他的新作——一只积满尘埃的咖啡壶，一只盖着盖儿、贴着暗红色商标的玻璃瓶：**速溶雀巢咖啡　不含咖啡因　产于奥科特兰　哈利斯科　注册商标**××。

——我并不能影响你的作品，是运气希望你这样的。——罗哈斯笑着说。

一幅画只是一幅画。使阿莱汉德罗感到惬意的是他终于能够逍遥自在地住在自己的家里了。他常常下山去城里走走，一连几个小时站在墙前观看执政党的竞选招贴及其候选人的尊容、国产影片和小商品广告。他买了一些颇具喜剧和浪漫色彩的旧连环画并把它们剪下来钉在墙壁上，组成了墨西哥漫画史：从堂卡塔里诺、丘帕米尔托和玛梅尔托到布隆一家和何塞·G·克鲁斯的菲梅蒂人，其中还有佩兵、小男孩和超级智人。他不耐烦地等待着那些肆无忌惮地打断他喜爱的30年代影片的电视广告赶快过去。他依然崇拜博加特、巴考尔、埃罗尔·弗林、琼·克劳福德，甚至他们的仪态、服饰和形而上学。他踌躇地开始用幽默卡通的简单线条勾画

影片《睡大觉》中的汉弗莱和劳伦。睡前，他又接二连三地浏览了雷蒙德·钱德勒的好几部小说。阿德拉、洛拉和路佩继续准时地、一如既往地、驯顺地来访。她们俨然成了他的家庭成员，却并不关心他的工作，只为他长时间若有所思——近乎物恋——地观察几只运动袜、一只汽水瓶或一张流行音乐唱片而不胜惊讶。

——你得出去走走。你照过镜子吗？——罗哈斯抓住他的肩膀，把他带到巨大的龙舌兰酒瓶前。阿莱汉德罗比任何时候都更像给孩子们糖吃的凹脸迫害狂。

在阴暗的公寓里，洛佩斯三兄弟的鼓声笼罩着神态肃然、宛如置身于冲浪运动的一对对来宾。阿莱汉德罗要了一杯可乐和白酒的混合饮料，然后绕过那些僵硬的大腿、颤抖的屁股、肆无忌惮的胳膊，倚到客厅深处的墙上。他看到罗哈斯被他女人拖走了：利贝尔塔用手扇着胸脯，打开了临街的窗户。从这扇位于七层楼上的窗户极目远眺：城市像个半圆形舞台，常规布景衬托着这些前台的面具以及他们无与伦比的技艺。阿莱汉德罗看到男主人巴尔加斯穿着丝绸和服，正踩着音乐节拍不停地运动着。他是位年轻的戏剧导演，公寓里贴满了洛特·伦娅的许多剧照——从她出演“三分钱歌剧”中年轻的黑眼圈妓女到新近在007老板旁苍老、靴子里插着匕

首的同性恋式的亮相。客厅是布莱希特[1]和魏尔[2]艺术的神殿——也是墓穴——：不但拥有二战期间柏林最伟大的音乐广告，而且还有家具和装饰方面的细节——昨天还不无媚俗之嫌，而今天的怀旧却已然使它们充满荣耀——：一个虚假的美好时代，悬挂在**新艺术**[3]的长廊及长丝绒窗帘、计时灯、带穗的太师椅之中，和公寓的现代性浑然一体。

唱片刚转完，巴尔加斯那美妙的红发女人即身穿黑边纱裙，头戴礼帽翩然而至；一位黑发碧眼的女郎退出了人群，转着圈，倚到了后边的墙上，两只手捂着胃部。阿莱汉德罗瞅着她，继续喝他的饮料。女郎喘了口气后欣赏着巴尔加斯的女人在掌声和笑声中演唱《阿拉巴玛之歌》。阿莱汉德罗的烦躁不安稍纵即逝：注意力自然而然地从菠萝罐头转向女郎那几乎挂到嘴边的秀发和她未经修饰的脸蛋。她微笑着，已经筋疲力尽。她远远地和什么人打了个招呼，便把双手袖到了怀里。阿莱汉德罗刚要转身，女郎侧脸瞟了他一眼并向他伸出两个指头打招呼。画家掏出一盒罗利牌香烟，过去递给她一支。

——谢谢。我叫乔伊斯。[4]

---

① 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剧作家、诗人。
② 魏尔（1909—1943），法籍犹太女作家。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原文为英文。

阿莱汉德罗划着火柴，给乔伊斯点烟：

——可以和您谈谈吗？

乔伊斯抬起目光。阿莱汉德罗不愿用任何东西来比喻这双蓝色的眼睛。然而，他想起了从雅典附近某海湾打捞的那尊其名不详的青铜少年。虽说回忆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启发想象且毫无恶意——既不指望欢呼胜利，也不准备悲悼死亡——，但青铜少年毕竟只是个青铜少年，他早已不再令人惊讶，而成了司空见惯的苗条的身材、纤细的手指、狭小的臀部……乔伊斯使香烟接近了火柴。

——我觉得您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乔伊斯吐着烟雾。她无法掩饰使她难堪的羞涩。

——那是我丈夫。——她用烟指了指，——就是那个蹲在地上的。

——他从未对您说过您是世上最漂亮的女人吗？

乔伊斯紧盯着他说：

——撒克逊人从不说陈词滥调的。——她莞尔一笑，又补充道，——所以我喜欢拉丁人。

说罢她垂下头，沉默片刻后又说：

——而你，是第一位对我献殷勤的拉丁人。

——你们在这儿干吗？

——我们是搞考古的，今年就要拿下博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我们来这儿做论文。我们去了尤卡

坦、帕伦克和索奇卡尔科①。后天我们还要去图拉②。

乔伊斯皱了皱眉头。阿莱汉德罗趁机握住她的手。

——别这样。——女郎冷冷地说，——我早已厌倦了爱情游戏。冒险不是玩音乐转椅。真的，这话很严肃。爱情嘛，有一个男人就足够了。它是一种间接的、隐秘的、矛盾的激情，从不流于浅显的形式。

——乔伊斯，我恰恰不喜欢拐弯抹角。跟我走吧？你行吗？

——不，我得等我丈夫。好吧，明天中午12点在市政银行见。

她走了，身穿紫色短袖衫，身材高挑修长，行动婀娜多姿，神情严肃端庄。所有人都鼓起掌来。有人换了张**新音乐**③唱片。11点，电梯停止使用。阿莱汉德罗慢步走下楼来。

12点刚过，他便来到那幢巴罗克门面的大楼，在现代化的屏风之间寻找着她。她坐在一位官员面前，扎着一块头巾，戴着一副墨镜，因为没有化妆，又是白天，脸上的雀斑尤其明显。他走近她，两人

①② 均为墨西哥古印第安古迹。
③ 原文为法文。

握了握手。

——我在兑换我们的工资。一会儿就好。

她收起钱，站起身。脚穿皮凉鞋的她显得矮多了。她提着一只塑料口袋，里面装着几个罐头和一个骑马的针织娃娃。

——这是给我儿子的。——他们出了银行，来到伊萨贝尔拉卡托利卡街，她笑着补充说，——他特别喜欢墨西哥玩具。

——我把车停在停车场了。——阿莱汉德罗说着搀住她的胳膊肘，带着她穿过大街。

——我想去《至上报》登个广告。——乔伊斯说。

这时，他的奥佩尔在5月5日大街上徐徐行驶，车后跟着一大群无处不在的彩票贩子。

——能请你喝杯咖啡吗？——阿莱汉德罗摘下墨镜，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先让我去登一下广告。我们急需要一个保姆。——乔伊斯也紧握着他的手。

阿莱汉德罗乘机把乔伊斯的手放到嘴唇上。后面的车辆愤怒地揿着喇叭。两人相视而笑。奥佩尔又开动了。

——我了解你，也喜欢你的作品。人们都说你是最接近印第安艺术的现代画家。我一直很喜欢你的作品。

——乔伊斯，我太喜欢你了，我发誓。你看我，兴奋得要发疯。

——别，请别。报社到了。你进去吗？

——你瞧：我得去停车。我在法国书店等你吧，然后一起去旁边喝咖啡。

——好吧。

乔伊斯下了车，旋即跑进了报社。阿莱汉德罗把车停好后，去了附近的书店。

——早上好。——利塞特和他打招呼说，——您要的书来了。

那人走近一架书柜，取出书。阿莱汉德罗翻了翻德洛奇[1]的插图，自言自语地说："尽是光线，没有物体：伦勃朗[2]的终结。"他看了看表，随即用目光浏览了拥挤的书店：高高的书架，带轮子的梯子，分布均衡的烟灰缸，中间的圆桌上插了一束百合花。他把书夹在腋下，去收款台付了钱。

他出了书店，来到改革大道。

他稍停片刻，然后步向停车场，付了钱，上了奥佩尔，出了偏门，向右拐入了布加勒里。

阿莱汉德罗的新画展上周开幕，结果很糟。人们指责他背叛了自己，背弃了民族风格，无耻地抄

---

① 德洛奇（1885－1941），法国画家。

②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诗人。

袭流行艺术。罗哈斯刚刚写了一篇为他辩护的反批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通俗的神圣化》。阿德拉、洛拉和路佩消失了，但另有几位新的女友在奥利瓦尔德洛斯帕德雷斯家中分担了他每周的日子。大家都说，艺术上成功与否姑且不论，阿莱汉德罗是个执迷不悟、运气极佳的堂胡安[①]。

前不久，我对他说他已经33岁了，该考虑一下终身大事了。阿莱汉德罗忧郁地朝我看了一眼。

---

① 又译唐璜，是西班牙作家蒂·莫利纳和英国诗人拜伦笔下的重要人物，是有名的花花公子。

纯洁的心灵

献给贝尔塔·马尔多纳多

一个纯洁心灵所产生的种种无意识选择会比恶习本身的种种有意识组合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雷蒙·拉迪盖：《奥热尔公爵的舞会》。

胡安·鲁伊斯，我想你。我提前爬上驶向机场的汽车，是因为我不想过早地认识和我同机飞行的人们。这辆汽车运送的大多是乘坐意大利航空公司去米兰的旅客。一小时后才轮到去巴黎、纽约和墨西哥的法航乘客。我怕掉眼泪，怕泪水冲掉化妆或者做出别的什么可笑的失态举动而成为以后17个小时中别人关注的对象。谁也没有理由知道别人的

隐私，不是吗？我将永远保守秘密，永远坚信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干吗要想这些。我没有权利设想动机，更没有权利替你设想某种动机。你说呢，胡安·鲁伊斯？我怎么能贸然肯定或者否定你的行为是某时某地或长期以来的失望、痛苦、思念或希望所使然呢？何况我记不得你的原话了，也记不得你何时提起过此事，也许是在孩童时期吧。怎么不呢？天气很冷。山上的寒流像死神的阴影，笼罩了城市和湖面。尽管汽车上有空调，但我还是本能地竖起领子，缩进脖子，以保存自身的热量。

汽车在晨雾中缓缓启动，然后钻进隧道，出了科尔纳文车站。我知道很快就要看不到湖泊和日内瓦大桥了，于是情不自禁地要回过头去。汽车加快了速度，向机场飞驰而去；莱芒湖愈来愈远。不久，汽车驶入了“贫民区”。来自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季节工人熙熙攘攘，拥入了这个没有战争、没有酷刑、没有谋杀和欺骗的人间天堂。就说这辆汽车吧，尤其整洁、安全和舒适。我用手擦拭豪华的车窗玻璃，看到了路边的“贫民住宅”。我想，无论如何，里面不至于太糟。瑞士太富有了，你在信中也这么说。它使我们忘掉祖国的两极分化。胡安·鲁伊斯，你在最后一封信中提到这儿的火车是那么的准时——其实谁都想象得出——，市容是那么的整洁，人

们是那么的诚实，就业是那么的方便，生活是那么的富裕——以至于需要内心的骚动作为补充——。我真的有点儿忍俊不禁了，胡安·鲁伊斯，需要擦一擦眼泪。我的笑声引起了别的旅客的注意。他们窃窃私语着。这正是我极力想要避免的尴尬局面。幸好这些人全是去米兰的。一想到你已经离开墨西哥式的宁静，闯入瑞士式的自由——你懂我的意思吗？——离开血淋淋的匕首，进入钟表的世界，我就乐不可支。你说可乐不可乐。对不起，一切都结束了。我试图让自己恢复平静，所以最后眺望了一下汝拉雪山。灰蒙蒙的雪山俯瞰着远处的湖水，徒劳地寻找着自己的影子。你在信中对我说，此湖是阿尔卑斯山脉的眼睛，它反照怀抱着它的山峰，使它们变得更加巍峨挺拔，宛如巨大的教堂，蔚为壮观。你说，当你潜入湖水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阿尔卑斯山脉的雄姿。你知道我一直随身带着你的来信吗？登机离开墨西哥时我带着它们，在日内瓦也是如此。而今我回去了，途中将重温你的墨迹，尽管你也要与我同行。

我们总是一起旅行，胡安·鲁伊斯。小时候我们一起去奎尔纳瓦卡度周末。还记得吗？我父母在那儿买了一幢爬满九重葛的房子。你教我游泳、骑自行车。每个礼拜六下午，我们都骑车去镇上玩耍，你用你的眼睛教会我观察世界。“你瞧，克拉乌迪娅，

那是飞机。你瞧，克拉乌迪娅，那树上栖满了小鸟。你瞧，克拉乌迪娅，那是银手镯，那是草帽，那是柠檬冰激凌，那是青铜雕像。你看，克拉乌迪娅，这就是轮盘赌。”新年，我们一起去阿卡布尔科度假。你一早将我唤醒，我们一道奔向炉子沙滩。因为你知道清晨的海滩是最美最美的：只有这个时候，沙滩上才会布满潮汐送来的贝壳、章鱼、木头和旧瓶子。我们明知道他们不会让我们把那些东西装上汽车、拿回家去，可还是贪婪地捡呀捡的。奇怪的是，每当我想起10岁、13岁、15岁，就会想到阿卡布尔科。也许是因为其余的时间都属于学校，不值得回忆吧。而寒假、海滩却属于我们。我们扮演各种角色，尽情玩乐。在礁石的宫殿里，我成了魔王的女俘，你挥着小木棒前来营救，击败了一个个想象中的巨人。在海盗船上——其实是一块烂木板——我颤抖着，等待你击退鲨鱼的袭击、海盗的进攻。在奎斯塔山脚下，我们手拉着手，深入“原始森林”，按照酒瓶中的秘密地图寻找宝藏。你不住地哼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背景音乐。你的名字随着情节的需要不断更换：热血上校、圣多智、伊凡诺埃，你的性格随着故事的变化而变化；而我始终都是那个既典型又模糊的落难公主，没有姓名。

然后是那个唯一的空档：你15岁了，而我只有12。于是你羞于和我同行了。我不懂为什么。在我

看来你还是你：瘦削，有力，肤色黝黑，棕发在太阳下泛着红色。然而，第二年我俩长成了一般高，于是又走到了一起，而且从此告别了冒险与贝壳。日子变得越来越短，时间过得越来越快。终于相见变成了诱惑，生活竟另有一番滋味。晚饭后，我们手拉着手，漫步海边，既不听乐队演奏，也不看情人接吻。不消说，我们羞于听那些情歌、看那些情人。我们默默地走着，手拉着手，用沉默交流着情感。我们满足于这无言的交流，满足于月下的幽静。我们不急于解开这爱情之谜。我们虽然严肃但不古板，不是吗？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更新了各自的衣橱：你的雪白的新裤子，我的红色的新长裙。是不是脚下滚烫的沙土、身上崭新的衣裳、月下平静的大海阻止我们终未做出荒唐的事来，我不得而知。事实是我们逃避了众目睽睽的羞赧和玩笑朋友的吵闹。你知道吗，胡安·鲁伊斯，真正抛弃14岁的人微乎其微——当然，我俩是例外——。譬如大男子主义，一旦染上，就终生难改。这是残酷的事实。你知道，你也有过14岁。随着少年时代的渐渐逝去，你尝到了同龄人的所有生活乐趣。而我呢，我的这些权利却被你剥夺得一干二净。正因为如此，我明白你的言下之意——我进了文哲系，你进了经济系；一天下午，你一反常态地在学校，而不是在家里找到了我，把我带到医学系，还请我到拥挤、闷热的地下室喝

咖啡——。

——对不起，克拉乌迪娅。——你抚摩着我的手说。

我微笑着。

他已经好久没和我交谈了，但我一直悄悄地关注着他，看到他一次次挤上朋友们的敞篷车远去，一次次玩到深更半夜醉醺醺地回家。我想起了我们青梅竹马度过的许多时光。不错，今天是过去的延续，但过去的永远过去了，云飞雾散，难以追寻。

——对不起什么？——我反问道，——我很高兴你又和我说话了。这就够了。其实我们天天见面，只是缺乏交流。我希望我俩和从前一样要好。

——比从前更要好，克拉乌迪娅。我们是兄妹。

——是的，但不是亲兄妹。小时候倒是有点像亲兄妹，后来嘛，就话不投机了。

——我要走了，克拉乌迪娅。我和爸爸谈了。他不同意。他希望我完成学业。可我必须走了。

——去哪儿？

——我在一个联合国驻日内瓦机构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儿，我可以边工作边学习。

——我赞成，胡安·鲁伊斯。

那天下午，就在医学系地下室的咖啡厅里，你说出了我早已知道的秘密。你说你再也不去妓院了。你受不了了，受不了死记硬背，受不了大男子主义、

爱国主义、宗教信仰以及没有好电影、好女人，不能自由同居的现实了……你滔滔不绝，声音很低，但充满了真诚。

——这儿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我是认真的。我既不想服务于上帝，也不想服务于魔鬼。可这儿不允许你搞折衷，克拉乌迪娅。在这儿，平平安安、自由自在的生活被认为是潜在的背叛。不是白就是黑，没有自我，没有自由。而我，既不想当好人、善人、圣人，也不想成为骗子、大男子主义者或宵小之辈。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没有第二个……谢天谢地。我再也不想挨个儿逛妓院了。当然啰，我更不想终身和一个女人拴在一起。女人是难以理解的，她们对情感要求得太多。

——妈妈怎么说？

——除了哭泣还能怎么样？不过没关系，她生来爱哭。

——那我怎么办，胡安·鲁伊斯？

他咧着嘴傻笑起来：

——你来看我啊，克拉乌迪娅。你发誓，你来看我。

我不但来了，而且要把你带回墨西哥去。然而，4年前我们欣然握别时，我却只对你说了一句：

——记住我，别把我忘了。

是的，你给我写信，请求我来这儿看你。我珍

藏着你的信件。你说你在日内瓦最漂亮、最繁华的市区找到了一套带厨房厕所的房子。你还说你的房子在四层，眺望四周，可以看到无数古老的建筑，如教堂的尖塔、住宅的屋顶以及各色各样的天窗和水天相连的远处——莱芒湖：烟波浩淼，把日内瓦和韦维、蒙特勒和基隆连结在一起。你的信充满了独立的愉悦。你必须亲自铺床、扫地、做早饭、取牛奶、到广场上喝咖啡——就在你经常提到的那家仁慈咖啡馆——。咖啡馆用绿白相间的帆布做顶篷，是朋友聚会的好地方。地方很小，只有 6 张桌子，身着黑色制服的小姐彬彬有礼地为顾客端来“黑茶”，开口闭口都是“女士先生”。昨天我也去了，看到进进出出的全是些围围巾、戴礼帽的大学生和衣衫褴褛的印度妇女，好奇的外交官和走穴漏税的演员，以及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德国、智利、比利时和突尼斯小姐。你还说有两个日内瓦。一个是司汤达描绘的保守、整洁的日内瓦，瑞士人居住的日内瓦，它犹如一朵没有香味的鲜花；另一个是外国人、流亡者居住的匆忙的、自由的日内瓦，和前者恰成强烈的对照。当时你只有 23 岁，我想象得出你的兴奋。

“然而，”你来信说，“重要的是我正在进修法国文学，有一位……克拉乌迪娅，我不想用语言形容我此时的心情，事实上也无法形容。好在你我心有灵犀，不用细说。她叫伊雷内。你想象不出她有多

美、多灵、多可爱。她是法国人，在这里学文学。你俩专业相同，你说巧不巧。也许正因为这个，我立即喜欢上她了。哈哈。”大约一个月以后——我记不清了，因为那是4年前的事了——，你又说：“玛丽·约瑟虽然唠叨，但还算通情达理。我们一起去达沃斯度周末，结果我发现她是位一流的滑雪运动员，而我对此一窍不通。她说滑雪必须从小训练。老实说，我觉得很难堪。两天后，我们回到了日内瓦，发现我的一只脚给拧伤了。你说可笑不可笑?”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多利斯是位爱涂脂抹粉的英国姑娘。我认为她很有才华。我们一起去温肯过复活节。她说她作爱是为了发掘自己的潜意识，所以常常中途跳起来去窗前作画。她打开窗门，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然后赤身露体地作画，而我却躲在被窝里冻得直打哆嗦。她见状后笑我是个十足的热带仔，体质太差。为让我获得足够的热量，她常给我喝甜樱桃酒。”多利斯和你相处了一年，我也足足笑了一年。“我需要她的欢乐，然而她说在瑞士呆一年足够了。她真的提着箱子、背着画夹走了。她去了米科诺斯岛[1]。也罢。我也玩够了，再说多利斯毕竟不是我理想中的女人。”一个去了希腊，另一个又从希腊来到了你的身边：“索菲娅是我所见过的最最漂亮的女

① 位于地中海，希腊所属。

人，我起誓。她并不逊色于那些女像柱上的仙子，而且毫不庸俗。这决不是什么夸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是一尊完美的雕像。我让她脱光衣服，转着圈。重要的是她有一种莫名的气质，雕像所特有的气质。你懂得我的意思吗？这种气质占有了她周围的所有空间，使她亭亭玉立，一尘不染。她肤色黝黑，有一副浓密的眉毛。克拉乌迪娅，明天她要和一名肥得滴油的富翁去蓝海岸度假。太令人失望了。不过爱你的兄弟懂得什么叫适可而止、知足常乐。胡安·鲁伊斯。”

还有克里斯蒂妮、孔苏埃洛、索纳丽、玛丽·法兰兹、英格丽特……信愈写愈短，愈写愈草。你说你忙于工作，忙于交际；你开始写你的同事，写他们的民族神经质，写你们的关系，写会议日程和工资、旅行甚至劳保福利等等。你不愿触及你的约束、你的烦恼——作为国际机构官员的种种常规。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你从蒙特勒寄来的明信片。你用密密麻麻的字迹叙述了那儿的美味佳肴后，慨叹我不在你身边使你感到非常寂寞。最后是你潦潦草草的签名和工工整整的克莱尔。

啊，你改变了态度。你像挤牙膏似地一点一滴地将她挤出来。最初你说有人给你介绍了一份新工作；接着又说你将参加她主持的会议；后来你说同那些领导很难相处，因为他们不了解你的习惯，但

你终于找到了一位“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上司；最后你说她叫克莱尔。然而3个月之前，你已在蒙特勒的明信片里提到了她。克莱尔，克莱尔，克莱尔。

我回信说：“我的‘知心’朋友，你不愿和我说真话了吗？你是什么时候认识克莱尔的？我要知道一切。我必须知道一切。胡安·鲁伊斯，难道我们不是比亲兄妹还亲的好朋友吗？”于是你两个月没有给我写信。末了，你寄给我一张照片：你和她，倚在喷泉的栏杆上，背景是一望无际的湖水。你搂着她的腰；她把手伸到了花盆里，姿态确实很美。可惜照片不清楚，很难断定她脸蛋是否漂亮。她身材苗条，笑容可掬，留着一头披肩金发，很像电影明星玛丽纳·弗拉迪。只是略嫌瘦削。她脚穿低跟鞋，身穿圆领毛背心。

你毫无条件地接纳了她，至少这是你给我的印象。你一个劲儿地叙述无关紧要的问题：她住在爱弥尔·约翰街的一所公寓里。父亲是工程师，在约查德公司供职；母亲已经去世。你和克莱尔常去海滩游泳；去仁慈咖啡馆喝咖啡；去莫拉尔大街看法国老电影；去阿金特广场吃晚饭、度周末，各人付各人的账。上班休息时间，你们就呆在多国大厦喝咖啡，到了节假日，就乘火车去法国游玩。无关紧要的问题、人名、地名，仿佛旅行指南：贝尔吉大

道，格兰德大街，鲍勃酒吧，科尔纳文车站，梅尔罗耶温泉浴场，昌贝勒，巴斯蒂昂大街……

然后是没完没了的议论：克莱尔对某些影片、某些书、某些音乐的看法。总之除了名字，还是名字：《戏剧欣赏》、《天使》以及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雷蒙·拉迪盖[2]、舒曼[3]、勃拉姆斯[4]……名字之后是克莱尔怎么说、怎么看、怎么想。卡内的人物太放荡了。菲茨杰拉德发明了新的时尚和失望。德国的丧钟为所有异教徒而鸣。是的，我回信说奥罗斯科[5]去世了，美术馆举办了规模空前的迪埃戈[6]绘画展。而后是新的来信，一概用打字机打出，就像我希望的那样。

每当我看到你的来信，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手套戴反了，一切颠倒了。胡安·鲁伊斯，亲爱的，是谁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失去的已难追回。你瞧，我不强求你什么。我相信拉迪盖：“一个纯洁心灵所产生的种种无意识选择会比恶习本身的种种有意识组合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还能说什么呢？这儿一如既往，胡安·鲁伊

① 菲茨杰拉德（1896—1940），美国小说家。
② 拉迪盖，瑞士作家，出生年月不详。
③ 舒曼（1820—1856），德国作曲家。
④ 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⑤ 奥罗斯科（1883—1949），墨西哥壁画家。
⑥ 迪埃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壁画家。

斯。爸爸和妈妈因为你不能参加他们的银婚纪念而颇感伤心。爸爸升副总经理了，他说这是最好的礼物。可怜的妈妈，有点儿神经兮兮，天天这儿疼那儿疼的。墨西哥终于有了电视。我正在准备三年级期末考试。我常常设想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希望在书中找到你的影子。昨天，我把你的情况对费德里科说了。我们幻想毕业后一起去看你。你不想回来看看我们吗？譬如来年暑假？

你说，在克莱尔身边一切都不同寻常。周末，你们常常外出散步，手拉着手，默默地闻着风信子和落叶的腐臭，就像以前我们在海滩那样。因为你和克莱尔都不愿打破这种沉默。岁月流逝，季节更迭，无论茉莉花香还是落叶，都一样地来去匆匆。“克莱尔，克莱尔，克莱尔，终于是最后的沉默。”你信中这么对我说，“我痴心不渝，我终于回到了你的身边，并再一次看见了你——克莱尔。”

我想对你说费德里科和我在一起准备考试，还说学期结束后将一起去阿卡布尔科度假。但寄信前我划掉了这些内容。你没有来信问谁是费德里科——假如你问了，我会无言以对的——。假期终于来临，我说我不想接任何电话，我到底可以摆脱他了。我和爸妈一起去了阿卡布尔科。我好几个月没有给你写信，也不愿对你提起此事，而你却继续来信。冬天，克莱尔搬进了你的寓所。后来的信……

“克莱尔，你充满了活力。你起得很早，渐渐地我也跟着做了。一日之计在于晨；我荒废了多少个早晨，失去了多少次机会！如今，对我而言，早晨是金不换的。过去，我们一起散步，一起去电影院、去饭店、去海滩，寻找新的冒险。然而一到晚上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一人一个房间。你知道吗？我始终很寂寞，做什么都想着你。如今我珍惜每一个早晨。我整夜整夜地搂着你的腰，用胸脯紧紧地贴着你的脊背，等待天明。你会心地转过脸来，闭着眼睛，微笑着。克莱尔，我悄悄揭开被子，让被窝散去一夜的热气，我想这正是你所期望的，和我们当初手拉着手散步一样，是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吗？我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在我们共有的家里……克拉乌迪娅，你为什么不来信了呢？爱你的胡安·鲁伊斯。”①

也许，你记着我的玩笑。天天生活在一起不同于海滩或旅馆邂逅的艳福。更何况你们在同一办公室上班。总有一天你们会厌倦的。新鲜感会逐渐消失。一起起床其实并不好。她会看到你刷牙的样子，你会看她抹油、化妆、套上袜带……因此，我对你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你不是最讲独立的吗？为什么要自讨苦吃？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看来，我们是

① 作者有意将人物混淆。

很难免俗的。事实上，你所做的，正是爸爸、妈妈和大家所希望的。你终于成熟了，忘掉了多利斯、索菲娅和玛丽·约瑟。太遗憾了。

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断了音讯。我一如既往。学习愈来愈单调乏味。你想想，文学是可教的吗？我喜欢自学，去教室是不得已。善始善终嘛。一切都那么愚蠢可笑，仿佛你是个大傻瓜，非得由 ABC 从头学起。更糟的是你居然能够超过他们。为不至于丢掉饭碗，他们只好对你视而不见，继续兜售那些众所周知的所谓学问。他们刚刚开始教浪漫主义，而我早已读过了费班克、罗尔夫和威廉·戈尔丁[1]。他们不得不对我敬而远之，难以回避时就说克拉乌迪娅前途无量。这使我很开心，我常常把自己关在亲手布置的房间里。那是我的小天地，有我喜爱的书、喜爱的装饰品和唱机唱片。妈妈成天絮絮叨叨，请求我多与男生接触，多出去玩玩。最后，她说腻了，沉默了。衣橱的内容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前的那些印花白衬衫和黑裙子正在被严肃、端庄、冷峻的套装取而代之。

机场到了。预告牌在不停地转动。我不想再对你说什么了。车上的旅客纷纷下车而去。我一动不动地坐在车上，两只手别别扭扭地提着包，拎着化

---

① 均为现当代作家，后者于198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妆盒和大衣。最后司机对我说：

——我们到了，女士。飞机半小时后就要起飞了。[①]

不，这是去米兰的，我乘坐另一航班。我戴好裘皮帽子，款步下车。空气阴冷刺骨，浓雾笼罩了山峰。没有雨，但空气里充满了水汽。我摸了摸金黄垂直的头发，发现它已相当潮湿。我匆匆进了候机楼，找到了法航饮食部。我自报姓名后，招待便殷勤地忙碌起来。他带我走出候机楼，沿着寒冷的走道，来到一个停机坪。我冻得捏紧了拳头，他一言不发地走在我前面。我们进了一间堆满木箱、汽缸的库房。库房散发着朽木、稻草的腐臭。有一只小狗在笼子里乱叫。你的箱子也在里面。招待毕恭毕敬地指了指箱子。我摸了摸它，然后垂下头来致哀。我强忍泪水，让哭声留在腹中。伫立一旁静候的招待拣了个合适的时机把有关证件交到了我的手里：公证、签证以及医院、使领馆颁发的各种许可证。他请我在一张特种登机证上签了字，便随即给棺材贴上标签并盖了章。我重又抚摩了一下灰色的棺盖，然后跟着他回到了候机大楼。他向我表示哀悼后告别走了。

我拿着文件去了瑞士海关和法航办事处，待所

---

① 原文为法语。

有手续齐备后，取出登机牌，到餐厅要了杯咖啡。我坐在一个临窗的位置上，看着飞机在跑道上起飞降落，在浓雾中消失、出现。隆隆声不绝于耳。我怕极了，我怕与你同机飞行，每到一个机场就得出示你的证件。冬天多么寒冷。咖啡来了，我喝了，却没有加糖。我感觉好多了。我不再颤抖。

9周前，我收到了你18个月后的第一封信。我一不小心，咖啡杯掉到了地毯上。我立即蹲下来用裙子擦拭地毯，然后打开唱机。我一边看信，一边袖着双手在摆满书架的房间里徘徊。突然，我看到了那几行诗。我坚信那是我作的诗。因为早在收到你的信——如今它正皱巴巴地蜷缩在沙发的扶手下——之前，我就已熟悉它们了：

呵，甜蜜的珍宝，落入了我的脏手！
你们是上帝的杰作，
将永远主宰我的记忆，
死亡也无法让我们分开。

“我们吵翻了。她摔门走了。我恨不能大哭一场。我试图忘掉她，但却不行。我知道她在哪儿：广场对面的仁慈咖啡馆，我知道她正不知所措地边喝咖啡边吸烟。我下了吱嘎作响的楼梯，穿过广场；她远远看到我过去后，装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我

越过花坛，攀着铁扶手爬上咖啡馆顶层，坐到她身边的一张藤椅上。我们的桌子在露天——一到夏天，咖啡馆就搬到了阳台和人行道上——，可以听到皮尔街传来的鼓乐声。克莱尔操着难听的瑞士口音，正和一位女招待攀谈，尽是些关于气候的废话！眼看克莱尔灭掉了烟蒂，我也赶紧把香烟扔进了烟灰缸并顺手抚摩了她的手指。她望着我。你知怎么着，克拉乌迪娅？和你在海边扮演落难公主时请求救援的眼神一模一样，你不知道我是来救你的王子，还是奉命来致你于死地的杀手。不过，有时你会禁不住笑出声来，使游戏毁于一旦。问题是我引起的。她说我太粗心，破坏了她的名声。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太孤僻太寡言、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在家里，我总是边听音乐边翻杂志，沉溺于拼字谜。

“——我要你给我一句话，胡安·鲁伊斯。求你了。

“——让我想想。

“——你别犯傻了。我不只是说那件事。我是说一切的一切。难道你要我一辈子拴在联合国的文件上吗？还是只要我为某个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目标瞎奋斗一番？我是什么都可以为你做的，胡安·鲁伊斯。但我不愿意这么不明不白地活着。请你告诉我，我们是在逢场作戏呢，还是在做未来的白头

夫妻。怎么都可以，不过你得让我活得明白。你说说看，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是不是暂时的？我拒绝工作是永恒的、爱情是暂时的那种说法，反之亦然。你懂吗？

“教我怎么对你说呢，克拉乌迪娅？她的问题使我莫名其妙。相信我，我坐在仁慈咖啡馆里，眼看着许多年轻人有说有笑地骑着自行车来来去去、周围的人亲亲热热地交头接耳、教堂的钟声在音乐的伴奏下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请相信我，我的妹妹，我遁入了自我，在内心里呼唤我的聪慧、我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感官、每一份灵感。于是眼前的一切变形、扭曲成为一杆强劲的弯弓，把意识射向遥远的未来。我要用未来的眼光审视模糊的现在。矢射出去了，但未来没有的。我百无聊赖，感到自己是一座建筑在沙丘上的大厦，一有风吹浪涌，就立即土崩瓦解，把一切还给大海：童年、游戏、我们的海滩、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友情——多少人羡慕过、追求过这种胜似兄妹的友情——。是的，我说好吧，我们找一套大一点的公寓。克莱尔怀孕了。”

她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是蒙特勒明信片上的那个笔迹。

“我知道您在胡安·鲁伊斯心目中的地位。你们青梅竹马，交情很深。我很想认识您，做您的朋友。其实我早就认识您了。胡安·鲁伊斯对您的那份感

情有时候真让人嫉妒。希望您能来瑞士。胡安·鲁伊斯工作很出色，大伙儿都挺喜欢他。日内瓦小是小了点，但生活很舒适。您知道，我喜欢这座城市，我们将共同创造我们的生活。我怀孕才两个月，还能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您的姐姐克莱尔。”

一张照片从信封掉到地上。你胖了。照片反面是你的笔迹："太难看了，妹妹。"你开始秃顶了，和爸爸一样。而她却很美，金发碧眼，楚楚动人，令人想起女明星波蒂塞丽。你疯了吗，胡安·鲁伊斯？离开墨西哥时你还是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转眼怎么成了这个模样？要注意饮食。你才27岁，可看上去像到了不惑之年。胡安·鲁伊斯，你究竟干了些什么？猜拼字谜？你可不能背叛自己啊。你知道我需要你。我们情同手足。你发誓要继续读下去的，你可不能半途而废啊。是不是工作太劳累了，一回家就想脱掉鞋子上床看报？你没有说，但我知道准是这样的。请别荒废了你自己。我一直在践约，而且从未忘记过我们的过去。无论你走到哪里、走得多远，我的心始终和你在一起。记得吗？除了爱情、智慧、青春和宁静，我们将决不放弃我们的学业。谁也不能把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意志强加给我们。胡安·鲁伊斯，别忘了你医学系咖啡馆对我说过的话。一失足成千古恨，你要把握住自己啊！我已经把你的信给爸妈看了。妈妈难过极了。血压一下子升高了，

我们只得把她送进医院。希望不会有事。我想你。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

此后又收到了两封信，一封说克莱尔流产了；另一封是写给妈妈的，说你下个月就要和克莱尔结婚了。你希望我们都去参加你的婚礼。我从妈妈那儿要来了那封信，把它同其它信进行了比较，想看看究竟是不是你的笔迹。

“决定是刚刚作出的，克拉乌迪娅。前不久，我还说不是时候，因为我们都还年轻，应该自由自在地享受人生。克莱尔同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理解我的意思。然而你能。不是吗，克拉乌迪娅？

“我知道我喜欢这位姑娘。她对我很好，人也通达。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她，所以想补偿她。请你们不要因此而责怪我。她母亲去世了，父亲是工程师，住在纳沙特尔，他同意我们结婚并将参加我们的婚礼。真希望您、爸爸和克拉乌迪娅也能来。当您看到克莱尔时，您会像喜欢我这样喜欢她的，妈妈。”

3 个星斯后，克莱尔自杀了。你同事在电话里对我们说，那天下午她自称头痛，早早离开了办公室，去了一家电影院。晚上，你见她没回家，就到处找，万万想不到她会一个人去电影院：为避免打扰，她一个人坐在第一排，而且预先服了佛罗那。你给纳沙特尔打了电话，开始满世界找她。你去了仁慈咖

啡馆，直至打烊。第二天，停尸房打来电话，你跑去一看：果然是她。你同事叫我们去接你回来，说你已经痛不欲生。我对爸妈说了，还给他们看你的最后一封来信。他们沉默片刻说，你再也不属于这个家庭了，还骂你是个杀人犯。

我喝完咖啡。这时招待带来了一位高个子男士。他竖着大衣领子走到我的面前。我从未见过这位蓝眼睛、白头发、肤色黝黑的绅士。他请求我让他坐在我面前，然后彬彬有礼地问我是不是你的妹妹。我说是的。他说他是克莱尔的父亲。他没有伸手。我问他喝不喝咖啡。他摇了摇头，旋即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烟来，递给我一支。我说我不会抽烟。他勉强微笑了一下，而我赶紧戴上了墨镜。他转而又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来折好后交给我。

——这封信……

我惊恐地竖起了眉毛。

——您给我女儿的。他去世的那天早上，我们在他枕头边找到了这封信。

——是的，我一直在找它。

——我想，也许您愿意保存它。——他像个老朋友似地冲我笑了笑。——您太卑鄙了。不过别担心。人死了不能复活。我不会找您算账的。

他站起身来告别，蓝色的眼睛充满了痛苦与怜悯。我佯笑着接过了那封信。

——……飞往巴黎、甘德、纽约和墨西哥城的707航班……请乘客到5号登机口……

我拿起行李，戴好帽子，来到5号登机口。我一只手提着包和化妆盒，另一只手拿着登机牌。在进入机舱之前，我撕碎并扔掉了那封信。纸片在寒风和浓雾中翩翩起舞。胡安·鲁伊斯，我想它们会飞到你常去潜泳的莱芒湖，去寻找一片属于它们的海市蜃楼。

生活的代价

献给费尔南多·贝尼特斯[1]

萨尔瓦多·伦特里亚起得很早。他一溜小跑，穿过了屋顶平台。他没有去点热水器，却脱去了袜子。凉爽的阵雨使他感到很惬意。他用毛巾擦干身子，然后回到房间。安娜在床上问他是否用早餐。萨尔瓦多说到外边喝杯咖啡就行。女人已经在床上躺了两周了，黑糖[2] 似的脸蛋消瘦了。她问萨尔瓦多有否办公室的消息；他把一支烟搁到嘴里后回答说，他们需要她的亲笔签字。安娜叹了口气说：

——他们想怎么样？

——我已经对他们说了，现在你不能去，可你瞧，他们就这样。

---

① 墨西哥当代作家，出生年月不详。

② 红糖的一种。

——医生怎么说?

他把尚未点燃的香烟扔出红色玻璃窗外，将手指掠过落腮胡子和太阳穴。安娜笑了笑，欠起身来倚在床头的铜板上。萨尔瓦多坐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对她说声不必担心，很快可以上班的。两人相对无言，然后默默地注视着衣柜、食品炊具柜、电烤箱、洗手池和成堆的旧报纸。萨尔瓦多吻了他女人的手，随后走出房间去了屋顶凉台。他下了佣人楼梯，走过一层的天井，闻到了周围邻居厨房飘溢出的混杂气味，穿过玩旱冰鞋的少年和狗群，来到街上。他走进一家商店——曾经是他家的车库——；上了年纪的老板对他说西语版《生活杂志》尚未到货，过后继续用钥匙打开一个个货柜，末了指着一张摆满连环画的书桌对他说：

——或许可以找一本别的杂志给您夫人。卧病在床的人闷得慌。

萨尔瓦多出了商店。这时，一群玩纸炮枪的小男孩招摇过市，后面跟着牧场的羊群和一位牧羊人。萨尔瓦多向牧羊人要了一升羊奶，并请他送到12号去，然后把手插在口袋里走了。牧羊人刚一过去，他便加快步伐，去追赶公共汽车。他跳上缓缓行驶的汽车，从外套口袋里摸出30生太伏，然后坐下来观看行走的柏树、房屋、栅栏以及圣方济各索科蒂特拉小区尘土飞扬的街道。稍顷，汽车上了诺诺亚尔

科大桥，行驶在铁道边上，揭起了车轨上的烟尘。从木椅上，他看到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车辆驶入市区。到了曼努埃尔贡萨莱斯大街，检票员上来撕了车票。之后，萨尔瓦多在另一个街口下了车。

他向位于巴列霍大街方向的父亲家走去。他穿过一个草坪枯萎的小花园，开门进屋。克莱门西娅向他问好，他问老头儿是否已经起床。彼德罗·伦特里亚从隔开卧室和小客厅的门帘后探出头来对他说：

——你可是起得够早的。稍候片刻，我一会儿就来。

萨尔瓦多不住地抚摩着椅背。克莱门西娅正在用掸子掸粗糙的松木桌子，末了从玻璃橱里取出一块桌布和几只陶碗。她问安妮塔[1]怎么样了，然后拉了拉花睡衣后面的胸罩。

——好点了。

——得请人照料吧？如果她不那么傲慢挑剔……

二人对视了一下。萨尔瓦多转而看了看墙上那些从屋顶凉台渗漏下来的潮斑。随后他掀开门帘，进了脏乱不堪的卧室。他父亲正在往脸上刷肥皂。萨尔瓦多用胳膊拥抱了他的肩膀，并在他前额吻了一

① 安娜的小词。

下。彼德罗则轻轻地在儿子胸前搔了一下。二人通过镜子对视片刻。他们长得挺像，只是父亲秃得更厉害，头发更硬直些。彼德罗问儿子干吗起这么早；萨尔瓦多说晚来就脱不开身，因为安娜情况很糟，整整一个月都无法工作，所以他们需要钱。彼德罗耸了耸肩，萨尔瓦多解释说他不是来借钱的。

——我想请你和老板说说，找点事做。什么工作都行。

——这就难说了。帮我拉一下裤带。

——问题是我没钱了。

——别着急。总会有办法的。我来想想。

彼德罗系好裤子，抓起床头柜上的司机帽，把胳膊搭在萨尔瓦多肩上，一起向桌子走去。克莱门西娅已经把炒鸡蛋放在桌子中央了，彼德罗闻了闻说：

——吃吧，小妞。你还要我怎么帮你。你瞧，我和克莱门西娅活得够寒碜的啦。要不是我在老板家的那顿中饭和下午餐……巫婆养的，到死也晦气。如今，我要是向铁面无情的堂何塞提什么要求，他会让我付出代价的。那样，增加工资就没指望了。请相信我，小妞，我必须得到那个二百五。

他用玉米饼裹住咸料，然后压低嗓门说：

——我知道你非常怀念你的母亲，我当然也一样，其实我们满可以住一起的，那样还能节省一笔

房租……得了，得了，就当我什么也没说。不过我问你，你们怎么不搬到你岳父家呢？

——你是了解堂娜孔塔的。整天唠唠叨叨，说安娜生来该这样该那样的。为这我们才搬了出来，你是知道的。

——既然你要自由，也只好如此了。别担心，我来想想办法，会有事做的。

克莱门西娅用围裙擦拭了眼睛，坐到了父子中间。

——孩子们哪去了？——她问道。

——在安娜父母那儿——萨尔瓦多回答说。——她病了，没法子，只好送他们去那儿住一阵。

彼德罗说他要送老板去阿卡普尔科①。

——要有什么事，就来找克莱门西娅。我可以先找找朋友胡安·奥尔梅多说说。他开了家出租车公司，老交情了。我给他挂个电话，就说你有事找他。

他吻一下父亲的手走了。

他推开有色玻璃门，进了小小的接待室。里面除了一个女秘书和一位会计助理，还有一些不锈钢

① 墨西哥海滨城市，旅游胜地。

办公用具、一台打字机和一口挂钟。他作了自我介绍，女秘书旋即进了奥尔梅多先生的办公室，之后回来请他过去。奥尔梅多先生长得很瘦小。二人在两张牛皮太师椅上坐了下来，中间隔着一张小桌子，玻璃板下压着许多参加宴会、仪式的照片。萨尔瓦多说他需要一份工作，以补贴他做教师的微薄收入。奥尔梅多于是开始翻阅那些巨大的黑色本子。

——嗨，运气不错——他挠了挠尖而多毛的耳朵对他说，——这是个很好的空缺，晚上七点到十二点。好多人都在打这份差事的主意。因为他们知道我一直善待我的职工。

他翻掌合上大黑本子：

——不过你是老交情彼德里托[①] 的孩子，这份工作就给你了。今天就来上班。如果干得好，每天能挣 20 个比索。

然后是顷刻的冷场，除了挂钟的嘀嗒声，就是从 11 月 20 日[②] 大街传来的马达声。奥尔梅多说他要出去办事，叫他一道去。二人默默无语地上了电梯，来到街上。奥尔梅多提示他，假如顾客要求中途停顿，就必须额外加钱，否则有的傻瓜会用一张票子让人跟着他满世界转上个把小时。他还抓住他

---

① 彼德罗的小词。

② 墨西哥革命节，为纪念 1911－1917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设。

的胳膊肘，把他带进了区政府。他们沿着区政府大楼的台阶拾级而上。奥尔梅多继而告诫说，半路上停下来让人搭乘是不允许的。

——这儿停一停，那儿停一停，转眼间过了市区、进了彼德雷加尔[1]，然后扔给你一张块半钱的票子。如果直达的话……！

奥尔梅多给了女秘书几块泡泡糖，请她带他去看头儿。小姐说了声谢谢，转身进了官员的办公室。奥尔梅多和其他几位工作人员开着玩笑，邀请他们星期天一起喝啤酒，玩多米诺骨牌。

萨尔瓦多握住他的手向他道谢。奥尔梅多说：

——你带着驾驶执照吗？我可不想和交警发生纠葛。今晚七点前到底下找托里比奥报到吧，他负责调度。他会告诉你哪辆车的。记住，不做个把比索的短程买卖。你知道，那样还不够车门损耗呢。还有，一块钱停几次也不行。只要顾客一下车，哪怕是到街上吐一下唾沫，你也要加钱。替我向老爷子问好。

他瞟了一眼教堂的大钟：是11点。他朝梅尔塞德街走了一阵，得意地看着两旁的番茄、橘子和南瓜，然后坐在广场上吸烟。周围尽是些喝啤酒、翻

① 墨西哥城南部小区。

体育报的装卸工。他厌倦地站起身，来到圣胡安德莱德兰。前面有位年轻姑娘，萨尔瓦多见她的包袱掉到了地上，便跑上去替她捡了起来。她微笑着，说了声谢谢。他托着她的胳膊，对她说：

——能一起喝杯柠檬茶吗？

——对不起，先生，我不习惯……

——恕我冒昧。我也不是那种见面熟。

姑娘穿着白色裙子，步履很小，但频率很快，正扭动着屁股匆匆而行。她不住地瞟着邻街橱窗，他远远地注视着她。她在一辆冰棍车前收住脚步，要了一根草莓冰棍。萨尔瓦多上前替她付了钱，她笑了笑，说声谢谢，尔后一起进了冷饮店，找个位子坐定后，要了两杯苹果水。她问他做什么，他请她猜一猜并做了个拳击姿势。她问他是不是拳击运动员，他笑着对她说年轻时有过这么个"六年计划"[1]，转而说事实上他是教书的。她说她在一家电影院当售票员，说罢挥了挥胳膊，把汽水瓶翻了个个儿。二人开怀大笑。

他们上了同一辆公共汽车。途中无语。下车时，他拉住她的手，随后一道朝查布特佩克公园走去。车辆在公园的林荫道上川流不息，年轻人挤在敞篷车上尽兴游玩，妇女们拉着、抱着、用车推着自己的

---

① 双关语。墨西哥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六年。

孩子，小伙子们舔着冰棍和棉花糖，卖气球的吹着哨子，藤架下有个乐队在演奏曲子。姑娘说她喜欢猜测人们的职业，于是乎格格格边笑边用手指指点点：穿黑衣或衬衣的，穿皮鞋或革鞋的，穿棉布裙或闪光衫的，穿条纹短袖或高跟漆鞋的……她说他们是木匠、电工、女职员、送货的、教师、女佣或别的什么职业。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湖边，他们租了一艘小划船。萨尔瓦多脱掉外套，卷起袖子。姑娘把手指浸在水里，然后悠闲地闭上眼睛。萨尔瓦多一边划船，一边轻声地吹着口哨，哼着小曲。末了，他碰了碰姑娘的膝盖。她睁开眼睛，本能地拉平了裙子。他们回到了岸边，她说她得回家吃饭。他们约好第二天 11 点她下班时再见。

他走进一家济科小吃店，用目光在圆桌和毡布之间寻找他的朋友，看到盲人马卡里奥后，就过去和他坐到了一起。马卡里奥请他给自动电唱机塞了一枚面值两角的硬币。不一会儿，阿尔弗雷多来了，三个人要了鸡丝鳄梨馅饼和啤酒。他们一边吃，一边欣赏着歌曲：

忘恩负义的女人啊，
她已经弃我而去。
莫非她已另有新欢——

她真正的男人。

话题又一次自然而然地回到了少年时代。他们想起了全街区顶顶漂亮的罗茜和雷麦迪奥。马卡里奥兴奋地倾听着，阿尔弗雷多说现在的年轻人真敢玩真格的。他们却不。回过头来想想，他们太傻了，留下了颇多遗憾。有一天，他们和理工学院的那伙人踢足球，结果挨了好一阵脚头和拳头，最后战斗从足球场蔓延到米尔托大街，马卡里奥挥舞着棒球棍乱打一气，直吓得那伙人抱头鼠窜。从此往后，马卡里奥就成了他们的哥儿们。萨尔瓦多说，最有趣的是马卡里奥大眼睛轱辘辘乱转，耳朵也竖了起来，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好笑。马卡里奥说想起来确实可笑，尤其令他忍俊不禁的是他父亲的那番话。当时他还小，才十来岁，他父亲说："孩子，别担心，关键是体魄健壮。"他父亲有家肥皂店，生意相当不错。马卡里奥于是成天与收音机为伴，摹仿播音员的声音，还学到了不少笑话。尔后，他们想起了另一位哥儿们雷伊蒙多。他们沉默片刻，要了更多的啤酒。萨尔瓦多望着外面的街道说，考试一临近，他和雷伊蒙多常常很晚才回家。直至夜深人静，雷伊蒙多总有一大堆躲不开的代数题目求他帮忙。到苏利万和拉蒙古斯曼岔路口而不得不分手时，雷伊蒙多说：

——你知道吗，每次分手后我都有点害怕。我总觉得再往前走就出了街区，不知道前面遇到什么东西。你是哥儿们，所以我才对你说这些。前面这段路太教人害怕了。

阿尔弗雷多回忆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家里送了他一辆老爷车，于是他带着大伙儿玩遍了全市的廉价舞厅。他们喝得烂醉，雷伊蒙多说阿尔弗雷多驾驶技术不过关，愣把方向盘给抢了过去，结果差点儿撞到改革大道的环岛上去。雷伊蒙多说他想给大伙儿露一手，随即打开车门滚下车去，摔断了脖子。

付钱后，他们互道珍重，愤然握别。

下午三堂课下来，他双手沾满了粉笔末。孩子们拍拍屁股走了，黑板上留下了他的共和国地图。他穿过课桌，坐到最后一排板凳上。教室里只有一盏灯，拖着一根长长的电线。他默默地注视着用彩色粉笔勾勒的山脉、河流、沙漠和田野。他从来都不是出色的画家：尤卡坦地区太大，而下加利福尼亚又太小。比例不当。教堂里充满了锯末味和皮包味。

五年级老师克里斯托巴尔探头望了一下：

——你怎么啦？

萨尔瓦多走到黑板前，用湿布擦掉了地图。克里斯托巴尔掏出一包烟来，两人点燃后，开始往盒

子里拣粉笔头，楼板的吱嘎声不绝于耳。他们坐了下来。不一会儿，其他老师陡然进来了。最后是杜朗校长。

校长坐在讲台上，其余的人在学生的板凳上。校长用他的黑眼睛扫视了一下大伙儿，大伙儿都看到他那张黝黑的面孔和他那件蓝色的衬衫、那根紫色的领带。校长说谁也不会饿死的，用不着再找事做。老师们愤怒了，有的说他下课后在一辆汽车上当售票员；有的说她下班后在圣马利亚提雷洞达的一家餐馆里做事；也有的说他开了家杂货店，还说他之所以照常到学校里来，纯粹是囿于集体主义精神。杜朗说这样会丢掉工龄的，弄得不好还会丧失劳保和职业。他请求大家不要冒这个险。

人们纷纷站起身来走了。萨尔瓦多见已是下午六点半钟。也急不可待地朝街上奔去。他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登上一辆公共汽车。

到了中心广场，他跳下车，来到奥尔梅多的办公室。托里比奥对他说七点交班，会给他车子的。萨尔瓦多坐在更衣室里看墨城交通图。他研究了一阵后折好地图，然后翻开账本浏览起来。

——去哪儿最好？市中心还是别的什么区？——他问托里比奥。

——走得越远，开得越快，可汽油也用得越多。汽油费可是你自己掏的啊。

萨尔瓦多笑了。

——大宾馆门口或许能碰上个把美国佬……

——你的车来了——托里比奥在车棚里嚷道。

——你是新来的吧？——车子里的那位胖伙计正冲着他叫。——拿去吧。一定要悠着点儿上，不然会卡住的。另外，自己关门，否则非得撞咔嚓了。拜托了。

他说罢用破布擦把脸，跳下车子。

萨尔瓦多上了车，把记录本放到抽屉里，拿破布擦掉方向盘上的油腻。坐垫上残留着胖子的体温。他跳下车，擦拭了前风玻璃，然后重新上车，把反光镜调整到眼睛的高度。他启动车子，竖起空车牌。胖子向他招了招手。他刚刚拐入11月20日大街，就有汉子叫住他：

——去宇宙影院！

汉子在电影院前下了车。克里斯托巴尔把脑袋伸进车窗对他说：

——巧了！

萨尔瓦多问他在这儿干吗？克里斯托巴尔说他要去拉里贝拉德圣科斯梅街的弗洛雷斯·卡朗萨先生的印刷所。萨尔瓦多说他可以带他去。克里斯托巴尔上了出租车，说他会付钱的，他不想揩油。萨尔瓦多笑了笑说：

——免了吧。

他们谈到了拳击赛，约定周五去墨西哥沙场观战。萨尔瓦多描述了上午新结识的女友，克里斯托巴尔则絮絮叨叨地说起了他的五年级学生；说着说着，就到了印刷所。萨尔瓦多把车停好后，和克里斯托巴尔一起下了车。

他们钻进一扇小门，穿过黑洞洞的走廊。印刷所在走廊顶头。弗洛雷斯·卡朗萨先生接待了他们。克里斯托巴尔问他东西印好了没有；印刷厂老板摘掉眼镜后点点头，并递给他一张印着红黑两种铅字的罢工传单。这时，有人把四包印刷品交给了他们。萨尔瓦多拿起其中两包先走了一步，克里斯托巴尔留下来付款结账。

他走进黑洞洞的走廊。远处传来了穿梭在拉里贝拉德圣科斯梅大街上的车辆声。他走着走着，突然感到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慢点儿，慢点儿。

——对不起——萨尔瓦多道歉说。——这儿太暗了。

——暗？过会儿就黑了。

汉子把一根烟塞到嘴里，狞笑着。萨尔瓦多说了声“晚上好”，然而肩上的手依然没有松开。那家伙说：

——你大概还不认识我吧？

萨尔瓦多火了：

——我没有工夫和你噜苏。

那家伙说：

——我就是D. M.[1]……你知道吗。D. M. 就是我。

萨尔瓦多见门口亮着四支烟头，便本能地抱进纸包向后张望。这时身后也亮起了一支香烟。

——D. M.，灾星。懂不懂？有没有听说过？

萨尔瓦多渐渐地习惯了黑暗，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那家伙头上的草帽和伸来取纸包的手。

——我已经介绍得差不多了。教书的，识相一点，把东西给我。

萨尔瓦多后退几步。身后的那位迎了上来。一股阴湿的气流涌入了长廊，萨尔瓦多感到脚踝一阵凉。他看了看四周说：

——让我过去。

——把传单拿过来。

——传单归我了，教书匠。

他感到有人把烟头对准了自己的脖子，随后又听到克里斯托巴尔一声惨叫，便扔掉传单，朝那家伙脸上就是一拳。那家伙抹了一下血乎乎的脸冲上来，萨尔瓦多抡起拳头，又要出击，只见寒光一闪，胃部上挨了一刀。

---

① 灾星的缩写。

汉子缓缓地拔出匕首，喀吧喀吧地捏着指关节；萨尔瓦多张着嘴，仰天倒下了。

陈众议　译

捉　海　蛇

献给胡利奥·科塔萨尔[1]

身穿白色制服的英国领班向她伸出了双臂，伊萨贝尔一碰到这位表情严肃的年轻人毛茸茸的胳膊，脸就红了。摩托艇开动了，突突声不绝于耳，伊萨贝尔坐到潮湿的帆布凳上，眼看着阿卡普尔科市中心的灯光渐渐远去，意识到旅行终于开始。白色的客轮停泊在静谧的海湾。午夜的风扑面而来，吹拂着伊萨贝尔系在颈上的三角围巾。从码头到这艘等候在热带夜幕下黑色镜面上的轮船，伊萨贝尔有过一种失落感，仿佛自己成了那些兜售脏雪糕、玳瑁梳子和贝壳烟灰缸的小商贩。但她没有流露出内心的茫然。咸滋滋的海风带着泡沫星子掠过她的脸庞，她打开手提包，取出眼镜，匆匆忙忙地检查起

① 科塔萨尔（1914～1984），阿根廷作家。

自己的证件来。她这么做不只是因为怕丢了证件不好收拾，而且还囿于某种本能的意念：把注意力收回来，不再去牵挂远处灯光闪烁的海岸上的一切。护照。伊萨贝尔·瓦耶丝。白种人。出生日期：1926年2月14日；相貌特征：五官端正，别无长物。墨西哥联邦区政府签发。她合上护照，找出船票。罗得西亚号客轮，1963年7月27日，阿卡普尔科至巴尔博亚、科隆、特立尼达、巴巴多斯、迈阿密、索斯安普敦。该松口气了。她最后一次回过头来看了看海岸。小艇摇摇晃晃地停在舷梯旁，那位领班重又伸出了双臂。伊萨贝尔摘下眼镜扔进提包，又用手指揉了揉鼻梁，然后自个儿踏上舷梯，断乎不敢再接受英国人的殷勤。

“四十来岁的女人，不算太漂亮，用哪个词来形容才好?”

“我想，那就叫做‘过时的女人’。”

“不，不是这样。我是说她有一种过时的风姿，明白吗?”

“管它叫什么呢，反正你又不让她和我同桌。”

“当然不会，杰克。我了解你。你捞不到机会了。”

“好吧，看来当了侍者领班，人就变得多疑了。”

“杰克，我可不光是怀疑呀，我是有真凭实据的。”

“你就笑吧，蠢货；我会好好犒赏你的。”

“听着，你给我走开，行不行？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也该知道你自己是个什么角色。”

“比利，我不过是想讲点民主。你想，我在罗得西亚号上当侍者，来回跑了八趟，这才第一次自己买票坐上了一等舱，也好让你们像我过去侍候那帮旅客那样地侍候我。”

“那咱们就都记住各自的身份好啦。”

“你把她安排在哪张桌子上？”

“让我想想。最好让她和某个年岁相当的人同桌，不知道她能不能讲英语。先不去管它。我可以让她和另外那个单身女人共用一张两人用餐的桌子，也许两人互相做伴就开心了。对，就在第23桌，和詹金斯太太同桌。”

“你真让我的心都碎了，比利。”

“出去，小丑。”

“请你教训教训洛弗乔伊。对他说，每天早上我要的是真正的茶，热茶，而不是底舱的洗盘子水。”

“好呀！杰克，我会看到你重新回到水手甲板上去的。”

“你不会愿意的。”

侍者洛弗乔伊把钥匙送来之后，伊萨贝尔开始解行李。一股愁绪涌上心头，她停了下来，想起了

她的寓所、店铺、玛丽露、阿德莱达姑妈和圣勃餐厅的午餐。她无法摆脱愁闷的情绪，便呆坐在床上，懒洋洋地看着两只刚打开的提箱。随即站起身来，走出寝舱。全船旅客几乎都上岸逛阿卡普尔科去了，午夜三点以前不会回船。罗得西亚号将于凌晨四时起碇。伊萨贝尔便利用这段时间到那些空荡荡的大厅里去转一转，她对周围种种新奇事物还不大理解，也可以说，她虽然有所感觉，却不愿对这个水上世界的奇异气氛多加思索。这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的一些规章与陆上城市所遵循的制度截然不同。那些大厅确实是英国人心目中那种舒适生活的体现，是一个“像家里一样安适自在的所在”，而对伊萨贝尔来说，印花窗帘、深深的扶手椅、一幅幅海景画、印花细麻布沙发和墙上金黄色的饰板都成了那个不可及的、令人目眩的世界的象征。她打开一扇玻璃门，来到散步甲板，第一次闻到了轮船的气味。那是一种由沥青、油漆、湿漉漉的缆绳和涂了油的铰链混合而成的独特的气味，让人领略到带有刺激性的新奇的海上生活。游泳池的水面上罩着一张细绳结成的网，池壁的灯光照着这个巨大的“绞索”；深不可测的海水静静的，纹丝不动，散发着强烈的盐味。伊萨贝尔呼吸着海上的空气，朦胧地感到是这新生活的第一个冲击使自己的鼻翼张大，并使她不由自主同时又不无害怕地看到她是孤单单的一个人。

她被一阵有节奏的响声所吸引，来到船头。她站在那里，像是从一个用白色管子围着的平台上向下张望，看到值班的年轻海员们一边奏六角手风琴，一边喝啤酒，他们光着上半身，赤着脚，穿着紧身的卡其裤，哼着一支古老的苏格兰歌曲，他们故意眯缝着眼睛，有意突出这支浪漫曲的休止符，曲子渐渐变了样，越来越跳跃、急速、杂乱。他们笑着，眼里闪着狡黠的目光，最后扮起怪相，扭曲身体，并用手、脚和嘴摹拟各种各样的声音。

伊萨贝尔笑了笑，转身离开那群喧闹的人。

在走近游泳池旁的酒吧间时，她迟疑了一下。

她走了进去，在一张铺着法兰绒桌布的桌子旁坐下。她眼里闪着光，用手理着裙褶；这时，红头发的酒吧招待从柜台后面钻了出来，对她挤挤眼，问道：

“女士，您想用什么?”

伊萨贝尔紧握双手，感到手在冒汗，便悄悄地在法兰绒上擦了擦。她勉强地微笑着，以掩饰自己的紧张和慌乱，竭力想着自己是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在与熟人打交道。她想避免和那个正在向她走来的侍者接触，那人长着一头胡萝卜色的头发，引人注目地没有眉毛，显得既可笑又可怕，只有眼睫毛拦着他那长长的、布满蓝色雀斑的额头。侍者慢腾腾地向她走来，像是为了让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似的，这

使伊萨贝尔更加想不出要喝什么饮料，同时她还想到自己从未在酒吧间里喝过酒。红头发侍者步步逼近，当然是为了做他的本分工作，但他那两只像是没有眼眶的眼睛——两个充满了胆汁的黄眼球——却毫不放松地盯着她；穿着一件短袖套头衫和一条苏格兰格子裙的伊萨贝尔畏怯、窘迫并急得冒汗，她一只手在桌子的法兰绒上轻轻摩擦，另一只搁在膝头上的手则在裙子上擦着，然后，又一次把两只湿漉漉的手掌握在一起，用失去了控制的紧张的声音喊道：

“威士忌苏打……不要玻璃杯[1]。”

侍者惊奇地看着她，这是那种职业尊严被冒犯的人才有的惊讶的表情。听到伊萨贝尔的吩咐之后，他愣了好一会儿，才把耸着的肩膀松下来，那个低着的脑袋发出的尖声命令把他弄得不知所措；他闭了一下眼睛，那个没有先例的吩咐使他失去了原有的信心。

“女士，您是要银酒杯……可是一般都用玻璃杯……”长着红头发的脑袋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那张满是雀斑的脸笑得皱成一团。他用餐巾捂住脸，好不容易止住了咯咯咯的笑声。

“不要冰，请不要放冰……”伊萨贝尔又用法语

---

① 伊萨贝尔英语不熟练，把“不要放冰”说成“不要玻璃杯”。

重复了她刚才的要求，眼睛并不看着那个侍者。“冰——我的嗓子受不了。”

餐巾后面露出了侍者涨红的脸。

“噢，夫人是法国人？”

“不，不，我是墨西哥人……”

“我叫兰斯洛特，敬候您的吩咐。我建议您来一点巴士特酒，这对于有咽炎的人来说是再好不过了，而且，由于这种混合饮料很稠，所以酒精进入血液时，不会使人失去控制。我的名字是兰斯洛特，您知道吗？就是圆桌骑士中的兰斯洛特。”

他在伊萨贝尔面前躬身屈膝，迅速转过身去，然后哼着歌从柜台下面钻了过去。伊萨贝尔心跳得很快，始终低着头，眼睛盯着桌布上的一个地方。

“您要我放唱片吗？”兰斯洛特问。

伊萨贝尔听见他在倒某种黏稠的液体，然后是挤柠檬和打开苏打水瓶的声音，接着就是熟练、内行的搅拌饮料的声音。她点了点头。兰斯洛特叹息道：

“我运气不好，没轮到在这个港口上岸。您是此地人吗？”伊萨贝尔摇摇头。兰斯洛特放上一张老唱片《在兰伯斯林荫道上》。伊萨贝尔微笑着抬起了眼睛，朝侍者望去。她突然惊叫一声，用手遮住眼睛。她看见兰斯洛特头上套着个东西，脸变了样子，犹如长长的生面团，露着尖利的牙齿和牡砺般的眼

睛……。她站起身，带翻椅子，跑出酒吧间，也不答理侍者的叫喊：

“夫人！喂！夫人！我让人把酒送到您舱里去好吗？”

贪杯的红头发侍者像昔日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摘掉兜帽那样，一把扯下罩在脸上的透明的丝袜，他耸耸肩，然后用一根麦管吸着那紫色的饮料。

伊萨贝尔在过道里停了下来，气喘吁吁，不知往哪里去才好，甲板和过道的号码把她弄得晕头转向。当她总算靠在自己凉爽的枕头上，听到自己舱内通风口的嗡嗡声时，才哭了起来，并喃喃地重复着她所熟悉的东西和亲人的名字，只有那些名字才能使她得到安慰。她的亲人竟然没有提醒她并阻止她进行这场冒险。她因为又累又怕又想家，不一会儿就困倦起来，睡着了。要不然，她很可能提起箱子当夜就回到岸上去。

“杰克，小伙计，离开水手甲板有什么感受啊？”

“洛弗乔伊，你这个可怜虫，请你规矩些，我会在船长面前告你的。”

“你尽可以侮辱我们，可是你会得到惩罚的。”

“怎么？你们是不是想在巴拿马城的哪条胡同里等着我，然后使劲揍我，直到我求饶为止？而且，你们大概还以为我会因为讲骨气而不去告你们吧？”

“差不多就是这样。没准还要把你那曼迪·赖斯-戴维式的金色鬈发统统剃光呢！”

“可怜而又愚蠢的洛弗乔伊，你把一件很简单的事给忘了。”

“噢，是吗？”

“嗯，是的！我可不管什么高尚行为的准则，我会去告发你们，把你们统统送进监狱。”

“你这个人就是没有感情。不光是你，现在这些矫揉造作的青年都是这样，一帮小无赖，吊儿郎当，没有道德原则，过去一个好海员那可真是条好汉。最好再来一次大战，也好让现在的青年多点儿男子气。”

“你在哄谁呀？我亲爱的洛弗乔伊。”

“好吧，杰克，为过去的时代祝福吧。我是因为你不在我们中间而难过。”

“难过？你是因为不得不侍候我而恼火吧。”

“不，亲爱的杰克，不是这样。你知道，我一直很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非常美妙的时光。我了解你，小滑头。真的，我需要你。难道你忘了？……”

“嘘，你这饶舌的家伙，讹诈可是一种肮脏的罪行，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杰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敢单独去做某些事情。要是像以前那样合伙干，我心里就

踏实多了。那些旅客真粗心。你还记得鲍得温夫人和她的假首饰吗？……”

“你走吧，洛弗乔伊，明天给我送热茶来，这是命令。”

“你等一等。你知道吗？那个刚上来的女人，就是在阿卡普尔科上船的南美洲人。”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洛弗乔伊，你这个又老又秃、丑陋卑鄙的家伙，真是海洋里最使人厌恶的海妖了。”

“可她是那样的粗心，亲爱的杰克。她简直是在请我们去动手。你听着：总共是九千美元的旅行支票，你听说过这种事吗？那些支票就扔在寝舱的柜子上，像是一堆莴苣，又绿又嫩，正准备拌凉菜呢。”

“无知的洛弗乔伊，旅行支票的上下两联要有同样的签名。广告上不是说了吗？‘比钱还保险’。”

“杰克，杰克，你不记得我们伪造过签……”

“行了！我要是再听见你这张臭嘴嚼舌根，我就去控告你，我起誓我要在船长面前告你。你现在是和一位绅士打交道，而绅士是要顾及面子的。你这个魔鬼，没牙的吸血鬼，肮脏的秃鹫……”

“啊？噢！亲爱的杰克！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哦，杰克，你真让我高兴。我一直喜欢你骂我，你是清楚这一点的，对不对？不过，这没关系，杰克，正

像巴拉巴斯说的，‘你上天可别忘了我’[1]。好吗？杰克，好吗？”

“洛弗乔伊，明天端热茶来。这是命令。祝你晚安。”

伊萨贝尔睡着了，没有觉察轮船何时起锚离开了阿卡普尔科，对于这艘客轮来说，第二天早晨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自从轮船驶离悉尼以来，船上的生活天天如此；可是对于伊萨贝尔来说，这平静的早晨却是那样的新奇。船身的摇晃使香水瓶和梳妆用品跟着滑动并互相碰撞。她还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侍者没敲门就走了进来，口中说道：“早上好，我是洛弗乔伊先生，是您的寝舱的侍者。”说着，便把一个托盘放在她的膝上，托盘上有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她赶忙用被单盖住胸部，并用一只手掠了一下头发，那只托盘在她膝上晃动，她心里在想，这些外国人对待女人真是无所顾忌。喝完茶，她在浴缸里用热海水洗了个澡，当她脱光衣服浸在微呈绿色的使人镇静的水中时，不由得记起在圣心寄宿学校时洗澡的情景。最后，她来到C甲板餐厅，侍者领班向她点头致意，并说他名叫希金斯，愿意为她

① 据《圣经·福音》说，耶稣受难时，有两个小偷同时被处死，这是其中一个对耶稣说的话，巴拉巴斯则是《圣经》中的另一个人物，洛弗乔伊因无知而张冠李戴。

效劳，他领着她来到一张两人用餐的桌子，让她坐在一个正在吃煎鸡蛋的五十多岁的老太太的对面。

那位女士自我介绍说她是詹金斯太太，并抖着下巴肉告诉伊萨贝尔，她是洛杉矶市的一名教员，每隔三年就可用积攒起来的钱作一次这样的旅行，可是因为学校放假都在夏天，所以她总也不能在冬季旅游，而对于轮船和那些阳光充足的岛屿来说，冬天才是最美妙的季节。于是，伊萨贝尔也不得不告诉她，她是墨西哥城尼萨街上一家铺子的店主；她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离开店铺，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到国外旅行，不过她有一个名叫玛丽露的非常勤奋的女店员，肯定会很好地照管她的铺子的。那个店铺确实值得好好经营，因为她已经很不容易地使它有了一定的声誉和一批主顾，她的主顾自然包括那些受到革命损害的名门望族的世交和亲友，同时也包括那些新近发迹的太太，她们都认为她店里的一切都很大方、高雅。真的，她的工作很有意思：挑选镇纸，拿出羊羔皮手套，包丝围巾……

詹金斯太太打断她的话头，劝她无论如何不要叫一份英国式的早餐，因为英国人送上来的那种干燕麦和鲱鱼干只能当作催吐剂，真要让人把隔夜多饮的酒都吐出来。“您要是没有亲眼看见，肯定不会相信一个人能喝下那么多的酒。您爱喝酒吗？”伊萨贝尔笑了，告诉她说自己的生活很简单。虽然旅行

生活是那样的新鲜，使人兴奋，但她还是思念着她惯常的生活。不管怎么说，她的生活是美好的：每天早上醒来，从寓所——她和阿德莱达姑妈一起在那里生活——步行到商店。走进商店后，就和那个年轻而又能干的玛丽露一起默默地忙她们的工作。中午穿过马路，到圣勃餐厅吃午饭。晚上七时，阿德莱达姑妈等着她回家，两人在一起扯一扯家里的陈年老账，互相述说白天发生的事情，八点钟再用一些点心。星期天她们去教堂望弥撒，星期四做忏悔，星期五领圣餐。漂亮的拉丁影院就离她们的寓所不远。一切都是美好的。

伊萨贝尔要了一份有桔子汁、卧鸡蛋和咖啡的早餐。詹金斯太太轻轻地在桌子底下踢了她一脚，叫她注意那些男侍者是多么年轻、漂亮。

“都是些不满二十四岁的青年人，我真不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不让年轻人上大学，倒叫他们来端饭上菜，怪不得他们把所有的殖民地都丢失了呢。”

伊萨贝尔正想继续扯她的家常，听了这些话她只得把餐巾举到嘴边，冷冷地看着那个美国女人。“我不喜欢议论佣人，如果对他们表示出兴趣，那他们就会和你平起平坐了。”

詹金斯太太皱皱眉，站起身说她要去做“每日必做的保健运动”了。“沿着散步甲板走六圈就是一

英里。每天就应散散步，否则肯定会消化不良。再见，亲爱的。中午见。”

不管怎么说，有这位大块头太太做陪，伊萨贝尔倒觉得有了依靠，那位太太身上裹着的印花布使人想起当年来到普利茅斯的清教徒殖民者，这时她正一摇一摆地向餐厅门口走去，一边像在空中按键似的摆动手指，和正在进餐的人们打招呼，还不时称别人“亲爱的”。

伊萨贝尔微笑着，半闭着眼睛慢慢喝咖啡。她只听见餐厅里轻微的声响——勺子在茶杯里搅拌时发出的丁当声，以及杯子相碰和倒热茶的声音，这些声音最终使她确信周围的一切都是安详、体面、高雅的；整个长长的、平静的上午她都在甲板上欣赏太平洋的景色，她喝着汤，倚在帆布椅上，听着大厅里演奏的莱哈[①] 的华尔兹舞曲，观察着比她先上船的旅客们，更感到无比的宁静。

下午一点，一个小伙子敲着手鼓招呼旅客们吃午饭。伊萨贝尔来到餐厅，她打开餐巾，一边看菜单，一边抚弄着珍珠项链。她叫了苏格兰鲑鱼、烤牛肉和切达干酪，两眼并不看那个英俊的侍者，颇为焦急地等着詹金斯太太准时到来。

“哈罗，我是哈里森·比特尔。”

---

① 莱哈（1870－1948），奥地利歌剧作曲家。

伊萨贝尔正往一片粉红色的火腿上挤柠檬，她停了下来，看到了这个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男人。他那留着一条头路的金黄色的头发紧紧地贴在头上；脸瘦瘦的，嘴唇很薄；灰眼睛泛着微笑，使他那稍稍有些僵硬的鞠躬姿势变得不那么拘板。黄头发的青年男子已把椅子拉出来，正等着伊萨贝尔作出表示，好在桌旁坐下。

“我想您是不是弄错了？”伊萨贝尔终于喃喃地说，“这是詹金斯太太的座位。”

哈里森·比特尔先生坐下来，打开餐巾盖在腿上，伸了一下胳膊，露出蓝条衬衣的袖口，并解开白亚麻布外套的扣子。

“这是新的安排。常常发生这种情况。”他一边看菜单，一边微笑着说，“侍者领班是这个餐厅的耶和华，他把合得来的人安排在一起，把合不来的分开。哦，我这是玩笑话，您别认真；也许是您的同桌对您有什么意见，所以要求换桌子……”

“不，不会。”伊萨贝尔用她的不熟练的英语认真地说，“我们很谈得来。”

“那您就只好认为是侍者领班的主意了。谁也不知道这些轮船有什么花样。现在的服务糟透了。喂，侍者！您要酒吗？不要吗？给我来一份和这位夫人一样的菜，再加半瓶伊昆堡葡萄酒。”

他又朝伊萨贝尔笑笑。伊萨贝尔垂下眼睛，匆

忙地吃鲑鱼。

“也许我们应当互相介绍一下。真遗憾您没有参加那天晚上船长举办的晚会。”

“我是昨天晚上才在阿卡普尔科上船的。”

“哦，您是拉丁美洲人?”

“是的，是联邦区墨西哥城人。”

“我叫哈里森·比特尔，费城人。”

“我叫伊萨贝尔·瓦耶丝，家住墨西哥城汉堡街211号。我是伊萨贝尔·瓦耶丝小姐。”

“喔！没有哪位年长的妇女陪您旅行吗？我一直以为拉美人非常谨慎，总要让一个笃信宗教的妇女陪着小姐们。您别担心，但您要多加小心。”

伊萨贝尔笑了，一天里第二次讲起自己的生平。詹金斯太太从一张四人用餐的桌子扬起她那带有皱纹的手，仍像在空中按键一样摆动着手指，向她喊道：“喂，亲爱的。”伊萨贝尔又微微一笑，脸也红了，接着又讲起阿德莱达姑妈如何劝她休息一阵，因为她操持那家礼品商店已经整整十五年了，不过她很挂念那个用金、白两色装饰得很漂亮的商店。奇怪的是，那些琐碎的小事——算账、存钱、订货、陈设和出售三角围巾、日常使用的别针、项链、手提包、化妆盒以及各种小奢侈品——竟能充实她的生活，而且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她之所以对小店怀有这样的感情，也许是因为她父母去世以后

（她的眼睛垂得更低了）．她听从了她家几位至交的劝告，把双亲留下的全部财产——一笔不大的财产——都投进那个店铺里去了。皮肤晒得黝黑的哈里森·比特尔先生用手托着头，眼里泛着酒意，听她叙述。

英国人把昔日滑铁卢一役取得的胜利归因于伊顿运动场上的训练，基于这一信念，一艘英国轮船就恰似一个漂浮在水上的巨大的比赛场。现有的一切权力机构好像都配合默契，要以十字军的热情，充分利用上帝安排的这段短短的旅行时间，在那些初次接触英国生活的不幸的土著居民心里注入“费厄泼赖”的英国传统，而船上那些负责比赛的船员、身穿白制服的长腿姑娘、穿着宽大裤子和海魂衫的水手以及其他一些不自觉地模仿吉尔伯特和沙利文①的人便是这种传统的体现。的确，要描述罗得西亚号甲板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体育精神只有借助于那些常用的英国俗语；船上的每个船员或旅客都明白自己是在体现这种一百年来始终遭到嘲弄却丝毫未受影响的英国传统并因此而感到骄傲（这样讲并没有任何贬责的意思）。这里自有奥妙：英国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奇怪的外部形象，在公开场合他们都以

---

① 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均为英国的歌剧编剧。

那样的面貌出现，而在私生活中，他们又都凭着这种共同的认识过着各不相同的、隐秘古怪的个人生活。

下午，哈里森·比特尔先生很得当地穿着白法兰绒的裤子和带有墨绿色镶边的运动衫，对伊萨贝尔说："我们上板球场玩玩吧。"

上午，哈里森·比特尔先生整整齐齐地穿着白毛巾缝制的衬衫，对她说："我们去看儿童游泳比赛吧。"

后来，当他们一道走进舞厅时，哈里森·比特尔先生说："您从来没有见过苏格兰双人舞是怎么跳的吗？"这时他穿着一件胸前绣有特立尼达校徽的蓝色运动茄克。

另一个上午，哈里森·比特尔先生通知她："今天是甲板网球冠军赛。"这一回他穿着短袖马球衬衫、短运动裤，露着两条满是黄毛的腿。

"今天晚上休息厅举行跑马比赛，我赌的是奥利弗特威斯特那匹马，我想请您也下一英镑的赌注。"他又换上了深衣领的吸烟服和漆皮便鞋。

伊萨贝尔不假思索地认为，观看全部比赛——她当然不会参加——对一名英国轮船上的旅客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她在比特尔先生的陪同下，仍像往常一样打扮——奶油色的衬衣或针织套头衫、珍珠项链、褶裙、长丝袜、半高跟鞋（因为是

度假，她才换上半高跟鞋，这是和她平时装束不同的唯一地方），在各层甲板来来去去，在小梯上爬上爬下，所有的地方她都去坐坐，每场板球赛她都去观看，看网球赛时，她略微扭了脖子，当旅客队和船员队汗流浃背地进行拔河比赛时，她甚至为旅客队大声叫好——由于事先打过招呼，所以船员队总是被拉过画着白道的界线。

“加油！”

“使劲！”

“敢拚就是胜利！”

“真不害臊！把两个球门之间的二十二码再量量！”

“比特尔先生是谢尔伍德绿林队的投球手！”

“瓦耶丝小姐，你来，用手扶着你舞伴的腰，举起左胳膊！”

“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哈里森·比特尔先生在苏格兰舞结束时把她搂在胸前，对她低声耳语。再过半小时，舞厅里又要举行立体声唱片音乐会了。

她没有脸红。伊萨贝尔把手举到脸上，像是为了不让哈里森·比特尔在她脸上留下的热气消散；那个年轻的美国男子笑了，露出光洁的牙齿，他翻

阅着音乐会的节目单：马斯内[1]、威尔第[2]、罗西尼[3]的前奏曲。

“音乐会开始之前我们去喝杯茶好吗？”他提议说。

伊萨贝尔同意了。在哈里森把饼干拣进盘子时，伊萨贝尔轻轻地说：“您真是个英国绅士……，我是说，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您的英国人的味道太足了。”

“我是费城人，那是我的主要活动路线，64 年则要去斯克兰顿了。”哈里森微笑着说，一边排队领茶。

他很感兴趣地看着伊萨贝尔，心里明白，那位小姐对他的那些双关语一点也不懂。“我跟着父母在伦敦度过了大部分的童年时光。我见过吉尔吉德扮演的哈姆莱特；见过爱德华放弃王位，张伯伦带着他的雨伞和签订的协定从慕尼黑回来；看过安娜·尼格尔主演的成千部反映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辉煌的六十年的电影；听过比阿特丽丝·丽丽演唱的滑稽歌曲；也见过杰克·霍布斯在爵士体育馆夺得板球冠军。”

“先生，无论过去还是将来，英国最伟大的板球运动员都要数格雷斯。”一个身体健壮、白胡子梳得

---

① 马斯内（1842—1912），法国作曲家。
② 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
③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朝上翘的绅士冲着他说。

“霍布斯是萨里的光荣。”另一位小个子绅士挠着下巴颏儿的胡须说。他的长相很难看，胳膊下面夹着个很大的半导体收音机。

“我们格洛斯特对你们萨里一个地区的光荣不感兴趣。”胡子翘得高高的绅士高傲地说。

“您是布里斯托尔市的人吗?”留胡须的先生问。

“是布莱克内。”留小胡子的那位先生气鼓鼓地昂起头来说，“就在迪安森林那一带，塞文河边!是乡村，不是城市，先生。”

“这不妨碍我们一起干一杯。”小个子先生咳了一声说。他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在收音机通常放电池的地方放着半瓶白兰地，他干净利索地取出酒瓶，举到格洛斯特人的面前，那位先生点点头，让他把酒倒进茶里，两人大笑起来。

“汤米，今晚我们在游泳池酒吧碰头。”格洛斯特人说。

“一定去，查理。”萨里人说着重新把酒瓶装好，还朝伊萨贝尔那边挤挤眼，说:“不要我的梨就别来摇我的梨树。”

“我还以为他们闹翻了呢。”伊萨贝尔微笑着说，“这些人真有意思!”

“不能和他们交往!”哈里森很严肃地说，“英国人中一半是世界上最正派的人，另一半则是最堕落

的人。”

他们在阅览室坐了下来，低声说话。

“比特尔先生，您可真了解世界呀。”

“伊萨贝尔，叫我哈里，我的朋友都这样叫我。”

伊萨贝尔停住了，听着钢笔在蓝色硬纸上发出的唰唰声。

“好——好的，哈里……”

旁边有人咳嗽，有人翻书，有人在信封上写地址。

“哈里，有您做伴我很愉快……请原谅，您大概会觉得我太——就像我们墨西哥人所说的——太冒失了吧……可是，可是我起初以为我会很孤单，和谁也不会来往的……您当然明白……”

“不，我不明白。我也很高兴有您和我做伴。我觉得您这样看轻自己是毫无道理的。”

“是吗？您真的这样想吗？”

“我认为您是这艘船上最可爱的女人。大方……”

“我吗？”

“是的，大方，端庄。伊萨贝尔，和您在一起我很幸福。”

“这是真的？”

伊萨贝尔不知不觉地扯下了垫在手腕和天鹅绒表带之间的花边手绢，擦了擦湿漉漉的手心，急急

忙忙地走出阅览室。

要不要用睫膏把眼圈涂成蓝色？不，不，人们都说她的眼睛长得最好，不需要再加修饰；不过，也许该用眉笔把眼皮涂黑。眉笔在哪儿？天啊，会不会把眉笔弄丢了呢？为什么把眉笔忘在家里，反而带上这种从来也不用的睫膏呢？洛弗乔伊先生，洛弗乔伊先生，她按了一下铃，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按铃，她等着那个秃顶的长着大鼻子的洛弗乔伊进来，叫他去上面的商店买一支眉笔。给您一个银币，找头您留下。卷发夹在哪儿？来得及把头发卷好吗？不行，头发还湿着呢。真蠢！怎么能在晚饭前两小时洗头呢？美容室总是没空，得提前二十四小时预约，怎么办，怎么办哪！香水倒是高级的，在她的店里这种牌子的香水销路很好：可是哈里森会喜欢她的夜礼服吗？噢，不是哈里森，是哈里，真对不起。领口是不是应该再低一些？这也难说，希腊式样的服装是很优雅的，这一点她很清楚，她的主顾们都是这么说。洛弗乔伊先生，谢谢您，对，对，就是这种眉笔，谢谢，找头您留下吧，您可以走了。脸上是不是抹得太重了？据说这种化妆品对自己不适用，因为她的肤色很好，很自然。哎哟，玫瑰色的唇膏弄了一手，天啊，天啊，永远也打扮不好了，香水瓶随着轮船的晃动而滚动，什么都放不稳，粉盒掉到地上，盒盖上蘸眉笔用的水洒

了一身，泼湿了裙子，弄脏了丝袜。她几乎喊叫着站了起来，两手往腿上一抹，手上黏糊糊的唇膏立即抹得哪儿都是，她终于控制不住自己，高声叫了起来，两只脏手在镜面上一抓，留下许多玫瑰色、肉色的手印，她索性用两只手在镜面上胡抹起来，呜呜咽咽地扯下卷发夹，不停地抽泣着，手一挥，把又小又窄的桌子上放着的所有东西都扫落在地，唇膏、香水、睫膏、香粉、胭脂全都打翻，乱糟糟地滚了一地，散发出一股混合的气味。她垂着头，然后又平静下来，对着模模糊糊的镜子端详自己的面容，泪水把脸上的脂粉冲出一道道印痕，她打开油脂盒，用餐纸擦去脸上的脂粉，羞红着脸拿起剃刀，抬起胳膊，在腋部抹上一点肥皂，刮去短短的腋毛，又用一块湿毛巾擦干，抹上除臭剂——除臭剂又弄到哪儿去了？她找了起来：先在镜子前面的凳子底下找，然后跪着在舱里爬来爬去，把东西全都捡起来。哈里，哈里，她要来不及了，打扮不好了，哈里，哈里……

“时间过得真快。离开阿卡普尔科已经四天了，明天我们将抵达巴拿马。你在哪儿下船？”

“迈阿密。然后乘飞机回墨西哥。这是事先定好的路线，是……”

“也许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哈里，哈里……"

"我们都将回到各自的国家，去尽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我们会忘记这次旅行的。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好像只是做了一场梦。"

"不，哈里，不会的。"

"那我们怎么办？"

"可我对您还不了解——对你……"

"鄙人名叫哈里森·比特尔。现年37岁——虽然看上去年轻些，但确实已满37岁，本人可以起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人氏。天主教徒。共和党党员。格罗顿、哈佛和剑桥的毕业生。城里有一所十四个房间的住宅，猎狐区还有一栋楼房。另有贵重物品若干，收藏有沙尔金[1]、惠斯勒[2]和荷麦[3]的油画，还有一部旧型号的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本人不尚奢华，穿的是布鲁克兄弟时装店做的衣服。生活有规律。喜欢狗和马。孝顺母亲。母亲寡居，60岁，性格刚强，记忆力极差。至于不好的一面——每天蹲办公室十小时，本人是交易所经纪人。满意了吗？"

"我——我不……我是说，比起我来，您的生活要有趣得多。阿德莱达姑妈常说，在她年轻的时候，

① 沙尔金（1856—1925），美国肖像画家。
② 惠斯勒（1834—1903），美国油画家和版画家。
③ 荷麦（1836—1910），美国画家。

一切都是美妙的，舞会呀，人呀，一切都很美好。可是我生活的时代完全不同。我在圣心学校上学，后来——男孩子们从来不来找我，我呢，说真的，我也从来没有希望他们来找我。女孩子们常常谈论这种事，我却认为她们在胡编。不过，我的生活也不错，对吗？我是说，我的生活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哈里——哈里……”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她既怀疑，又愿相信，既惊惧，又兴奋，当哈里的手指准确地抚摩她的脊背时，这种双重的感觉同时从她软弱、冰凉的脊梁上掠过。哈里的手放在伊萨贝尔那件背后系扣的缀满星星的浅蓝色夜礼服上，伊萨贝尔全身颤抖，好像被他碰到了赤裸裸的脊背一样。她身上冒出冷汗；怀疑与确信、恐惧与快乐同时向她袭来，使她兴奋而又身不由己地失去了理智和谨慎。她因冲动而颤抖，感到充满热血的血管在剧烈地搏动并和皮肤相碰，她的又涩又黏的舌头碰到了他的又软又湿的上腭。舞厅被散在天花板上的蓝色灯光照得半明半暗，她的胳膊无力地搭在哈里的肩上，两条腿在慢慢挪动。音乐声在远处飘荡，她羞涩地依在哈里的怀里，周围的人似乎都不存在；她伸出下巴去碰哈里的衣领，把头靠近哈里的脖子，闻到他身上薰衣草的香气。伊萨贝尔没有看到那个白胡子绅士和那个满头白发、脑袋像鹤嘴锄、长相难看的小老头，

也没有看到那个穿红缎子衣服、老是弹着手指“喂，喂”地和人打招呼的加利福尼亚的教员，甚至连那个黄头发青年这时也看不见了。刚才，在她和哈里随着音乐的节奏——那音乐犹如一颗跳动的心——跳舞时，那个青年多次从他们身边掠过，死死地盯着她，有时还朝她挤眉弄眼。

“来吧，伊萨贝尔，我们到甲板上去。”

“哈里，我不能，我从来没有……”

“这个时候甲板上没有人。”

轮船拖着的闪闪发光的尾波和在寂静的夜晚激起的热浪，像白色的水银无谓地翻卷着，把伊萨贝尔对阿德莱达姑妈、玛丽露、尼萨商店和汉堡街寓所的想念卷向沉默不语的螺旋桨，那些回忆全被撕裂、粉碎，扔进漆黑的大海，惶惑、无力、流着冷汗的伊萨贝尔闭着眼睛，半张着嘴，淌着热泪被哈里森·比特尔搂在怀里。

“杰克，婚礼怎么样？”

“浪漫极了，比利，就像菲莉斯·卡尔弗特演的那些老电影一样浪漫。”

“他们没有邀请任何人参加吗？”

“没有，光是他们俩在希尔顿饭店附近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我躲在一根柱子后偷看。这种事真叫我激动。”

“你把蛋白酥切开，给我一块。”

“凭什么给你。你别忘了，我们现在身份不同了。”

“咱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我已经说过，我会看见你又回去扫厕所的。”

“可我现在呢?”

“好吧。我叫兰斯洛特给你留出一瓶戈登酒好了。”

“这话还差不多，比利。”

“猴子穿绸子，还是[1] ……”

“你怎么知道的?她正好穿的是绸子衣服，还戴着一块薄薄的面纱。”

“我说的是你，笨蛋。”

“比利，你真不是玩意儿。”

“好了，你到底要不要那瓶酒?”

“只给一瓶杜松子酒!老斯克鲁杰[2]比起你来也是小巫见大巫了。你要我请我的朋友们光喝杜松子酒，难道这不会有碍我绅士的名声吗?”

“这和我毫不相干。你还是快说吧。”

“她的脸涨得通红，还不停地哭，比特尔先生穿着蓝上装、白长裤，仪表堂堂，简直要让布赖顿的

---

① 西谚，猴子穿绸子，还是猴子。

② 狄更斯小说《圣诞颂歌》中的人物，是个吝啬鬼。

所有女人为之倾倒。”

“是啊！比特尔先生是位真正的绅士，俨然是个英国人。要我说，他长得很帅，而且看上去比她年轻得多。”

“你这个人缺乏感情。像你这样的干瘪老蜥蜴懂得什么叫爱情？”

“哼！要不是因为你乳臭未干，我倒真可以教教你什么叫爱情。我年轻的时候……”

“收起你的陈年老账吧，让我把故事说完，也好把你的那瓶酒挣到手。两人走出教堂时，出现了一个精彩的场面，她不愿揭掉面纱，而他一定要她摘掉，最后竟不由分说把她的面纱扯了下来。她哭了，两手攥着面纱，吻了他一下，可他却像政府宫前倒霉的门警一样，直挺挺地站着。真没见过这样开始蜜月的。”

“你没听见他们说什么？”

“没有，傻瓜，我得站得远远的；明白吗？后来他们离开教堂去旅馆。巴拿马的气温真高，简直和地狱差不多。那位夫人汗流浃背，衣服好像用胶水粘在背上，而他也好不了多少。他们进了旅馆，她忙着去发电报，他则在酒吧喝普朗特混合饮料，那些穿亚麻布的当地人就在那里跳舞。”

“他们干吗不在船上重新举行一次婚礼呢？那是很有意思的，我见过几次。船长有这样的权力，其

他东西也一应俱全。”

“她是天主教徒，明白吗？只要在教堂举行婚礼就行了。”

“你怎么知道的？”

“洛弗乔伊看过她的护照和证件。她比玛丽娅还虔诚，是个怀里塞满英镑、先令和便士的异教徒。”

“那你就等着别人替你火中取栗了，对不对？”

“哎哟！比利！放开我的耳朵！好啊！你这个该下地狱的老家伙。我要油炸你！”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听明白了吗，杰克？我要盯紧你，我知道你的那些诡计。你别去找他们的麻烦，人家是规规矩矩、相亲相爱的好人，要不然，我比利·希金斯可不会饶你。你可不要忘了，在我当上侍者领班之前，曾在甲板上混了二十年，懂得怎么踹别人的小肚子。所以我劝你还是老实点，好好过你的日子，否则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胸上不是白白刺着格温多琳·布罗菲的名字的。”

“你这海盗，狗娘养的。”

凌晨四时，罗得西亚号驶离巴尔博亚，船上的旅客都略带醉意，他们在中央大街印度人开的店铺里买了各种小玩意儿和饰有花边的台布，在蓝烟缭绕、有黑白混血女人献舞的夜总会里花光了钱，他们如醉如痴地看着红黑色裙子在绿色地毯上旋转，

在灯光闪烁的“吞银角子”抓彩机前流连忘返，对着圆形的玻璃柜台着了迷似的听管风琴奏出的热带音乐，最后终于乘车离开卡利多尼亚区那些黄色或深紫色的杂乱房屋和住着黑种女人——夜里还打着蓝色阳伞的大肚子女人——的摇摇欲坠的小破木板房，进入绿草茵茵、屋宇坚固的运河区，嗅到太平洋带有腥味的微风，如释重负地爬上停泊着的轮船的舷梯。

“谢谢你们的小费！”给他们开出租汽车的司机朝他们喊叫，接着又用西班牙语补充一句：“我们这儿既没有钱，又不得太平！”

哈里森·比特尔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一小时之后，注满了暗绿色水的米拉弗洛雷斯船闸打开闸门，在苍茫的夜色中，两台电动机车在涂过油的黑黑的轨道上缓缓开动，拖着那艘轮船威风凛凛地开进闸门。灯火通明的罗得西亚号迎着黎明驶进佩德罗·米克尔船闸；当曙光从地平线升起，照亮这个热带国家时，轮船稳稳地开进库莱布拉船闸。运河像一柄白色的匕首把美洲红树和香蕉树组成的茂密森林劈开，但它又好像随时可能被周围密密的树木重新覆盖。

阳光从气窗口直射进舱里，侍者洛弗乔伊弯着腰把床罩和被单分开，然后眯着眼，用狗一般的嗅

觉细细地检查着被单。杰克站在寝舱门口，交叉着双臂，冲他笑。洛弗乔伊先生紧张地直起身，又继续弯腰整理床铺。

“他们要换寝舱吗?”杰克问。

“是的，船长亲自提出把双人寝舱让给他们。”洛弗乔伊先生咳了一声，拍打毯子上的灰。“他们运气好，原先使用那套寝舱的一对夫妇在科隆下船了。”

“是的，真是走运。”杰克微笑着说，一边用手指把烟头弹到洛弗乔伊的秃头上。

伊萨贝尔满面春风，默默地哼着一支乐曲，张开双臂在双人寝舱里轻快地跳着。她那光着的双脚被地毯扎得痒痒的，张开的手不时触到窗帘。她停下来咬咬指头，又微笑起来，踮起脚跑到五斗柜那边，哈里正在那儿整理衬衣。

“哈里，船上能收到电报吗?”

“无线电报，亲爱的。”哈里皱着眉头说。

伊萨贝尔使劲拥抱他，力气大得使她自己都感到惊奇。

“哈里，你能想象阿德莱达姑妈收到我的电报时会有什么反应吗?你知道吗?我因为攒了一笔钱，所以想作一次旅行，但我不敢一个人出门，姑妈就对我说，也许会有一个五十来岁的体面的先生爱上我。你会见到阿德莱达姑妈的。她还穿紧身衣呢。打电报到墨西哥多长时间可以收到?”

“几个小时。”

哈里把衬衣放进第一个抽屉。一摞是平时穿的衬衣。另一摞是运动时穿的衣服。

“还有玛丽露！她也会高兴的，不过她肯定要羡慕我，她真会羡慕死的！”

新婚夫人笑了起来，两手搂着哈里的腰。

“亲爱的，赶快把衣服放好，屋里乱得像马戏团的帐篷了。”

哈里动一动身体，试图挣脱伊萨贝尔的胳膊，可他马上停下来，轻轻地抚摩伊萨贝尔的手。

“好的，好的，我马上去整理。”伊萨贝尔把头倚在丈夫的肩上。“这是新的生活——我的爱。”她琢磨着这两个词的含义，还不出声地重复了一遍。

哈里弯下腰，按按那堆衬衣，像是要给它们一种安全妥帖之感。“你可以把你的东西放在衣橱的格儿里，这样就不用弯腰了。衣橱我们各用一半。美国轮船的房间比这大得多，不过我们也只好将就些了。”

“对，对。”伊萨贝尔低声应着，松开哈里，又在房里跳了起来。

“现在该放盥洗用具了。”哈里嘟囔着朝盥洗室走去，伊萨贝尔踮着脚，两手交叉放在腿上，跟在身材修长、黄头发的年轻丈夫后面，踩着他的影子，他解开衬衣扣子，怀疑地看看冷气口的金属网。

“你可以用这个小柜。”他补充说，“我就用浴缸旁边的桌子，你的那些瓶子放在这儿更保险些。”他打开小柜，点点头说。

伊萨贝尔把手伸进哈里敞开的衬衣，抚摩他的胸脯，触到了他的潮乎乎的腋窝，又去搔他的背，要他对着镜子把头靠着她的头，两人就这样紧挨着，看着镜子里的影子。

“我以前不懂，真的，真不懂。”伊萨贝尔说，她的哈气使镜子蒙上一层水汽。“我以为姑娘们是瞎编，听她们讲这些事，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她们见我脸红就嘲笑我，'只要我一到什么地方，她们就都捂着嘴不说话了。你知道吗？有时我看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再照照镜子，就觉得自己变了，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头发还有光泽，眼睛和脸上的皮肤仍是老样子——可是嘴唇好像变薄了，鼻子变窄了——我不再和人来往，也不去想某些事了。我真的不明白。哈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最最亲爱的伊萨贝尔。”

伊萨贝尔抬起头，看到他们俩都在看镜子里面的哈里。她用张开的手掌摸摸丈夫的脸，说：

“你得刮刮脸，好下去吃晚饭。你要是留胡子倒是挺好看的。你胡子颜色很浅，简直和白胡子差不多。”

“不对，我的胡子发红。”哈里伸着下巴颏儿说。

“你以前爱过许多女人吗？”伊萨贝尔的手在哈里裸露的胸脯上划着一道道曲线。

“不多也不少。”那个年轻丈夫微笑着说。

“可是谁也没有爱过我，一个也没有……”伊萨贝尔吻着哈里长满卷曲汗毛的胸膛，哈里猛地闪开身体。

“行了，伊萨贝尔！你怎么老是顾影自怜。我最讨厌那种怜悯自己的人。”

哈里走出盥洗室。伊萨贝尔第一次看了看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她摘下眼镜，摸摸嘴唇。

“我得好好教你。”比特尔先生在寝舱里以坚定的语气说，“我知道热带地区的人性格蜕化，我是熟悉康拉德的作品的。”

“热带地区……”伊萨贝尔重复着他的话，无心再照镜子。“不，墨西哥城是个高原城市。哈里森，从我们在昨天结婚到现在，你已是第二次责备我了……”

回答她的是开关抽屉和拉窗帘的声音，接着是长时间的沉寂。

伊萨贝尔等着。

哈里咳了一下。

“伊萨贝尔。”

“嗯。”

“如果我过于粗暴，请你原谅我。我受过严格的

教育。你也和我一样。正因为这样，你才吸引了我，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我喜欢你的端庄、稳重。你就是缺少一点个性。现在你是我妻子，你再也不要怜悯自己了，明白吗？我不许你这样。虽然我很抱歉，但我不能让你这样。哈里森·比特尔的妻子应该昂起头，用骄傲的目光看世界。伊萨贝尔，因为我爱你，我才对你讲这些。伊萨贝尔，亲爱的伊萨贝尔。”

伊萨贝尔湿漉漉的手里捏着眼镜，她跑出盥洗室，扑到哈里的怀里，抽抽搭搭地哭着，心中充满对哈里的感激之情。在昏暗的寝舱里，她分不清是身体受到抚摩，还是精神得到了安慰，和新婚之夜一样，这种精神上的安慰使那无法控制的颤抖和那又盼又怕的肉体接触全都失去了罪孽的标记；这种安慰就像哈里在昏暗中悄悄移开的被单那样，既凉爽又温暖。伊萨贝尔模糊地感到，哈里的手同时触到了她的身体和灵魂。这是上帝祝福的爱情，是合乎道德的结合，是宗教保护的情欲。她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她的感激，真想再打一份电报给阿德莱达姑妈，把这一切都告诉她，让她放心，告诉她他们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自己的父母亲那样相爱着。这种想法使她的心中充满甜蜜的感觉，充满了光明，但她同时觉得，另外一种力量——青年时期被遗忘了的梦幻——正把她卷进黑浪，并使她沉没，不过她仍喃喃地重复着：“我是幸福的，我是

幸福的，我是幸福的。”

当长长的浮桥移开，让罗得西亚号驶过时，伊萨贝尔看看手表。轮船缓缓地驶进威廉城的港湾。她发现手表上的日历已经不走了。哈里正站在她身边，胳膊肘支在漆皮剥落的木栏杆上，看着库拉索首府的荷兰式尖屋顶慢慢掠过，那些又高又直的人字屋顶像是从荷兰的哈勒姆、古达和乌得勒支城移到了加勒比海的这个地势平坦、气候炎热的岛上，小岛明亮的空中飘着炼油厂喷出的浓烟。伊萨贝尔问哈里那天是星期几，哈里漫不经心地看了她一眼，说是星期日。她笑了，昨天他也说是星期日，所以她没看表，这时她才发现对她来说每天都像过节。自离开巴拿马以来，她从未管过她的日历表，这块表指示日期和时间极为精确，这已为尼萨商店的营业时间所证明。要是在过去，不守时刻是会被罚款的。她刚想把自己所想到的告诉哈里，马上又微笑着忍住了——可怜的哈里对墨西哥生活的看法是多么有趣啊，什么热带地区的人没有个性啦，什么未婚女子都要由年长的妇女陪着啦，什么不守时啦，什么待开发的土地啦，什么愚昧无知啦……她抚摩着他的手，两人继续看着岸上密集的房屋缓缓向后退去，高耸的屋顶铺着石板瓦，墙面呈奶油色，有时缀有纹章。轮船驶进港湾后，伊萨贝尔朝船尾望去，想

看看坚固的浮桥如何移回原处，桥两边是等着通行的大大小小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一声尖利的哨声响过，浮桥重又伸到对岸，于是马达声、喇叭声、铃声和嘈杂声重又响成一片，巨大的罗得西亚号客轮的通过仿佛暂时中断了库拉索的生活；白色轮船在海湾平静的水面上滑行，悄悄地、小心翼翼地划破水面，好像再次激起了人们的惊奇和叹息，不过日常生活的琐事又使人们很快把它忘掉。伊萨贝尔虽然设有想到这些，但她却惊奇地注视着岸上那些观看轮船徐徐通过的人们——掉了牙的黑种女人，身材瘦长、好动的黑种男人，汗流浃背的委内瑞拉人，衣服笔挺的荷兰人，胡子拉碴的西班牙人以及那些不系腰带、不带胸罩、髋部极窄的混血女人。后来，当她来到港口的炎热的街道时，便听见他们用各种语言叫着、唱着，或起劲地叫卖香蕉、番木瓜、甘薯、椰子、西红柿、桔子、芒果和鱼，他们在停在岸边的支着帆布篷的小船里出售这些东西，码头边堆满了货物。黑种男人们斜靠在黑黝黝的船舱里，枕着装满香喷喷的水果的木箱长时间地睡午觉，含糊不清地向远处的妇女下命令；女人们缓慢的动作像电影上的慢镜头，她们朝那些可能买她们东西的过路人吆喝，轮流着干这热死人的活计，间或休息一下，或是费力地把短短的鬈发编成辫子，或是把头上汗湿的黑头巾系好。伊萨贝尔和哈里一起在这

港口城市观光，她并不觉得那喧闹的水上市场和这个城市赫尔弗里普莱茵宫[1]式的肃穆的北欧气氛——年轻的荷兰女王吉列米娜的雕像及其洛可可式[2]的浮华的底座以及政府宫——相去天渊，也不认为她现在的生活和她过去的经历极不协调，她只觉得她这没有隐秘的新生活也和她手表上停止的时间一样，既静止不动，又急速向前，好像要把她过去的生活痕迹永远抹去。他们来到克乌肯斯特拉街，闻到热带的咖啡香。伊萨贝尔觉得走在她前面的哈里的笔直的脊背和矫健的步子就是这种新生活的明证。新生活开始后，她昔日学过并接受的道德观念已完全融化在以往从未得到的尽情享乐之中了。她注视着丈夫的举动，见他在一家露天咖啡馆停下，选定一张桌子，移开一把椅子，等她走近；伊萨贝尔站住了，两眼饱含泪水，喉咙发哽。这个长着一双欢乐和严肃的灰眼睛的英俊男子，这个头发金黄、嘴唇坚毅的青年人，这个长胳膊的、双手灵敏的属于她的男人……

当他们喝着牛奶加咖啡的时候，伊萨贝尔对哈里说，这次旅行使她想起了童年时代的游戏，那时

① 荷兰宫殿名。

② 洛可可艺术也叫“路易十五式”。其特征是，具有纤细、轻巧、华丽和繁琐的装饰性。在建筑方面，以法国巴黎苏比斯府第和德国波茨坦桑苏西宫为代表。

她的父母还健在，全家住在蒂沃利德爱丽舍广场附近的一幢大房子里。从她父亲幼时起，这幢房子的地下室就有一个类似健身房的场地，星期六下午亲戚家的孩子们都在那儿玩耍。男孩们爱玩单杠、双杠、吊环和一个带跳板的跳马。女孩子们就玩墨西哥流行的五花八门的游戏，一边玩一边还唱着童谣："金柱子，银柱子，中间藏着白孩子，柱子碎了就见白孩子。"伊萨贝尔有节奏地念着童谣："墨西哥姑娘卖呀卖水果：要桔子还是要杏子，要香瓜还是要西瓜？""捉呀，捉海蛇，这儿可以过。"哈里歪着头，要她把最后一句重复一遍。他一边听她念，一边译成英语，两臂交叉在胸前，眼睛望着小岛巨大的垂直的天幕。

"海蛇。不错，是这样说：斯奈克①，天啊！"

他窃笑着付了钱。伊萨贝尔指着一家挂着摩基约伯招牌的修理钟表和加工首饰的商店。她把左手按在右手腕上，想起自己的手表坏了。他们走进店里。首饰匠是个两颊下垂、满面红光的老头，他拆开手表，把齿轮转了转，又把表还给伊萨贝尔。她戴上眼镜，翻着手提包。

"多少钱？"她问，"我付您美元行吗？我可能只

---

① 英语"斯奈克"的本义是蛇，美国俚语中，为追求和欺骗少女的男阿飞。

带着旅行支票。”

“一美元。”首饰匠说。

哈里赶忙掏出一张钞票放在柜台上。伊萨贝尔拿着打开的支票本，脸羞得通红，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她微笑起来。

“谢谢，请多光顾。”

“对不起。”伊萨贝尔小声说，“我总是自己付钱买东西，所以我忘了，哈里。”

“没什么，亲爱的。你会习惯夫妻生活的。你再说一遍，你的那个童谣是怎么说的？”

“捉呀，捉呀，捉海蛇，这儿可以过，前面的跑得快，后面的追不上。”

“天啊！”

“是的，我觉得自己又像小姑娘那样玩起来了。现在一切都这样美好，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没有这么高兴过，哈里。”

“说真的，上船的头一夜可把我吓坏了。”伊萨贝尔边说边从枕头下把睡衣抽出来。

哈里躺在床上，把一本《幸福》杂志放在盖着被单的膝盖上。

“这条舒适的英国船上可全是体面人呀。”

“是的，我知道。可是当时我谁也不认识，所以就发蒙了。看！库拉索岛的灯光已经离得很远了。”

“你是不放心那位脸刮得干干净净的船长呢，还是那位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或是那些年迈的高贵乘客？”

“哎呀，我觉得新教神父比那个疯疯癫癫的酒吧招待更吓人……”

伊萨贝尔笑了起来。哈里开始打呵欠。她看了看刚刚修好的手表，而他则懒洋洋地拿着杂志翻阅。她提醒他晚饭的时间快到了。他抱歉地说他感到疲倦不想去吃饭。她低下头谦恭地说：

“可是你不去会招致别人议论的……”

哈里伸出手臂，抚摩着妻子的手：

“你去给我要一份肉汤和三明治。这才是好妻子呢！”

“要是你愿意，我就陪着你。”

哈里歪着头看她，故意露出嘲弄的神情：

“你比我还清楚，你连一个晚上都不肯牺牲。”

“是的，但要和你在一起，真的！”

“好，很好。现在你去吃晚饭，多多地想着我，和人们聊一聊，喝上一杯，再想想要是没有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当你感到离开我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你就赶紧跑回来，对我说你爱我。”

伊萨贝尔贴着哈里的身体坐下，搂住他的脖子叹息着说：

“和你在一起一切都变得大不一样了，什么事情

在你看来都那么有趣，同时你又总是这样严肃……我很高兴，同时也十分害怕……”

“害怕?”哈里抬起头，把脸贴在伊萨贝尔的脸上。杂志掉到地板上。“我们已经出海湾了。”

“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将来的打算。”

“这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不用说，你得跟我去费城。”

“那我姑妈阿德莱达呢?”

“可以跟着我们住。她可以和我母亲做伴。她会打桥牌吗?”

“她会成为包袱的。她年岁太大了，而且还很任性。要是不让她做主，她就不高兴。”

“可怜的伊萨贝尔。她对你很专横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有那样她才感到高兴，而我正喜欢别人替我操持。我从来不愿多费精神。我是说，店里的事我管，家里的事由我姑妈管。而且她善于对付女佣人。我可是一辈子也学不会。我能跟商人和税务局的人打交道，这种事我行。但是跟女佣人打交道我不行。女佣人真让我头痛，哈里。不过玛丽露不一样。她虽然出身低贱，可是很知礼，她现在不像原先那样土气了，可还是很恭谨。有一次我病了，我们先前的那个女佣人竟敢用手摸我的前额，看我是不是发烧。当时我真恶心极了。而且她们常常不知道谁是她们孩子的爸爸，乱七八糟的，真

叫我受不了。”

“伊萨贝尔，我向你保证，我们家的佣人一举一动都像夏天的轻云。”

“对不起，我知道你不喜欢听人发牢骚。再说我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呢？”她盯着哈里，咧着嘴笑了笑。“我受过的教育是那样严格，修女们要我们穿长袖紧领的绿色制服，洗澡时得穿着长衫，熄了灯才能脱衣服睡觉……”

“亲爱的，已经八点了，可你还没打扮好。我对你说真的，我要把这些天没读的东西补上，你多多地想着我，回来时就会更加爱我了。伊萨贝尔，还有一件事，你一定得克服这种害怕的心理。你一个人去吧，和旅客们聊聊。记住，我们到费城以后就得过社交生活了。”

“好的，哈里。你说得对，谢谢你，哈里。”

“赶紧吧，这就像个好妻子了。”

“有件急事，杰克先生。”洛弗乔伊毕恭毕敬地弯下腰，贴近那个青年人的耳边说。他正坐在一张有四个座位的圆桌上大口大口地吃鳎鱼。秃顶侍者的耳语声被人们的交谈声、斯文的笑声和刀叉碰到碗碟的丁当声所淹没。

“你说吧，洛弗乔伊。”

“那个丈夫没下来吃晚饭。”

"哪个丈夫，伙计？你以为我是船上管户籍的吗？"

"我是说那个南美洲女人的丈夫。"

"噢，是他呀！他病了吗？请大夫了吗？我想他是精力不支吧。"

"不，不是，杰克先生。他要了一份肉汤和三明治，我刚刚送去。"

"好的，洛弗乔伊。你可以走了。"

"我听从先生的吩咐。"

杰克向同桌用餐的人微微一笑，用餐巾抹了抹嘴，伸出一个指头招呼端酒的侍者，他低声对那个抚弄着胸前挂着小纪念盒的戴眼镜的年轻侍者说："送一瓶堂佩里尼翁酒给二十三桌的那位太太。"

他在帐单上签上字，随即露出了笑容。

"啊哈！"詹金斯太太对杰克说。伸长了脖子的黄头发青年人刚刚看到那瓶放在银托盘上盖着湿餐巾的酒送到了伊萨贝尔的桌子上。

"啊哈什么？"杰克粗鲁地嘟哝说。

"杰克先生，您怎么这样粗野呀？"詹金斯太太笑着说，"绅士们，我们为什么要让这位'盲目的反叛者'和我们同桌用餐呢？"

那位格洛斯特的英国人把白色吸烟服的领子整了整，用手指摸了摸朝上翘的胡子，说："这就是民主。你们不是喜欢讲民主吗？那么这就是民主。我

从未想到今生竟和一个当过侍者的人共进晚餐。”

他大声笑起来，然而杰克并没有听他说话，只是双手交叉托着下巴，注意看伊萨贝尔收到香槟酒时的反应。

“喂，你这个捣蛋鬼，”詹金斯太太猫叫似的说，她有大象的体形和猫的声音。“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她的脸涨红了，说她吃晚饭时从未要过香槟酒。侍者对她解释说，香槟酒是圆桌上那位年轻人敬送给她的。她的脸又红了。她也许以为这是对她新婚的贺礼呢。查理先生，您看到过有哪对夫妇比那个墨西哥女人和我的费城同胞更不相称的吗？”

白胡子老头嘟哝着说：“这是群‘盲目的反叛者’、‘穿黑茄克的阿飞’、‘愤怒的一代’和称之为‘帕帕拉齐’的痞子，是时代的灾难。”

“查理，你别说蠢话。”留胡须的老头儿边说边用谙熟的动作拔掉鳎鱼的鱼骨。“‘帕帕拉齐’不是‘愤怒的一代’，而是一种意大利面条。”

“哈哈……”詹金斯太太大笑起来，此刻完全像只大象了。“这就是英国报纸干的好事。‘帕帕拉齐’并不是意大利的实心细面条，汤米先生，这和太监不是男人一样，尽管表面上看来材料相同……”

“好啦，你们住口吧。”杰克在三个老家伙的大笑声中啐了一口，随即又朝着伊萨贝尔微笑致意，她

不知所措地低下头，继续吃饭。

“那么什么是‘帕帕拉齐’呢?”来自萨里的汤米先生又问，他正津津有味地吃着鱼片。

查理：“是头上插公鸡毛的意大利士兵。”

詹金斯太太:“是臀部长着意大利羽毛的埃及母鸡。”

汤米:“是中世纪的一种酷刑，烧红了用它烫臀部。”

查理:“臀部就是今晚的话题吗?好吧，让我们来假设根据每个人的臀部而不是面孔来认人。”

汤米:“您好，您今天臀部的气色真好呀。”

詹金斯太太:“您的臀部再搽点儿迷人牌胭脂，那您就会像冰淇淋一样诱人了。”

汤米:“你的臀部这样化装，我怎么能在狂欢节上认出你来呢?”

查理:“现在已能做臀部整形手术了，你做了手术就会变成电影明星，我们就叫你‘屁股巨人’。”

汤米:“我们再给你买个单目镜，以便解决你的括约肌散光症。”

詹金斯太太:“那样吃饭就成了不体面的需要回避的事了，而出恭倒该在高贵的朋友们的亲切陪伴下进行了。”

查理:“那饭店全就该用便盆而不用盘子了。”

汤米:“侍者的活儿不再是上菜上饭而是接东西

了。”

查理：“那样的世界多有趣啊！”

杰克一拳敲在桌子上说：“闭上你们的嘴。”

“正好！”汤米尖声说，“对，闭上嘴，张开……”

“‘帕帕拉齐’是给安妮特·埃克贝拍裸体照的那些私通的色鬼。”杰克高声说，同时放声大笑，其余的人也跟着大笑起来。

“和下层人在一起真有趣。”查理笑红了脸，用餐巾捂着嘴说。

“这是我们英国牧师的经验。忆往昔，心里抱怨嘴上甜；看今朝，和我们‘愤怒的一代’及‘幸运的吉姆’生活在一道。”汤米不停地感叹说。

“为拯救大不列颠而干杯！”查理举起酒杯，打着嗝儿说，“这是推崇禁欲狂的土地。”

“这些人闹得太不像话了。”最后一批离开餐厅的人当中，有位夫人冷冷地说了一句。

“救救它吧！”汤米随声附和说，同时举起酒杯，轻蔑地瞟了那位夫人一眼。“救救英吉利王国这片乐土吧！婊子当女皇，租着核权杖；这是威严的国家，出了个斯蒂芬·沃德，还有一个安东尼·艾登，外加半杯咖啡；这是美女和怪物的乐土，养育了多少牙买加的妓院老板，生出了多少巴登堡[①] 的子孙。”

---

① 巴登堡是德国姓氏，英国姓氏蒙巴顿即由此而来。

汤米一屁股坐下，用呆滞的目光看着詹金斯太太说："你说，美国佬有这么好的诗吗？"

詹金斯太太威严地站起身，垂着下巴肉，不顾那些观看空餐厅里这幕好戏的侍者的窃笑，放声唱起来："啊……请你告诉我……在曙光中，你看到了……我们……在夕阳的余辉下骄傲地降下的……！"

老太婆充满激情地伸出一条胳膊，绷紧面部肌肉继续唱道："嘣！亚拉巴马学校的儿童被炸弹送上了天！唰！孩子们抱着狄更斯的故事书上了床！啪啪啪，赶忙去买洛基出售[①] 的防空洞，洛基可是个机灵鬼！梆梆梆，杰克·帕尔[②] 是我们的荷马，富尔顿·谢恩[③]是我们的男保姆！啦啦啦，看电视，我们为尼克松和他的狗洒下同情的眼泪！在圣金廷[④]，我们把切斯曼[⑤] 烧烤！滴答滴滴答，行情滴滴答答地涨，我们只有祈祷上苍！你说我们还缺什么呢？你要得到天堂吗？去找斯佩尔曼[⑥]！你想动感情吗？就去听莉贝拉塞[⑦] 奏钢琴。你想赢得朋友，影响别人

---

① 指美国财阀洛克菲勒。

② 杰克·帕尔，美国电视演员。

③ 富尔顿·谢恩，美国现代作家。

④ 美国的著名监狱。

⑤ 切斯曼，美国著名凶杀犯，在狱中曾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从而轰动一时。虽然当时许多人极力主张免其死刑，最后还是被送上电椅。

⑥ 斯佩尔曼，纽约的大主教。

⑦ 莉贝拉塞，钢琴演奏家。

吗？你就给西班牙、越南送去几百万。你想扮演海盗吗？你就去猪湾跑一趟。你要文明吗？有杰克琳[①]装饰白宫。啊，往日的清白；啊，简陋的木屋；啊，遥远西部的开拓者；啊，印第安土人的突袭；啊，华尔腾[②]田园诗般的池塘；啊，在塞勒姆追捕女巫：这是密勒[③]的杰作！涂脂抹粉的林肯万岁！抹了除臭剂的格兰特万岁！坐在小浴盆上的杰佛逊万岁！土地富饶，我们大吃大喝，用杜兰特的鼻子来闻我们自己的屎！”

大象般的詹金斯太太像把斧头那样一下倒在查理的怀里，好似一团胶粘在他的身上，气都喘不过来；她通红的脸正好对着坐在杰克身旁的伊萨贝尔的张着的嘴，詹金斯太太像哀鸣似的问了句：“您不喝酒吗，新婚处女？”便不省人事了。

“她怎么了？”伊萨贝尔惊叫起来。“我真不明白。先生，您太客气了，可是我得回舱了……”

杰克轻轻用手拉住她的胳膊肘说：“您应该帮助我们把詹金斯太太抬走。”

“我们把这粉红皮肤的自由之艇搬到哪儿去

---

① 杰克琳，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夫人。

② 华尔腾，湖名，美国作家梭洛（1817—1862）曾在该湖畔隐居两年，体验简单的生活，并著有以此为题材的散文集《华尔腾，或林中生活》。

③ 密勒（1916—），美国现代剧作家，作品有《塞勒姆的女巫》等。

呢？"汤米一边收好他的手提收音机一边摇摇晃晃地说。

"快，快把她从我身上搬开！"查理高声叫喊，那裹着花布的九十八公斤的庞然大物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

"抬到游泳酒吧去！"汤米催促说，他伸出一条手臂摇晃着收音机，收音机里藏着的酒瓶丁丁当当地响个不停。

詹金斯太太张开一只眼说："你就像是横渡特拉华河的乔治[1]。"

"一条漂着冰块的威士忌河！独立和革命完蛋了！"查理吹着口哨，夹住詹金斯太太的腋部，汤米则抬起她的双腿，于是这几个快活的人便列队向游泳池走去，杰克和伊萨贝尔跟在后面。

"在船上可以玩得很开心，比特尔太太。"

"太太？噢，对，对，是比特尔太太。他也这样说，我是说，我丈夫也说我应该开开心……可我原先并没想到……"

"您原先怎么想的，太太？伊萨贝娅，我能这样称呼您吗？"

电梯门开了，大家拥了进去。开电梯的年轻人用手捂住鼻子以免笑出来。詹金斯太太被汤米和查

---

① 指美国前总统华盛顿。

理抬着，活像一堵没有墙基的墙。在静悄悄的电梯里，汤米和查理设法靠在漆过的电梯壁上，人们挤来挤去，伊萨贝尔和杰克被挤到一个角落里。

“我叫伊萨贝尔，不叫伊萨贝娅。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杰克做了个手势——一个意味无穷、漫不经心而又得意洋洋的手势，然后说：“伊萨贝娅听起来更浪漫，更拉丁化。您知道吗?船上有一份旅客名单。”

“但是……”

“我太唐突了吗?太失礼了，对不对?请您看看周围的人！大家都疯啦!”

伊萨贝尔笑了。门又开了，他们走进游戏厅。喜欢参加各种比赛的旅客们在那里做问答游戏，组织游戏的人拿着话筒提问，分坐在二十张桌子上的各个组就写上答案和桌号，由每组的一名成员把写有答案的纸条送到评判员的桌子上。一个穿着肥大裤子的水手在黑板上记下各组的得分。查理和汤米使劲地抬着詹金斯太太穿过大厅，后面跟着伊萨贝尔和杰克，伊萨贝尔用手提包半遮着脸，指挥游戏的人问：“谁发明了精神分析治疗法?”

查理大声说：“蒙哥马利·克利福特!”汤米则喊道：“不对！是个做沙发的滑头。”查理又说：“什么在先?是沙发还是精神分析法?”说着，两人一松手像撂下一袋砖似的把詹金斯太太放在大厅中央，

然后互相扶着对方的腰，就像跳康康舞的舞女那样晃动大腿，用醉鬼的嗓子嗥叫起来：

俄狄浦斯，俄狄浦斯是罪人，
为了庆祝母亲节，
和他母亲睡了觉；
约卡斯忒，约卡斯忒是罪人，
听她亲口对我言，
她和儿子生孩子。①

大厅的风琴手奏起奥芬巴赫② 的曲子，查理和汤米重又抬起那个昏迷不醒的女人，在一片笑声和掌声中，跑出灯火通明的大厅，来到昏暗的游泳池酒吧。詹金斯太太被放在酒吧柜台前的高脚凳上，酒吧招待兰斯洛特扶着她，汤米一个箭步窜到钢琴那儿，按动琴键，奏出几段像是德彪西③ 作的曲子，查理则伏在柜台上，用宏亮的声音说："兰斯洛特，我仍然认不出是你！你这火红的天鹅绒！"

满头红发的人笑了，露出一口纸板一样的黑牙："老爷，您要香槟还是黑啤酒……"

"真该死！"查理敲着柜台说，"来瓶红奥黑尔

---

① 俄狄浦斯、约卡斯忒系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② 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
③ 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

酒！”

侍者张着满口黑牙笑着，他弯下腰，然后戴上一副金黄色的夹鼻眼镜直起身，把威士忌、酸橙汁和一罐复盆子酱倒在满是碎冰的鸡尾酒调制器里，快速搅拌起来。他把调制器在查理面前来回摇动，查理满脸充血，怒气冲冲。

“滚，兰斯洛特，滚，你真让人受不了！你在这条乌克兰移民船上是白费时间！你应该到马利、枫丹白露、温莎、彼得罗夫、圣苏西、舒姆本、萨丁、罗贝尔沃蒂埃宫去，全世界的宫殿和王公们需要你去侍候……你这蟋蟀！蚱蜢！”

兰斯洛特又弯下腰去，再直起身时，戴着一顶大礼帽和一个黑边单目镜，他把一盎司纯奶油、一盎司可可香草甜酒和一盎司薄荷酒倒在另一个鸡尾酒调制器里，然后把这杯冷饮端给全身发热的查理。面对黑、红、绿三种混合饮料，那位格洛斯特来的先生就不说话了，他手不扶杯喝光三杯饮料，白胡子上沾上了这几种饮料的颜色，于是这个神志有些不清的人的嘴上出现了某个尚未解放的国家的国旗颜色。

“放《一棵白杨》那张唱片……”他完全醉倒之前咕哝着，“献给我们的墨西哥客人……”

伊萨贝尔挨着杰克坐在钢琴旁，她接过一大杯掺有威士忌的柚子汁。

“你说的是《怀念白杨》吗?”戴着弗里吉亚自由帽的酒吧侍者边问边挤挤秃眉毛的眼睛。

“是柚子汁。”杰克说。

伊萨贝尔皱着眉喝了一口，说:“可我从来滴酒不沾。”

“那你不喜欢我献给你的香槟喽?”

“不，我喝下去了。不过那种酒是喝不醉的。”

“我想起了我在加利福尼亚度过的岁月。”汤米一边弹琴一边用极其柔和的声音说，眼中流露出迷茫的神情。“那是在奥克兰的一个酒吧间里，正是禁酒时期。当时我们很年轻，无所顾忌，成年人的担子还没有落在我们的肩上。太太，人一生只有一个青春。”他朝伊萨贝尔挤挤眼。“我当时热恋着一个‘客串的’女演员，她说她叫拉弗恩·奥马莉，影片里就是她把马牵给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让他爬上城墙的。我们当时又年轻又浪漫，我们唱着歌。”

汤米猛击琴键，从胸腔里发出混浊的声音。

“怎么能把他们留在农庄里,既然他们已经看到了佩尔……”

他注视着伊萨贝尔和杰克，眼里噙着泪水。

“小考拉熊呀，不要错过时机。只有在床上才能享受友谊和爱情，才有了解和猛省，才能领略无情和激动。霍尔·约翰逊断送了拉弗恩，她的歌声真美，‘旧金山，我来了，回到了我离开过的地方，斯

沃尼，我多么爱你，我亲爱的老斯沃尼，小家伙，如果你没接到我的信，那我就是进了监狱，亲爱的宝贝儿……’她的声音可拦截洲际导弹，她和约翰·吉尔伯特以及拉蒙·诺瓦罗一道隐匿，她现在有一所公寓，就在威尔希莉林荫道尽头的死胡同里，供退休演员住宿……”

汤米突然语塞，伏在琴键上哭起来。杰克紧紧握住伊萨贝尔的手。头昏脑涨的比特尔太太没有把自己的手从那个青年紧握着的手里抽回来。她用混浊的目光看看那三个不再动弹的人：詹金斯太太被高脚凳支着趴在柜台上，鼾声大作；查理缩在地板上，枕着一个铜痰盂；汤米伏在不再作响的琴键上抽泣。杰克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伊萨贝尔，握着她那只汗湿的手，口中吹起《上帝保护女王》这支曲子的第一节；兰斯洛特踮着脚走过去打开电唱机，电唱机里传出了萨拉·沃恩的歌声。杰克扶着伊萨贝尔的双臂，把她搀起来，他把手放在这位新娘的腰部，用最慢的、几乎是静止不动的步子跳起舞来，慢得像是在给比特尔太太催眠，她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更何况是站着让人催眠了。她那昏沉沉的头脑里记起了儿时的歌谣、哈里的皮肤、拍打着罗得西亚号龙骨的浪花，还有那英国除臭剂以及泼洒出来的鸡尾酒的香味。而这第二个男人并没有紧紧地搂着她，没有过分的举动，而是和她保持相当的距离，

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他几乎一动都不动，就像那支节奏极慢的歌曲唱的那样："我的穿蓝色衣服的小姑娘……"她觉得自己成了另外一个人，就像不久前孤零零地站在阿卡普尔科码头时那样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而阿卡普尔科的码头又变得多么遥远，多么虚幻呀。昔日学到的戒律正被打破，她不知道如何应付查理、汤米、詹金斯太太和杰克所说的话以及他们造成的这种局面，而杰克仍在注视着她……

"伊萨贝娅，从你来到船上时起，我一直在看着你……"

"金柱子，银柱子，中间藏着白孩子……"

"你不舒服吗？"

"柱子碎了……"

"可你从来不看我一眼……"

"我从来没注意到你……"

一股热流从腹部冲了上来。

她让杰克贴近自己的身体，吻了吻他的嘴。她马上放开他，脸上露出恐慌的神情，她也像他那样盯着他，而他此刻则乜斜着眼对她微笑。她用双手捂着嘴，羞愧地弯下腰，两边的太阳穴虽不再发烫，但腹部仍然热乎乎的。她跪在杰克面前，而杰克站着不动，强劲有力的双腿直挺挺的像两棵大树。

"啊，杰克，杰克啊，杰克……"

"来，你站起来。把手伸给我，我们去透透气。"

“对不起。酒劲上来了，我从来没喝过酒。从来没有……”

像利刃划破冰封的湖面，轮船激起带咸味的浪花，浪花一次又一次打在她的脸上。但这次她不像当初那样有一种清新之感，只有一种可怖的恶心的感觉。

“杰克，请你带我回到我自己的舱里去吧，我感到不舒服。”

“你愿意这副样子回到你丈夫那儿去吗？”

“不，我不。可我该怎么办呢？”

“新鲜空气会使你镇静下来的。你靠在我的肩上。”

“你会怎么看我这个人呢？”

“和从前一样，你是船上最可爱的姑娘。”

“这不是真的。你别嘲弄人。”

她喊了出来，可马上意识到海风压过了她的话，此时此地喊叫无异于缄默。无声的闪电默默地划破天空。杰克的嘴唇在翕动，可是她什么也没听见。风吹动两个人的头发——杰克的黄头发和伊萨贝尔的黑发，头发遮住她的视线，卷进她的嘴里。杰克摘下伊萨贝尔的眼镜扔进大海。她伸出手去抢，但什么也没抓到，漆黑的海面上只有浪涛作响。杰克微笑着，拿过伊萨贝尔的手提包，掏出眉笔和唇膏，迅速而又精心地替她描脸，画出弯弯的眉毛，丰满的

嘴唇，又用手重新整理她的头发。伊萨贝尔感到他的手指温柔地抚摩着她的鬓角、前额和嘴。然后，杰克让她用小镜子照一照，变化虽然很小，但效果明显：眉毛变得富于表情，饱满的嘴唇使面部更加匀称，蓬松的头发使整个身体增添了魅力。风停了，又能听到说话的声音。

当他们回到大厅时，三个老家伙已经恢复常态，坐在绿色皮扶手椅上玩一种他们自己创造的游戏：引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聊天。殷勤的兰斯洛特给他端来用橘子汁调制的带苦味的鸡尾酒。查理解释说：

“正如我最推崇的侦探所说，既然有些话已经有人说过，而且是不朽的绝妙好词，又何必浪费脑细胞重新编造别的说法呢？为老威廉①的健康干杯！他叫马利孔还是马洛②？让中央情报局去调查吧！他的话真是绝了，所以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还是坐下来讲讲国王们死难的悲惨故事吧！出自《理查二世》。”

詹金斯太太憋住嗝儿，说：“我觉得我头昏不能喝酒。《奥赛罗》。”

汤米用钢琴奏着门德尔松③的结婚进行曲，说：

---

① 即指莎士比亚。

② 西班牙语中马利孔，意为“搞同性恋的人”，而马洛则是莎士比亚的先辈。查理在此有意玩弄文字游戏。

③ 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作曲家。

“多么悲惨的欢乐。《仲夏夜……”他那带笑的脸上流下泪水。“……之梦》。”

“一个轻浮的妻子只配有个讨厌的丈夫。”查理感叹地说，“《威尼斯商人》。”

詹金斯太太吵吵嚷嚷地说：“我们三人何日重逢，闪电……雷……雨。”

查理和汤米紧张而兴奋地站起身来，高举着酒杯，朝着他们俩高声说：

“不热闹什么事儿都办不成。”

“老笨蛋。”杰克耸耸肩背过脸去。“被平民吊了起来还在那里问为什么，上了断头台还要摆出不知所以、清白无辜的样子，始终不改变那种该死的高贵的神气。干脆朝他们每个人的屁股放个炮仗。”

“杰克……瞧你说的……”伊萨贝尔嘟囔着。“我想，我现在真该回去了。”

杰克眉头一皱，凶相毕露：“什么？客气话一完，咱们的罗曼史就算了结了吗？得了吧，小娘儿们，你真的还嫩着呢。你知道你在跟谁打交道吗？好戏算是演完了，对不对？让我告诉你，杰克·墨菲这个王八羔子是什么人，他在这儿扫了八年厕所，现在他花掉他的全部积蓄，为的是和文雅的绅士和迷人的夫人们一道过几天……”

“您——您——是个佣人？我——我吻了一个佣人？”

“而且是最下等的佣人，我的宝贝儿！我就是用这双指甲修剪得好好的手刷马桶，拣避孕套，你觉得怎么样？”

“请您放我走……”

“你坐下。我倒要好好认识认识你这位不喜欢被佣人所爱的高贵的太太。激情，所有的女人都寻求激情。每次这样的航行，我跟多少可敬的太太睡过觉呀？”

“詹金斯太太！快，求您帮帮我！”

“可我怕你的性情。”那个强壮的加利福尼亚女人叽哩呱啦地从远处回答她说，“人类仁慈的奶水你灌得太多了。引自《麦克白》。”

杰克抓住伊萨贝尔的手腕说：“我今天收到了电报，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电报？看在上帝的份上……啊，是玛丽露还是姑妈，她们……”

“是我的老娘，她一辈子都在布莱克普尔的大街上卖花，就在剧院门口，你懂吗？就像那些老戏里说的，冒着雨和雪……而我却花掉所有的钱买了张船票。饮料是他们舍给我的。”

“您把我弄痛了。不管怎么样，请您放开我。我丈夫……”

“你不想知道我母亲的事吗？你的心肠真硬呀。”

“先生，我什么都不明白，您放我走，求求

您……”

“她得了心脏病，三个月内必死无疑。可她身无分文，付不起那该死的住院费，而我却在这儿和你调情。我，我……”

杰克扑在伊萨贝尔的怀里，抽泣起来。

伊萨贝尔举起双手，好像在驱赶妖魔，最后她把双手放在杰克的长满金发的头上。

“杰克——先生——啊，我的上帝，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我从未……”

她打开手提包，掏出一块手绢，轻轻的擤了擤鼻子。

“美的就是丑的，丑的就是美的。”查理打着嗝儿说。

伊萨贝尔从手提包里掏出蓝色的小皮夹，打开后找到自来水笔，在每张支票的下面用在圣心学校学到的花体字迅速签上自己的名字。她用生硬而痛苦的声音问：

“您要多少？二百还是五百美元？您说吧！”

杰克没回答。他的抽泣变成了长声的哀嚎，同时摇了摇头。

伊萨贝尔把旅行支票塞进杰克的上装兜里，她轻轻地移开他的头，好像那是个易碎的玻璃球，然后慢慢走出酒吧，兰斯洛特的黄眼球一直盯着她，而那三个醉鬼无动于衷，他们不知不觉地失去了玩引

证游戏的劲头儿。

“他妈的。”查理说着打了一个嗝儿。

“你吐了就好了。”哈里森·比特尔先生说。

他穿着那套他最喜爱的服装——蓝色亚麻上衣和白色法兰绒长裤。这时，他正对着镜子梳理，伊萨贝尔斜靠在瓜达卢佩圣母像下（那是她用洛弗乔伊给她拿来的一颗小钉钉在墙上的），也在捧着小镜子照，一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模样，她不快地撇撇嘴。她吐出舌头，正仔细地照着，闻到哈里倒在手绢上的花露水的香气。

“啊呀，哈里，你瞧，我的舌头从来不像现在这个样子。真叫人害羞。”

哈里似乎对着镜子迟疑了一下。

“我简直不能相信，伊萨贝尔，你竟跟那几个堕落的家伙凑在一起。”

他松开领结。

“啊，哈里，我要是什么都不告诉你就好了。”

他打开衣橱，皱着眉头。

“你可别这么说。你我之间是不该有任何秘密的，何况我是感谢你的坦率的。起码你现在明白了，只要喝上两杯香槟和一杯鸡尾酒，你就完全有可能掉进大海里去。我得教会你在社交活动中怎么喝酒。”

他叹了口气，又挑出一条红条蓝色军服领带。

“你看，我要是留下来陪你多好，可你非要我去开开心……”

他把衬衣领竖起来。

“是的，可是我以为你会和一些体面人一道消遣的，船上有的是令人敬重的夫妇。你应该知道找什么样的人嘛。”

他系好领带。

“三点钟我们在特立尼达靠岸。你能起床上岸吗？”

他仔细地照着镜子。

“不，哈里，我想我下不了船了。我感到胃直翻，头像石头一样发沉。哈里……”

他看着自己的服装，露出满意的笑容。

“我从来没想到，我得照料我的喝醉酒的妻子。真叫人心烦！伊萨贝尔，如果我们的行为有失检点，谁会知道……”

伊萨贝尔一下站了起来，她披头散发，眼圈发黑，脸发黄。

“哈里，哈里，你就别再折磨我了……哈里，我还没有告诉你，还有更糟糕的哪……啊，哈里……”

她哭着跪在地上，搂住她丈夫的腿。

“什么？”哈里没去碰她。“伊萨贝尔，我尽可能

宽宏大量，但是总要有个限度，伊萨贝尔，你是不是败坏了我的名声？”

“不是，不，不。”伊萨贝尔流着泪低声说，“不是这个……哈里！您想到哪儿去啦？啊，哈里，我的亲爱的，我的好丈夫。哈里，我觉得那样做是对他的羞辱，是让他付出代价……”

“你说清楚。”

伊萨贝尔抬起头，只见她那金头发的细高个儿丈夫像被骄阳晒焦的麦子，她说：“我给他钱，就是为了羞辱他，你明白吗？就是为了这个……”

“太轻率了，”哈里粗暴地甩开她。“而且你本来就不必跟那个混蛋讲什么道理。我今天就去找他，叫他把钱交出来，虽然和这种骗子打交道叫人恶心。你给了他多少？”

“我不清楚。”伊萨贝尔一下坐在地板上。“我想有五百。只要数数支票就可以知道……哈里，你不要去找他，求求你，让我们忘掉这一切吧。”她双手扶地艰难地爬起来。“哈里，我懂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所以我糊涂了。我现在明白了，你来管我的钱吧，我求求你。”

哈里向她伸出手臂，她才晃晃悠悠地站直身体。

“你的钱我不想过问。如果你愿意，你就都送给你的姑妈好了。你忘了你在和谁说话。时间久了你就会了解我的。那时，你就会知道我的名声是……”

伊萨贝尔用手捂住他的嘴，步履艰难地走近床头柜，拿起她的手提包。她坐下来，开始迅速地在一张张支票上签字。

“请你帮我照管这些钱。一想到再会发生昨晚的事，我就要吐，哈里……”

“我的钱和你的钱永远都要分开，这是咱们共同生活的条件。”

“我觉得这些支票烧手……你拿去吧，快拿去吧！”

她把支票一张一张地撕下来，交给哈里。

“很好，既然你愿意这样。”哈里接过支票，开始时显得很不乐意，随即似乎打定了主意。“到了特立尼达我用你的名字在我的银行开个户头，等回到美国，你就可以支取了。希望到那时，你能恢复你原先的样子。”

“对，哈里，对。现在我想做个被人宠爱的人，你给我买东西，就连去美容院的钱我也向你要。”她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我现在简直不成样子了吧？”

哈里握住她的手吻了一下：“亲爱的伊萨贝尔。”

“好了，哈里。你现在准备下船吧，你不用再担心了。整个下午我都用来休息。”

轮船开始减速。伊萨贝尔给哈里放好手帕，整理好领带，然后跑到床头柜前，打开抽屉，把护照递给他。

"给你，你把护照忘了。"

"噢，谢谢。"

哈里走出舱门。伊萨贝尔穿着睡衣跪在床上，从气窗口向外张望，西班牙港的码头在慢慢靠近。轮船靠岸时，翻起黄色的浊浪。岸上的黑人叫喊着接住从罗得西亚号上抛下来的缆索，舷梯伸到码头上，但这些声响全被挡在气窗的外面。在忙碌的码头工人的身后是一些长长的、墙壁剥落的、黑洞洞的旧栈房。她看到哈里上了岸，便用指节敲玻璃，可是哈里并不朝气窗这边看。他从栈房的一个黑门走了进去。这时有人敲她的舱门，她赶忙盖好身体，靠在枕头上。

"请进。"

洛弗乔伊把长鼻子探进门来，一边问能不能进，一边说对不起。他夹着一个玻璃纸盒，苍白的手指捏着一个信封，笑容可掬地走进舱里后，把那两样东西放在伊萨贝尔的膝盖上，然后像日本使节那样倒退着走了出去。

伊萨贝尔冒着冷汗，打开那只盒子，里面放着浅黄和浅红色的兰花。她撕开信封抖了抖，三张旅行支票，几张五英镑的钞票和一张便条全都掉在膝盖上。她闭上眼睛，最后壮着胆子念道：

亲爱的伊萨贝娅：我爱你。什么时候你才

能相信这一点呢？　　　　　　　　杰克

附：我用你的钱买了这些鲜花。

希望你同意这样的变换。

冒失的，但是爱慕你的杰

胃又往上翻，喉咙像是堵着东西，嘴里甜腻腻的。伊萨贝尔不敢去碰那些兰花、支票和钱。她把便条贴在胸前，闭着眼睛喃喃地说：

“我爱你——下面还画了加重符号，什么时候你才能相信这一点呢？亲爱的伊萨贝娅。”她把脸埋进枕头，过了一会儿又伸出手着急地去找玻璃纸盒，终于碰着了带有绒毛的花，抚摩那柔嫩的花瓣。

“哎哟，杰克！你弄得我好疼……”

“收到东西时，她脸上是什么表情？”

“慢慢你就学会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妈的，鬼东西，我恨你……”

“让我说话呀，亲爱的杰克！”

“我洗耳恭听。”

“她没有任何反应。”

“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

“我隔着房门竖着耳朵听，只听见她叹了口气。”

“拿去，算是给你的酬劳！”

“哎哟！不，杰克，求求你！我不啦！对，再来一次！你别把皮带藏起来！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抽我吧！”

“下流坯，黑杂种，讨厌鬼，让你尝尝……”

“哎哟，杰克，我不了，你说，你要我干什么……”

“跪下，你这混蛋。你没听见汽笛响吗？再见啦，特立尼达！难道你不清楚旅行又要继续而且不久就要结束了吗？旅行一完你怎么办呢？”

“我不清楚，杰克，但是如果你愿意，哪怕你再来一次也好，那我……”

“办不到，洛弗乔伊。你永远也不会再看到我干这种事了。起来，你这混帐骗子，去干你的骗人勾当吧。”

“噢，杰克，不要这样。”

晚饭时，轮船起锚驶离西班牙港，吃完甜食，哈里请伊萨贝尔到上层甲板的大厅喝咖啡。他们坐在一张深沙发里，不时向一对对穿着夜礼服挽臂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的夫妇点头致意。大家都在等着放电影，船长站住同他们打招呼：“好啊，新娘、新郎，旅行生活幸福吗？你们什么时候能光临我们的桥楼啊？”那位英国牧师走过来说：“遗憾，没有能为你们主持婚礼我真遗憾，不过，归根结底，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对不对？所以，重要的是信仰，而不

是形式，是的，是这样。”助理工程师对他们说：“恐怕这艘轮船容不下你们的无边幸福吧，对不对？不过，只要你们愿意，随时可以来机舱看看，那你们就会知道这艘船有多大了。”船上的俱乐部主任说：“比特尔先生，赛板球的时候，我们都很想你，太太，您的丈夫是船上最优秀的板球手，简直像个英国人。我想这样说您不会见怪吧，太太。”一对美国中年夫妇说：“我们没来得及向你们表示祝贺。大家都在说你们的结合是这次旅行中最浪漫的事。”一对英国老年夫妇说：“要想得到休息没有比在海上旅行更好的了。真不愿意回去，我们有三十四个孙子孙女要照管。”只有一个穿黑衣服的眼圈发黑的哥伦比亚女人要伊萨贝尔注意在场的一个人，那人就是杰克，他正在离她们几米远的一张桌子上打牌。他在洗牌、发牌、收牌、下赌注、输牌和赢牌的时候，都一直盯着伊萨贝尔。

“我们应该见见面谈一谈，您瞧，船上就我们俩是拉丁美洲人。”

“是的，认识您很高兴。真是太好了。”

“这我当然理解。您刚和那个‘黄毛’结婚。”

“您说什么？”

“‘黄毛’，我们把他们叫‘黄毛’、‘浅头发的人’或‘金发人’，你们墨西哥人是怎么说的？”

“噢，我们说‘头发金黄的人’，对，是这么说

的。”

“那回头见。”

“好，很好。听您的吩咐。”

“你在看什么，亲爱的伊萨贝尔？”当那个哥伦比亚女人走开后，哈里问她。

“没看什么，哈里。真的，我正在看大厅。”

“你不觉得船上的夜晚可以过得很愉快吗？”

“是的，哈里。”

“那为什么我觉得你好象闷闷不乐？”

“不，我不是闷闷不乐，而是平静下来了，这是两回事。”

“任何女人处在你的地位都会感到很幸福。”

“对，这正是我要说的。正因为幸福才感到平静，对吗？”

“当然啦。两个男人爱你，我想这条船上没有第二个女人能把两个男人搞得神魂颠倒。”

“你在说什么呀？哈里，求求你。我已经请求过你，再不要提这件事了。”

“你太大意了。情书是不能塞在枕头下面的呀。”

“哈里。”

“天啊！‘冒失的，但是爱慕你的杰’。亲爱的，你既粗心又不检点。”

“但是，我不是……”

“是的，我明白。女人嘛，都是这样。你知道我

妒忌，所以就一个劲儿地折磨我。”

哈里板着面孔，神经质地笑起来。伊萨贝尔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但她傲然地昂起了头。

“你连发式和打扮都变了，我已经看出来了。你的眉毛、嘴唇怎么抹成这种样子？……伊萨贝尔，我在问你呢。”说着，他无所顾忌地迎着杰克投来的关注的目光，杰克继续默默地洗牌。

“先生，这儿。”“看这儿，老爷。”“来吧，先生。”“给一个便士吧，老爷。”年轻的黑人在罗得西亚号四周奋力地游来游去，叫喊着扎进水里去捞游客们从左甲板上扔下的硬币。两三条随波荡漾的小船跟在这些脸憋得发青的潜水者身边，他们从水下钻出水面时，肺里气已耗尽，眼里充血，下巴上挂着白沫。这些人中间只有一个女的，是个十五岁的黑姑娘，身材苗条，胸部尚未发育，她叫得比谁都响，扎进水里时露出小小的臀部，然后像长矛一样迅速从水下钻出来，她穿着一件旧的绿色游泳衣，用尽力气尖声喊叫：

“老爷，朝我这儿看！先生，朝这儿扔钱！”

她眼巴巴地等着人们扔下钱来，大大的白眼睛闪着兴奋的光，似乎这种活儿不是谋生的手段，倒是一种带有刺激性的愉快的游戏：

“扔给我，先生，老爷……”

中午，阴云密布，由于背风，还是很暖和，罗得西亚号的摩托艇把那些想在布里奇顿上岸的游客们分批送上码头。远处巴巴多斯的海岸上，红色的木屋和高高的青草衬托着沙滩上的白茫茫的海水。

前一天晚上，当哈里和伊萨贝尔回到自己舱里，开始更衣时，他说："明天我们就要到巴巴多斯了，这是迈阿密之前的最后一站。到了迈阿密我们就乘飞机去纽约，然后乘火车去费城。我愿意尽可能对你表现得文明和宽容些。我知道你是太兴奋了。你并不愿意那个倒霉蛋爱上你，这我不怀疑。对你来说这种局面是异乎寻常的，正因为是太不寻常了，所以以后就不该再出现了。绝对不行。到家以后，你将过另外一种生活，而且据我看，你原先过的也就是这种生活，因为你所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那么你应该把这件事了结一下，伊萨贝尔。到了布里奇顿你就一个人上岸去。你可以和你那位奇特的情人一道走走或是喝上一杯，我愿意以此表示我对你的信任。是的，我可以明确地对你这样说。我希望你能在大白天冷静地看看那个人，那你就会明白他只不过是个佣人。况且，我要求你这样做。我希望你能抛掉那种杂念，这样我们可以重新过太平生活。"

实际上，伊萨贝尔在走下舷梯登上汽艇穿过横

在船和码头之间的海湾时，只是想着怎么给阿德莱达和玛丽露各写一张明信片寄去，把她的奇妙经历告诉她们：婚礼、爱情，又一个求爱者，两个男人同时爱上她。她一遍又一遍地打着明信片的腹稿。她们会多么惊奇、羡慕而又沮丧呀！面对失去的权威和侄女重新恢复的青春，那已至衰朽残年的老人肯定会产生那样的感情，而那个过着无法摆脱的乏味生活的姑娘，面对她的奔放热情也会有相同的感受。她们会有何种反应呢？伊萨贝尔反复地问自己，嘴上露出了笑容，但这并不能制止她心口的急速跳动。

“每次我们在这儿上岸，杰克都到阿克拉海滩去。”洛弗乔伊曾这样对她说，他边说边挤挤眼睛，手里捏着一张五英镑的钞票。“那儿的水简直像纯杜松子酒，太太，杰克穿着游泳裤在那儿一露面，就会使所有的女人发疯。”

伊萨贝尔在把钱递给洛弗乔伊时竭力不去碰他的手，她想他的手肯定是湿漉漉、黏糊糊、冷冰冰的。而“拉皮条”这个词——对她来说，那本是模糊的不具体的骂人话——这时变得那么实际，使她觉得很不是滋味。

码头上，铜鼓乐队无精打采地奏着岛上的流行小曲。身穿白长裤和黄上衣的黑人谙熟地敲击着金属空桶和桶盖，桶盖画成一块一块，每块上面都用白漆画有不同的标记，分别写着“闭嘴”、“滚开”、

“妈妈”、“看看你爸爸”之类的话。

走出码头，她叫了一部出租汽车，径直来到阿克拉海滩。汽车沿着海岸驶离城市；城市里，穿着节日盛装的一家家黑人做完弥撒从教堂里出来，一些头上缠着布的男人兜揽男游客，做亵渎主日的买卖，皮肤黝黑的青年在港口的酒馆里进进出出。汽车飞速离开可怕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红色的房屋，高高的顶楼，屋顶上的风向标，仿圆屋顶，长长的铁架子阳台。出租汽车在一家粉红色的旅馆前面停下。伊萨贝尔穿过几个大厅走向海滩。她穿着高跟鞋行走很不方便，微风吹起她的裙边。她脱掉鞋，感到厚厚的沙子直烫脚。她用另一只手把裙子掖进两膝之间按住，微倾着身体朝海滩走去。过了一会儿，她又松开双手，从手提包里找寻备用的眼镜，她对着阳光，眯起眼睛，想在人堆里找到杰克；人们有的脸朝上躺着晒太阳，有的趴着，凑着同伴的脸说话，有的在玩球或潜入水中。加勒比海上的太阳远远望去像热雾裹着的一个柠檬；伊萨贝尔用手遮着阳光，眼睛来回在海滩上搜寻。后来她坐到阳伞下面去等候，终于打起瞌睡来了。朦胧中，她感到自己精神过于紧张，这是那种不寻常的兴奋生活向她索取的代价。她虽然打着盹，耳朵仍在谛听着海滩上的人声和别的声响。她尽力不完全入睡，似乎她能闭着眼睛从杰克的声音、脚步声或汗味认出他来。她睁

开眼睛，感到饿了，看看手表，已是下午三时。她站起身，提着鞋和手提包，抖落裙子上的沙粒，走回旅馆。她看到罗得西亚号上的几个游客也在那里，有的正从海水里出来朝淋浴处走去，有的在帆布椅上坐着。查理和汤米也在海边走着，穿着拖鞋的脚把海水踩得四处飞溅，嘴里唱着一支下流歌曲。她想杰克也许在酒吧间。

她一个人在一个隔间坐下，因长时间晒太阳而头昏脑涨。酒吧间里人不多，有几个人——显然是岛上的官员——坐在凳上，还有一些人分坐在两三个隔间里。伊萨贝尔坐在那儿感到十分坦然；她大大方方地要了一杯雪利酒，既没垂下眼睛，手也没有冒汗。在她后面，隔着高高的光滑的雪松板，她听到詹金斯太太和一群游客在说话。

“……真像英国人。我还没见过酒量更大的人。再来一瓶冰镇果子酒我就要接近奥林匹克纪录了。咳，玩够以后又要回弗里蒙特中学再干三年了……”

侍者把一杯雪利酒端到伊萨贝尔面前。墨西哥女人笑了笑，想站起来去和詹金斯太太打个招呼，说不定她会知道杰克在哪儿。但是伊萨贝尔决计先喝上一口。

“……男学生中总有一半最后成为青少年犯，真不错！我像他们那样大的时候，是个不受任何约束、没有任何顾忌的姑娘。我的穿着和克莱拉·鲍一样，

整夜坐着敞篷汽车大喊大叫……”

雪利酒慢慢下了肚，胃里感到热乎乎的，很舒服；伊萨贝尔微笑了。詹金斯太太的声音压过隔间所有人的笑声：

“不过比起这些英国人来，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反叛者’不过是吃奶的孩子。在这些英国人中间，酒鬼、拆白党、色情作家，一应俱全，不过人人都摆出一本正经的神气，好像女王马上就要驾临，给他们颁发嘉德勋章……哈哈哈。”

伊萨贝尔竭力不笑出声来，她听到詹金斯太太准确地把痰吐进铜痰盂里的声音。

“查理和汤米就不像有什么生活来源。不知道谁在供养他们，让他们进出酒吧、穿洋过海地玩。至于那个粗野的杰克，天晓得他是怎么坐上头等舱的？据说是靠他以前刷马桶积攒的钱。哈哈，其中肯定大有文章。要不昨天在特立尼达的一个公园，他跟那个穿得像英国掌玺大臣似的家伙——就是那个墨西哥女人的丈夫——偷偷摸摸地干什么呢？像比特尔先生这样一个仪表堂堂的人又为什么要找一个毫无风韵的老处女，就是那个墨西……”

伊萨贝尔用双手紧紧捧住酒杯不敢放松，似乎是怕它挣脱她的手，掉到黑白两色的大理石地面上摔得粉碎。

她不停地哆嗦着走进寝舱，不出声地叫着丈夫的名字，声音好像都憋在嗓子里；她到处找他——盥洗室、衣橱里、床底下，似乎以为哈里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她。她坐在镜子前面，但并不照自己的脸，她把手指伸进装润肤油的瓶子，在眉毛和嘴唇上抹上油脂，然后擦掉脂粉，戴上眼镜，散开头发。

她一动不动地对着镜子等着。

她站起身，来到走廊。

她从喷洒消毒剂、刷地漆布的仆役中间穿过，撞着一只盛满灰色肥皂水的桶。洛弗乔伊从仆役舱探出头来。

“带我去杰克先生的船舱……”

“太太，很高兴为您效劳。”

洛弗乔伊伸出一只手，弯了弯腰，长长的手指上挂着一串钥匙。

“太太，请您原谅，”秃顶大鼻子侍者低声说，他穿着一件灰白条的短袖衬衫。“轮船每到一个港口我们就抓紧时间打扫，这样就不必打扰旅客了。”

仆役们先把一桶桶水泼到地上，再用板刷刷地板，用墩布擦厕所。伊萨贝尔跟随洛弗乔伊来到B甲板。

“您不要对杰克先生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他的船舱不是您惯常住的那种。他的船舱在里面，没有气窗。可怜的小伙子攒这些钱不容易呀。”

他们走进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静悄悄的，尽头是个舱门。

他们在门口停下，洛弗乔伊一边找钥匙一边把一个手指放到嘴上向伊萨贝尔示意。

他微笑着轻轻打开门。伊萨贝尔在门口停下，洛弗乔伊往旁边一闪，站到伊萨贝尔身后，从她肩上朝舱里看，里面很暗，只亮着一盏床头灯，灯光清清楚楚地照见两个赤身露体、侧身躺在床上的人影儿，两人都长着金黄的头发，他们紧紧地搂抱着，疲乏地酣睡着。伊萨贝尔看着这两个面对面安详地睡着的男人。洛弗乔伊用手捂住嘴，他那哧哧的笑声并未能打扰那对情侣的美梦。他又轻轻地把门关上。

有人对她说过船首是船上最清静的地方，但是要去船首必须走下三层甲板，经过船员的一间间小舱房。可能是气味把她引向那里，轮船又像她刚上船时那样使她闻到了那种特殊的气味，现在她已闻不到消毒剂和肥皂水味，见不到花布窗帘和厚地毯，离开了白漆和咸水游泳池，迎面扑来的是厨房的酸奶酪和酥肉的香味，以及从敞着门的舱房里散发出来的旧衣服味、旧唱机唱头的糊味和潮湿的床单味。伊萨贝尔走过时，船员们都探出头来，一些人脸上抹着剃须膏，腋下汗湿了一大片，臂上刺有花纹。罗得西亚号在大西洋上破浪向前。伊萨贝尔目不斜视

地从面色如土的印度人身旁走过，这些人迎风坐在甲板上，头上缠着破旧的缠头布，光着脚，穿着肥大的有绸贴边的裤子，他们有的掷骰子，有的尖声说话。几个留着大胡子的人仰起头来看她，还有几个黑眼睛的对她挤眉弄眼；那是些“不公开的”船员，从未在游客的甲板上露过面，他们尖声大笑，露出一口被尼古丁染成黄色的牙。伊萨贝尔扶着通往船首的小梯子往上走，一直来到船的最前端。嘈杂声和各种各样的气味都留在后面了。伊萨贝尔双手握住生锈的铁栏杆，轮船以及与船喁喁私语的大海的喘息声在这儿显得最为深沉。船首寂静无声，慢慢地大幅度地起伏。从铁锚孔中可以看到铁链之间露着的一小片日暮时的蓝色海水。她仍然抓着栏杆。大海像是不停地跳动着的心脏，伊萨贝尔探出头，在那面无光的镜子上张望，镜面上映着天空虚幻的颜色，水银似的海水急急流去，变幻不定，逝去的景色再也不会重现。她放开栏杆，只见手上沾满铁锈。她蹲下身体，搂着双膝，下巴顶在膝盖上，那没有涂唇膏的嘴唇再次感到浪花的咸味，随风飘起的头发再次感到风的爱抚。一望无际的大西洋展现在她面前，在向她亲切召唤。比利·希金斯看到她朝船首走去。老领班当时正利用日落之前的这段时间晒太阳，他躺在帆布椅上，光着脊背，长满白毛的胸脯上刺着格温多琳·布罗菲的名字，嘴里叼着一支

在特立尼达买的短雪茄。他看到她走过去，心里纳闷：比特尔太太为什么要到船员区来。他见她蹒跚地走过去，目光阴郁。他想到杰克，记起了自己对他的严厉警告。他叹了口气，从光肚皮上捧起马克斯·布朗德的小说，心里说，要是走上前去问问比特尔太太，岂不是太多管闲事了，于是便继续看小说，安心地吞云吐雾。他看完一章便朝船首望去。不正是自己接受了哈里森·比特尔先生的小费才把他安排在第二十三桌的吗？他有些不放心，把小说扔在一旁，从躺椅上站了起来。

“别着急，哈里。再有三天，我们就到迈阿密了。”

“这出戏我演够了。”

“别提这些了。就是和你见面太不容易了。你打发她一个人去巴巴多斯，真是好主意。”

“杰克，你猜得到她现在在干什么吗？在海滩上找你，戴着一副眼镜，充满幻想……”

“亲爱的，你别太狠了。谢谢她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气，不要再说别的了。”

“八千五百美元，说起来倒容易。我们可以像王公一样过上三四个月，用不着干任何活儿了，我们到纽约租套房子，天天晚上去逛，还可以招待朋友。”

“没问题，哈里。我们在迈阿密下船，不过几小时，就可以到百老汇大街享受一番了。不过，以后

呢?”

“等我们歇够了再说。这种事必须考虑周到，才能天衣无缝。我干这种买卖已经五年了。不过并不是趟趟都这么走运。”

“因为你有教养，所以能成功，哈里。凭你受过的教育，你完全可以骗过阿斯特勋爵。而你教给我的这一套——‘侍者，送一瓶堂佩里尼翁酒给那位太太’，以及其他一些名堂——真是妙极了。哈里，说真的，我一辈子都报答不了你。你真沉着冷静。”

“真奇怪，我就怕她看我的护照，因为那样她就会知道我对她瞒了年龄。只有一次我吓得心口怦怦乱跳，那是在特立尼达上岸的时候，她把护照递给我，当时我以为这出戏算砸了。真好笑，就是这种事把人吓得胆战心惊。”

“上教堂时不害怕吗?”

“我是安息日基督复活教派的人，不和同教的女人结婚。”

“你喜欢我们现在这样吗?”

“我最喜欢你，自从去年春天我在那个小酒馆看到你以来一直如此，你不记得了?”

“你辛苦了好几个晚上，现在你该补补了。”

“没想到墨西哥女人这么没味道。不过不管怎么说，她挺可怜的，我开始像爱一个老姑妈那样地喜欢她了。可是一想到还得再演三天戏，哎呀!”

“现在先别提这些了。来呀，哈里，来！”

“捉呀，捉海蛇。”

江 禾 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奥拉·盲人之歌
作者＝（墨西哥）富恩特斯著　　赵英等译
页数＝２５８
ＳＳ号＝１１４２９０３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２年０９月第１版